

加爾默羅專輯

聖女小德蘭



最後言談錄（下）

荆嘉婉 譯

聖女小德蘭

最後言談錄 (下冊)

荊嘉婉 / 翻譯

光啟文化事業 發行

ST. THÉRÈSE OF LISIEUX

Her Last Conversations

Translated by

Theresa Ching, OCDS

Copyright: © 1977 by Washington Province of Discalced Carmelites, Inc.
Published by ICS Publications, 2131 Lincoln Rd., N.E., Washington, D.C., U.S.A.
Photo copyright: © Office Central de Lisieux—51 rue du Carmel, France
Chinese copyright: © 2002 by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Taipei, Taiw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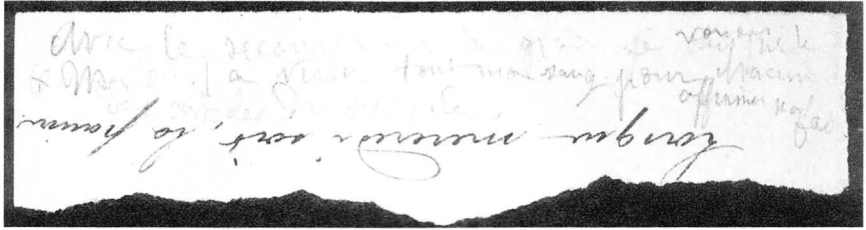
目 錄

上 冊

譯序	001
導論	005
依擲斯姆姆的《黃本子》	
四 月	045
五 月	050
六 月	069
七 月	090
八 月	162
九 月	233
重要記事	273
人物誌	281
附錄	301

下 冊

譯序	001	
導論	005	
與瑟琳姊姊的最後言談	043	
與瑪利姊姊的最後言談	077	
與表姊瑪利·葛林的最後言談		099
其他的言談		
耶穌依搦斯姆姆	117	
珍妮微修女	124	
耶穌聖心瑪利修女	128	
聖三瑪利修女	130	
聖奧斯定德蘭修女	137	
天使瑪利修女	138	
耶穌艾梅修女	139	
無名氏	140	
關於德蘭病情的信件		143
重要記事	177	
人物誌	185	
附錄	205	



"Mon Dieu, avec le secours de votre grâce je suis prête à verser tout mon sang pour affirmer ma foi."

德蘭在一張小紙片上，

草草寫下她的信仰呼聲：

「我的天主，

賴祢恩寵之祐，

我已準備好傾流我所有的血，

為明認我的信仰。」

*此語很可能寫於一八九七年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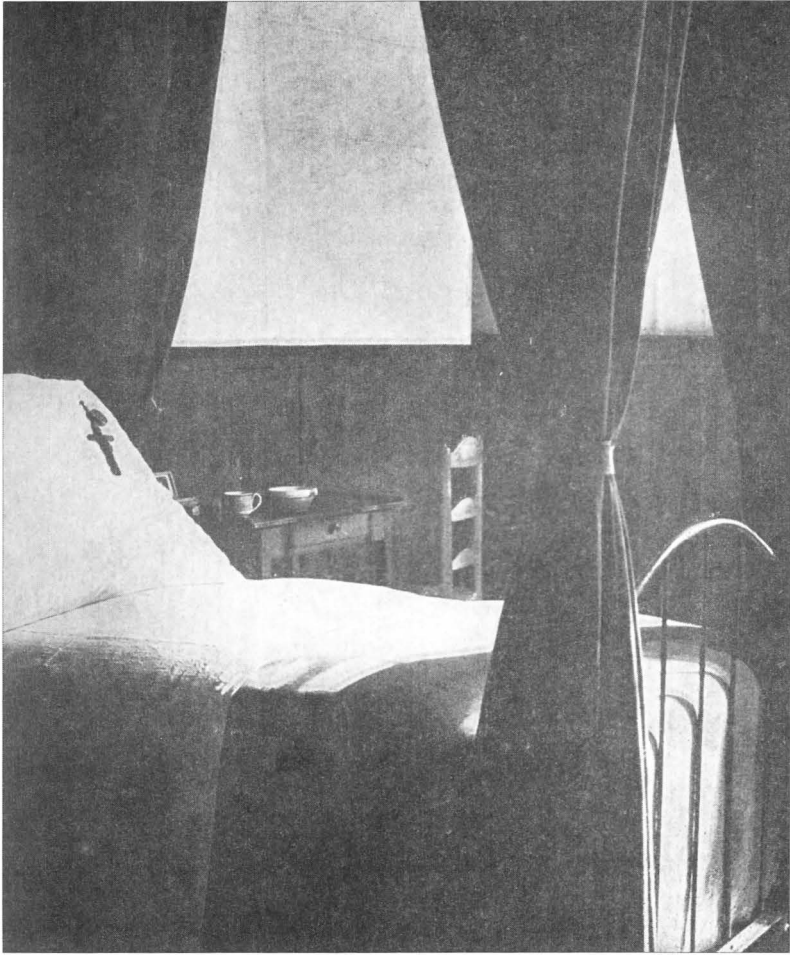
德蘭在散心時，
手持調色板，
修飾小耶穌的塑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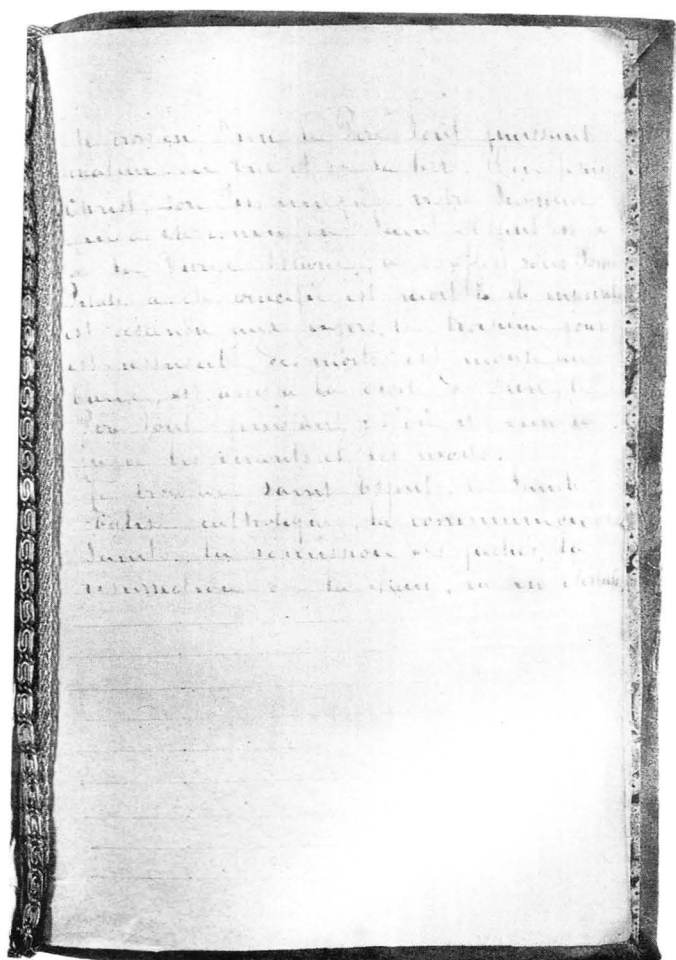
整理祭器。

右起：德蘭、表姊瑪利·葛林、四姊瑟琳、
二姊寶琳、大姊瑪利。



德蘭的病床。





德蘭以自己的血，
書寫「信經」。

AU SOIR
DE CETTE VIE VOUS
SEREZ JUGES SUR
L'AMOUR...

S. J. DE LA CROIX



「我不死，
我進入永生。」



德蘭手持耶穌聖容及孩童耶穌聖像，
攝於一八九七年六月七日。

〈譯 序〉

凡認識聖師小德蘭的國人都知道她的自傳，這本自傳譯成中文的有三種版本。最早的是馬相伯先生所譯文言文版本的《靈心小史》（台中：光啟，已絕版），其後有蘇雪林教授所譯的《一朵小白花》（台南：聞道，一九九六年），第三種則是隨著時代進步而完全去除保護色彩，完全還原為聖師手稿原貌的《回憶錄》（台北：光啟，一九六二年初版）；係由張秀亞教授所譯，這個版本流傳最廣，台灣光啟文化事業目前已發行到第十四版了。至於聖師的書信集，光啟文化事業出版了劉鴻蔭神父的譯本《聖女小德蘭書簡》（一九九一年初版）。她的詩先有方濟會出版的白話文譯本《小德蘭詩集》（一九九六年）；上智出版社發行的《靈心花絮》（一九九三年初版）中則收錄了文言文詩作。其他有關聖師的著作，見之於中文的林林總總也有十幾本之多。以小德蘭為主保的教堂，光是台灣地區從北到南都有，其中還包括了幾處朝聖地，由此可見國人對聖女的喜愛。

然而對那些渴望更深刻認識聖師的人而言，《聖女小德蘭最後言談錄》則是不可欠缺的資料。這本書可說是《回憶錄》的續篇，包括了她在世最後階段的言行記錄，尤其是已達聖德高峰及嚴酷心靈考驗的最後三個月的言行記錄，是由她三位在同一個修

院一起修道的親姊妹，以及由她指導的初學修女們的記錄所集成，這些資料在她列品時都是非常重要的證詞。

聖師的自傳是她奉命向熟知她的姊妹和院長自述的資料，其中對其童年背景雖有詳細的交代，然而在談到修院生活的部分，卻讓讀者有隔霧看花的感覺，再加上聖師是這麼謙遜，我們真的只能在受到限制的狀況下來體認她。至於其他人談論聖師的著作，與《聖女小德蘭最後言談錄》比起來，畢竟又隔了一層。

本書的主譯者，在聖師升天百週年的春季，因著一次避靜而和她結下不解之緣後，到處尋尋覓覓，希望能讀到與她有關的資料；從《我都選取》（台北：光啟，一九九七年初版）這本書的引句中才知道有本書的存在，令人遺憾的是這麼重要的一本書，竟然尚未有中文譯本。一九九八年有幸到里修朝聖，得以攜回此書的英譯本，喜不自勝之餘，不揣才疏學淺，懷著拋磚引玉的心情，在研讀的同時，將之試譯，以饗我中華同胞。

因主譯者不諳法文，且學識淺薄，難免對英文版的內容有未能完全領會之處。在翻譯過程中，最感謝的是「生命之母」的莊佩珍老師，不但隨時幫助譯者掌握英文版的語意，核對法文版為譯者釋疑，更在譯畢後，對照英、法文兩種版本，做整體的核檢，修正譯筆未能精確掌握之處。也要感謝譚璧輝老師，她在主譯者未認識莊老師之前，多次予以指導。此外，因著陳擎虹小姐的熱心，她的朋友陳昭芬女士及邱玉雲女士慷慨地和她一起加入，分擔了從〈與瑪利姊妹的最後言談〉到〈其他的言談〉部分的翻譯工作。

在工作進行到尾聲時，得知在大陸的已故耶穌會陳雲棠神父

已直接從法文版完成了依孛斯姆姆的《黃本子》部分的譯文，很可惜未能譯完全書。他的手稿輾轉成為譯者潤稿時的參考，其中有些更優雅的譯文對本書具有指導的作用。相信陳神父在天之靈也喜見他的遺作發揮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雷煥章神父和馬天賜神父在法文名詞上的指導，也要在此一併致謝。

最後要感謝的是隱修會的修女，在修會專門用語與校稿方面的指正。總之，這是集多人心血才完成的譯本。

聖師小德蘭曾引用會母大德蘭所說的話：「去天堂絕不是單獨一個人去的，而是拖拽著一大羣。」一些原來互不相識的人，因著聖師而牽繫在一起，多麼奇妙呀！

英文版係由加爾默羅會若望·克拉克神父（Fr. John Clarke, O. C.D.）執筆，其精闢的〈導論〉以及在各位記錄者文集前的〈前言〉，對當時的背景以及聖師與各位記錄者之間的關係，做了很好的說明，是法文版所沒有的，在此一併譯出，與讀者分享。

〈導 論〉

我非常喜愛閱讀聖人傳記；他們的英勇行為激發我的勇氣，並鼓舞我效法他們。但是，我必須承認，有時候我會嫉妒他們的親人的福氣，這些親人有幸與他們生活在一起，聆聽他們神聖的談話。

這些話，是一八九五年七月二十日，聖德蘭寫給舅媽葛林夫人（參閱〈人物誌〉15）的信中所說的。凡「有幸」認識德蘭的人，完全能了解其中所流露的願望。這封信的內容主要是在表達德蘭對親人的祝賀之忱，這家人的女兒瑪利（參閱〈人物誌〉25）將於一個月後進入里修（Lisieux）的加爾默羅修會。德蘭寫了這些話後不久就去世了，而她聖德的名聲卻開始廣傳於世。她的親人，尤其是在她病危時照顧她的姊姊們，早已和這位為我們這個時代所預備的聖者生活在一起了。對我們有幸的是，他們不僅傾聽了「她的神聖談話」，而且在全然不知日後將有無數尚未出生的朋友渴望聖女言語的情況下，將之記錄下來。

德蘭於一八九七年九月三十日去世，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七日列聖，多年後，人們仍然對這位出身於里修加爾默羅會院的謙遜修女有著很大的興趣。教宗碧岳十一世的話，至今仍如他初次所

說時一般有力地迴響著。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一日，在承認由於可敬的耶穌聖嬰德蘭代禱而發生奇蹟的場合上，他說：

天主和祂的子民一起發聲，讚頌可敬的耶穌聖嬰德蘭。首先聽到的是天主的聲音，而那些認得那神聖召喚的信眾，也加入了讚頌的行列。我們要強調的是，首先發出的是天主的聲音，因為無疑地，是祂的大能預備了這位今日光照我們的靈魂。當我們讚美祂親手所聖化的這英豪德行時，我們就舉揚了天主本身。神聖的聲音發出後，立刻升起天主子民熱切的聲音；許多朝聖者湧向德蘭修女的墳墓……天主以驚人的奇蹟，揭示了祂隱藏在德蘭心中一個何等的恩寵寶庫。

碧岳十一世繼續描述，天主的大能清晰地顯示在祂實質的受造物上，在偉大的事上，也在渺小的事上；聖手如此造了龐然巨物，也造了眼睛所看不到的微小生物。他繼續說：

在靈性世界也是如此，近幾百年來在教會的聖人中，我們可以找到天主所創造的神聖、熱心的偉大聖人，如聖依納爵和聖沙勿略。再往前看，遠處的地平線上，我們可瞥到保祿和伯鐸、亞大納削、金口若望和盎博羅削。但是，看呀！同一位神聖的藝術家，以近乎無限的愛秘密地塑造了一位謙遜的貞女——這個孩子。

這些話並不只是空洞的讚美，它們包含了那些認識聖德蘭的

人所相信的真理。對他們而言，她是「一個最精緻的成全靈修的縮影」，而她的心確實是「恩寵的寶庫」。近年來所發行的各種關於聖德蘭的出版品，只不過將這真理更深地銘刻在她的朋友們的心中罷了。一部新的譯作：《人們所知的里修聖德蘭》（*St. Thérèse of Lisieux by those who knew her*），描述她如何修習基督徒德行到達英豪的程度。閱讀時，我們一再會想到教宗碧岳十一世的話，他在同一篇訓諭中說，她是「德行的奇蹟和奇蹟的英才」。

本書*譯自一九七三年以法文出版的《我要進入永生，最後言談錄》（*J'entre dans la Vie, Derniers Entretiens*）。本書可以說是聖德蘭《回憶錄》的續篇。其中包括了她在世最後幾個月，特別是從一八九七年七月到九月，在加爾默羅修院病房中，和三位姊妹的全部談話內容。於是，我們才得以與她同在，並欣然聆聽她的「神聖言談」。當我們讀她的話語時，幾乎可以感覺到她就在我們身邊，直接對我們說話，和我們分享她的人性經驗、她的喜樂、她的痛苦、她在各種話題上的觀點、她對天主的愛，特別是她在嚴厲考驗中對天主的忠信。

*譯者註：指英文版。

要提醒讀者注意的是，法文版《我要進入永生，最後言談錄》，事實上是一九七一年以法文出版的《最後言談全集》（*Derniers Entretiens*）的普及本。《最後言談全集》包括二冊，是一套相當完整且具學術性的著作。第一冊（九百二十二頁）包括「最

後言談」，加上卓越的導論、許多插圖和附加的註腳；第二冊（五百零四頁）是補充資料，包括依搦斯姆姆（參閱〈人物誌〉2）的四個有關德蘭「言談」之對照（請參閱〈附錄〉，本書第二〇五頁）。

《最後言談全集》的寫成歷經八年，是縝密、辛勞地考證所有聖女言談原始文件的成果。本書是集體之作，工作成員包括里修加爾默羅會的修女們、加爾默羅會士伯納德·狄拉朗神父（Fr. Bernard Delalande, O.C.D.）、濟·高師神父（Fr. Guy Gaucher, O.C.D.）*、道明會士亞伯特·派特福特神父（Fr. Albert Patfoort, O.P.）、明泉修院的珍尼微修女（Sr. Geneviève, O.P., of Clairefontaine monastery），以及玻隆納蘇仙加爾默羅會院的安娜修女（Sr. Anne of the Carmel of Boulogne-sur-Seine）。我們也可以對普及本的專業編輯羣放心，他們的工作對任何想要深入研究聖女小德蘭的人都是非常寶貴的。換言之，我們保證可以在本書中讀到下列的資料：

- 依搦斯姆姆（寶琳）、珍尼微修女（瑟琳，參閱〈人物誌〉13）和聖心瑪利修女（瑪利，參閱〈人物誌〉29）三位主要見證人所蒐集的全部言詞的原文。
- 三位主要見證人以外的見證人之證詞。
- 在德蘭病危期間，與德蘭有關的人在書信中所引述的聖女話語。

*高師神父現為主教，著有《一個生命的小史》，李鴻泉神父譯，方濟出版社發行，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要注意的事實是，我們所讀的是三位主要見證人——德蘭的三個親姊妹——所蒐集的全部言詞原文，首次以目前的面貌付梓。當我們體會到依搦斯姆姆的個人感受時，就很容易理解這事了。畢竟，她是這文集主要部分的負責人；細讀她的《黃本子》（*le Carnet jaune*；參閱〈附錄〉，本書第二〇七頁），就可以明顯看到這個事實。實際上，德蘭的許多陳述是針對寶琳——這位她從四歲半起就信賴的「好母親」——而說的。因為她們談話的性質，通常幾乎是非常私密的，依搦斯姆姆總覺得不應全予付梓。她一生堅持這樣的態度（她於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去世），而瑟琳和瑪利也都持同樣的態度。只有在德蘭的所有姊妹去世後，禁止全部的「言談」付梓的理由才消失。（瑟琳是於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最後去世的一位）。

儘管她們的態度敏感，依搦斯姆姆和珍尼微修女還是提供了許多聖德蘭的「言談」給大眾閱讀；舉例來說，我們中有些人已非常熟知一個小本子，英譯本名為《最後的話》（*Novissima Verba**）。英譯本譯自法文本，法文本於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付梓，全名為：《最後的話——耶穌聖嬰德蘭最後言談，一八九七年五月到九月》（*Novissima Verba—Derniers Entretiens de Ste. Thérèse de l'Enfant-Jésus—Mai-Septembre 1897*）。這本書是依搦斯姆姆回應新列聖的德蘭的眾多朋友的要求，於德蘭列聖（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七日）之後不到兩年出版的。她基於前面提過的理由，勉為其難地做了這件事；《最後的話》是一本在內容上相當受限制的書，只包含依搦斯姆姆手中略過半數的資料。雖然如此，此書出版後立即廣受歡迎，並被譯成十一種語文。法文版已

於一九六〇年絕版。在第一版中可以讀到以下這則有趣的註腳：

這些屬於耶穌聖嬰德蘭的話語，是由可敬的依搦斯姆姆從聖女唇邊蒐集來的。它們日復一日地被記錄下來，在列真福品和列聖品案進行時呈送到教會法庭。聖女廣為大家所熟悉的一些話語，耶穌依搦斯姆姆沒有聽到，以至於未出現在這本言談錄中。

*Novissima Verba 係拉丁文。

除了《最後的話》以外，還有聖德蘭「言談」的第二個來源可循。這和一八九八年第一次出版的聖女自傳同樣古老。我們常能在其英譯本中〈勸導與回憶〉（*Counsels and Reminiscences*）的那一部分，讀到她的話語。這部分相當長，將近四十頁，包括許多這位即將去世的修女的言詞，還有許多她勸導和鼓勵五位初學修女的親切談話。（德蘭於一八九三年被任命管理初學修女，卻未被授與初學導師的頭銜。）這個來源的缺點很多，因為相當不完整，並且未揭露那些和德蘭對話的人的身分，使得言談有時缺乏趣味和意義。

至於她「言談」的第三個來源，這是一個特別豐富的來源，是德蘭的姊姊瑟琳（珍尼微修女）所寫的一個小本子（英譯本有二百四十九頁）。我們知道，瑟琳是聖女的初學修女之一，在父親去世後，於一八九四年九月十四日入加爾默羅會。比她早六年進修院的德蘭，此時已具備了許多修道知識、德行，並對一些聖

經章節有深入的領悟。雖然年長且較世故的瑟琳（她已二十五歲）要聽從妹妹必不容易，但她還是了解到妹妹對她的教導的價值，而寫下了許多德蘭在世時的言談。

儘管德蘭早逝，她的列品案在她死後僅二十八年就快速地完成。對珍尼微修女而言，從前初學導師的教導變成了無價的參考札記。她重複閱讀，甚至還抄寫一份，送給她在崗城往見會（Visitation Convent at Caen）的姊姊萊奧尼（參閱〈人物誌〉34）。最後她致力於蒐集所有的札記，並加上列品案進行時她的一些證言，於一九五二年出版，題名為：《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勸導與回憶》（*Sainte Thérèse de l'Enfant-Jésus, Conseils et Souvenirs*）。它的英譯版書名是：《對吾妹聖德蘭的回憶》（*A Memoir of My Sister, St. Thérèse*）；最後一章完整地包括從一八九七年五月到九月三十日德蘭去世為止，姊妹倆之間的對話，前幾章則是對聖德蘭對初學修女靈修指導的卓越研究。

於是，我們才有目前這本《聖女小德蘭最後言談錄》。當我們翻閱這本書時會驚訝竟然有這麼多聖德蘭的話語被小心翼翼地寫下來、保存著，而且還是遠在她被審定為「現代最偉大的聖者」之前進行的。當耶穌依搦斯姆姆不辭辛勞地在小紙片上寫下這些對話時，她怎樣也料想不到二十五年後，即一九二一年八月十四日，教宗本篤十五世會在他論及德蘭英豪地修習基督徒德行的訓諭中說：

我們特別希望她聖德的秘密，可以揭露給所有的孩子……對這位新科女英豪的認識越廣傳，就會有更多效法者經由修習

神嬰德行，而光榮天主。

這位教宗的話特別有意思的是，他希望對於德蘭的認識要廣傳普世。天主的方式確實是奇妙的，祂啟發德蘭·馬爾定，使她渴望「被隱藏」、「被遺忘」，甚至「不為人知」。這渴望不是來自她內在對面臨生命中的困難的任何不健康怕懼之情，而是來自一個堅定的信念：堅信天主召叫她以特別的「隱藏」方式，經由祈禱和奉獻，度完全犧牲的生活。她在自傳中對此解釋得很清楚。當德蘭還是個九歲的孩子時，意外得知她最愛的姊姊寶琳要入加爾默羅會（寶琳於一八八二年十月二日入會）；在多年後回憶這份傷痛，她寫道：

親愛的姆姆，我永遠不會忘記妳對我的百般勸慰。妳不斷向我描述加爾默羅會中的生活，使我覺得那生活的確美好。再三尋思，我得到一個結論，我想那一定也就是天主要我隱居其間的沙漠。我對這一點深信不疑；那不是一個敏感孩子的夢幻，而確實是一種聖召。我如果要入加爾默羅會，不是為了追隨寶琳，只是為了耶穌，更非其他。文字實在不能表達出我內心的感覺，但我在很深的平安中（參閱中文版《回憶錄》第六十五頁*）。

*譯者註：本書所引中文版《回憶錄》頁碼，乃光啓文化事業所發行的《回憶錄》第十四版之頁碼。

幾年後，仍是非常年幼的她讀了許多書籍，受到法國過去女英雄的影響，開始想像她的未來。關於這段時期，她寫道：

當我讀那些愛國心強烈的法國巾幗英雄傳記，特別是可敬的貞德（Joan of Arc）的行實時，我多麼熱望能和她們一樣，具有栩栩如生的雄心壯志與神聖的靈感。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接受到一個生命中很大的恩寵，因為在那個年齡，我一向在祈禱中很少得到如今所接受的光照。我深深感到我是為了偉大而生，但當我自問如何才能接近偉大時，天主使我萌生了適才想到的意念，我的光榮應不是顯示於眾人之前的，我要成為大聖人！妳也許會想，像我這樣一個能鮮德薄的人，於入會八年後，在修德方面仍是毫無寸進，竟然妄想成聖，未免幾近誇大。但實際上，我多少年來是有著成為大聖人的心志的。我並不仰賴自己的功勞，我原知自己在一切方面皆不足道；我只是依恃祂，祂本身就是德，也是聖。祂所希求於我的，就是我那微不足道的努力，祂會舉揚我到祂的身邊，給我穿上祂無限的功勞，使我成為聖人。我並不以為到達成聖之路要歷盡艱辛，受盡痛苦；但天主卻急於要矯正我這觀念，遂使我受到上述一些苦難的考驗（《回憶錄》第七十九頁）。

通常我們童年的夢想很快就會流逝，因為它們只不過是夢想。但德蘭早年所受到的啟發，卻並未成為空想或無聊的妄想。這些「存留在隱藏中」、「被遺忘」的啟發，在她進入加爾默羅

會——這個她認為是天主召叫她進入其間的「沙漠」——之後，呈現出更大的深度。以下是她這段時期成長的記述：

這株被移植到加爾默羅山的小花在十字架的庇蔭下孳長。耶穌的淚和血是她的甘露，而那被淚水覆蓋的憂傷面容則是她的陽光。直到來到加爾默羅，我才曉得隱藏在聖容中的寶藏是多麼地深。那完全是經由妳，親愛的姆姆，我才曉得這寶藏。妳是我們姊妹中第一個來到加爾默羅的，妳也是第一個深入那隱藏於聖容中的愛的奧蹟的。妳召我來，我明白，我明白什麼是真正的光榮。祂的王國不在此世（若十八 36）顯示給我們，真智慧在於「巴望不為人知，並被看成無用之人」（《師主篇》，卷一，二章三節），在於「以自輕為樂」（同上書，卷三，四十九章七節）。啊！我渴望到達那境界，像耶穌聖容一樣，「我的面容被隱藏，在人間無人識我」（依五三 3）。我渴望受苦，並被遺忘（《回憶錄》第一九二頁）。

我們不確知依搦斯姆姆何時向她的妹妹德蘭介紹這個敬禮，但我們知道，早在一八八九年一月十日穿會衣時，德蘭就把聖容的稱號加在名字上了。一八八八年四月九日德蘭入會，幾個月後，她的父親病倒了。我們都曉得她是多麼愛他，在父親生病的這幾箇月中，以及往後幾年病況逐漸惡化期間，她無比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她把父親的情形和耶穌受難的屈辱相比擬。

而就在此時，一段令人玩味的發展開始了。在一八九〇年七

月十八日一封寄給姊姊瑟琳的信中，她附上聖經中基督受難的一些章節。這些章節錄自依撒意亞先知書第五十三章 1-5 節及第六十三章 1-5 節。這些經句使她更深入聖容的敬禮，並在父親的精神苦難中得到安慰。加爾默羅會士濟·高師神父對德蘭發現依撒意亞先知書章節的觀察如下：

去追蹤這個發現，就是自一八九〇年至一八九七年之間的發展，是相當有意思的。讓我們指出，德蘭直覺的天份再度脫穎而出；她直覺地走向現代釋經專家所指出的重要舊約聖經章節。耶穌經常用來預言祂使命的「受苦僕人之歌」，這些詩歌曾有意或無意地被那些反對一位被其子民棄絕、甚至被釘死的「受迫害的默西亞」觀念的門徒所遺忘。然而，沒有學術背景，甚至連本聖經也沒有的德蘭，竟然宣稱：「依撒意亞先知書所說的：『有誰會相信我們的報道呢？……祂沒有俊美，也沒有華麗……』，已經形成了我對聖容敬禮的全部基礎，或者更好說是我全部虔敬的基礎。我也不要俊美，獨自一人踐踏酒醉，不為任何人所知」（參閱上冊，第一七五頁）。

一八九七年八月五日聖德蘭臥病在床時，對依搦斯姆姆做了這個意義深遠的陳述。高師神父在對德蘭這些話語的評論中，指出其重要性：

我們並沒有十足的把握說這一天她是在交代遺囑。但有無窮

的研究資料顯示：被稱為耶穌聖嬰德蘭的她，在即將去世的時刻，能夠說她整個虔敬的基礎，是由依撒意亞先知書五十三章「受苦僕人」的章節所滋養。如果我們刪除她聖容之名，等於抹殺了她的生命所要傳達的訊息，無法完整地表達出她的生命全貌。如果按照依搦斯姆姆在列真福品程序中的證詞，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稱她為聖容德蘭修女。依搦斯姆姆說：「對聖容的敬禮特別吸引上主之僕*，這遠超過她對耶穌聖嬰愛的敬禮。」

*譯者註：「上主之僕」即聖德蘭。

刪除她聖容之名，就必然抹殺了她的生命所要傳達的訊息、她的生命全貌。為了避免犯這個錯誤，讓我們切記聖德蘭對耶穌聖容的敬禮可以回溯到前面所指出的她初進修院時。然而，她對耶穌苦難的敬禮，以及她渴望藉著耶穌的功勞把救恩帶給別人，則歸根於她在一八八七年七月進入修院之前所接受的恩寵。在《回憶錄》中，她描述道：

一個主日，我凝視著被釘的吾主耶穌的苦像，我為那從一隻聖手上所流出的鮮血所撼動。當我想到任由這寶血流到地上，而無人將之盛接起來時，感到無比心痛。我決定以心神守候在十字架旁，盛接神聖的甘露，然後將之傾注於人靈。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呼喚：「我渴！」（若十九 28）繼續在我心中迴盪。這話激發起我前所未有的熱情。我渴望為吾愛解渴，

並讓自己被對人靈的渴望所耗盡（《回憶錄》第一一六至一一七頁）。

我們都知道普藍濟尼（Henri Pranzini）的事，他是德蘭接受這恩寵時一個人人談論的罪犯。他犯了好幾件謀殺案，即將於一八八七年八月三十一日被處決，當時正在獄中等著行刑。根據報紙的報導，他拒絕悔改。於是德蘭開始為他的悔改而祈禱，並要求天主給她一個祈禱蒙俯聽的記號，以激勵她為其他人祈禱。她寫道：

我的祈禱字字句句都得到了回答。儘管爸爸不讓我們看報紙，但我想只看看有關普藍濟尼的消息諒也無妨。在他行刑的次日，我看到一份《十字架報》（La Croix），迅速地打開它，我看到了什麼？啊！報上的報導使我熱淚盈眶，不得不趕快走開。普藍濟尼並未去辦告解，他於受刑前一直向絞架走去，準備把頭伸進去時，忽然得到一個靈感，轉身抓著身旁神父舉向他的苦像親吻聖傷三次。而後他的靈魂前去接受天主仁慈的判決，天主曾說：「對於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所有的歡樂，甚於對那九十九個無須悔改的義人」（路十五 7）（《回憶錄》第一一八頁）。

一個真正為罪人悔改而祈禱、犧牲的使徒工作，於焉誕生。德蘭在她生命末期時常說到普藍濟尼，稱他是她的第一個孩子。一直到生命的結束，她仍繼續為別人祈禱、受苦。事實上，她為

此受了很大的苦，以至於最後呼喊說：

我絕不相信承受這麼大的痛苦是可能的！絕不！絕不！除了我救靈的熱烈願望外，我無法解釋這事。

以上這些話，差不多是她最後的話，是在一八九七年九月三十日晚間七點二十分斷氣前幾小時所說的（參閱上冊第二七〇頁）。當珍尼微修女（瑟琳）註解這些話時，對其聖女妹妹整個一生的意義做了很好的摘要：

聖女甘願參與（可以確定的是，這種參與是按照吾主所願意的程度，藉著她的「自獻於天主仁慈之愛」而作的）耶穌的苦難，是她受那麼大痛苦的原因，特別是她在世的最後幾年。德蘭聖召的兩個強烈的理想——二者並不相斥——處於兩個不同的層面，可以表達如下：

- 從一八八七年七月，德蘭十四歲時起，就表達了心聲，渴望受苦以及藉著十字架協助拯救人靈。
- 一八九五年六月九日聖三瞻禮，當她登上靈修的高峰時，她自獻於天主仁慈之愛，委順於這全然被忽視的愛。

至此我們已到達思考聖德蘭「最後言談」產生的背景這一點上。雖然如此，我願先看看在一八九七年四月，其他人如何看待這位將要進入最後病程之年輕加爾默羅會修女——正確地說，應該是耶穌聖嬰及聖容德蘭修女。

她才二十四歲，雖然年輕，但自一八八八年四月九日進入里修加爾默羅修院以來，已按照非常嚴格的加爾默羅會規生活了九年。她已贏得大部分修女的喜愛與尊敬：德蘭修會生活的大部分時間是由瑪利·龔撒格姆姆（參閱〈人物誌〉22）擔任院長，關於他人如何看待德蘭，她有兩段相當生動的敘述。在一八九〇年九月九日一封寄給圖爾（Tours）加爾默羅會院的信中，瑪利·龔撒格姆姆寫道：

這個像天使般的孩子才十七歲半，卻具有相當於三十歲婦女的見識、老練初學修女的成全德行，以及非常好的自我管理；她是個完美的修女。

三年後，德蘭二十歲，瑪利·龔撒格姆姆在一八九三年寫給曼城往見會修院（Visitation convent at Le Mans）的一封信中寫道：

她高挑、健壯，孩子氣的面孔、一副好嗓子，並且隱隱現出五十歲婦女的智慧、完美及洞察力……是個領聖體前也不須告解的純真無邪小東西，但是她的腦袋裡充滿了逗人快樂的把戲。是個神秘家、逗趣的諧星，樣樣都行。她的虔誠能讓人感動得流淚，而在散心時她又能輕易地逗人捧腹大笑。

兩段好評都描述了人們眼中成熟的德蘭。當她才十七歲時，已具有相當於三十歲婦女的見識；當她二十歲時，已具有相當於

五十歲婦女的智慧、成全、洞察力。接下來，令人驚奇的是，一八九三年二月二十日依搦斯姆姆當了院長，她要求她的小妹妹協助她教導初學修女。

瑪利·龔撒格姆姆還有一些有意思的觀察。真福品審查案進行時，一位聖女以前的初學修女聖三瑪利（參閱〈人物誌〉24），陳述瑪利·龔撒格姆姆告訴她好幾次的話：

如果要選一位院長，我會不管年齡，毫不猶豫地選耶穌聖嬰德蘭修女。她各方面都好，唯一的錯處是三個姊姊都和她在這裡。

如果我們問一八九七年四月轉為重病時的德蘭是怎樣的一個人，我們必須回答：她在會院中是個非常受尊敬的成員，很被信任，已經在管理初學修女，且是一個可能的院長候選人。她三個姊姊都和她在同一會院，實在不是個錯處。畢竟，這位瑪利·龔撒格姆姆要為准許這麼多位親姊妹在同一修院裡負責任的。

雖然如此，我們仍要說德蘭修女在修院裡真的是「不為人知」，甚至包括她的三個姊姊在內。我們在閱讀列真福品審查案的證詞時，可以得到證實。舉例來說，前面所提到的聖三瑪利修女，她深深景仰她這位年輕的初學導師，作證說：

在加爾默羅會院生活時，這位「上主之僕」悄然在修院中來往。只有四、五位修女，包括我自己，因有機會親近她，才得以了解那隱藏在她謙遜和單純外表之下的聖德。對大多

數的修女而言，她是個非常守規矩的修道人，總是無可訾議的。

另一位德蘭以前的初學修女也提出相似的證詞，聖體瑪麗德蓮修女（參閱〈人物誌〉31）說：

總之，「上主之僕」在修院中是不為人知的，甚至是被誤解的。除了幾個接近她的初學修女外，沒有人注意到她的英豪行徑。

她的親姊姊瑟琳（珍尼微修女）在同一審查過程中作證說：

她在修院的最初六年，我必須留在世俗中守在父親身邊。我有理由相信，就我所知，在我進入修院後的這段期間，她的單純和謙遜使得她的境況沒有被人注意到，她們看她是個小心守會規的人。她生命最後的三年，我和她一起在修院中生活。我注意到一些較敏銳的修女，尊敬她特別的聖德。聖伯鐸修女，一個可憐的病人，要我們記得「上主之僕」對她的愛德；她甚至認為「耶穌聖嬰德蘭修女以後會被人提起」。另一個已故的老修女——瑪利厄瑪努爾，曾告訴我：「這個孩子是如此成熟且具有許多美德，如果她不是才二十二歲，我真希望她是院長。」最後，還有另兩位老修女常私下徵詢她的意見。但是，一般而言，甚至在她生命最後幾年，她仍然度著隱藏的生活。她的崇高為天主所知，遠甚於為周圍的

修女們所知。

聖德蘭對聖伯鐸修女的仁愛，不自覺地被她自己描述在《回憶錄》中（參閱第三二二、三二三頁）。

耶穌依擲斯姆姆比別人（包括德蘭的另外兩位姊姊）更認識德蘭，但她似乎也不知道自己妹妹的特別。實際上，她相信德蘭是個優秀的模範修女，然而僅止於此。所以當她讀到德蘭的手稿時，是多麼驚訝！這手稿就是後來膾炙人口的《回憶錄》的主要部分。我們曉得此書在一八九八年對讀者所產生的影響。《回憶錄》前面大半部分寫給依擲斯姆姆的「童年回憶*」（childhood memories），自從一八九六年一月二十日交給依擲斯姆姆後，就被擱在一邊整整三個月之久；那時依擲斯姆姆把心思放在一八九六年三月底舉行的院長選舉上。讓我們來看她的反應：

直到同一年春季的選舉結束後，我才有時間讀它。啊！我是多麼後悔沒有馬上謝謝她，因為她多麼配得到這番致謝啊！我的小德蘭啊！一旦她滿全了服從的行為，就再也不在意這事了。這神聖的不在意是如此觸動我，以至於在閱讀她的生命史時覺得更美。我對自己說：「這個有福的孩子，寫了這些天上的詩篇，而仍然在我們當中！我能夠和她說話，看到她，觸摸到她。啊！她在這裡是多麼不為人知！我現在越來越欣賞她了。」

*「童年回憶」即光啓中文版《回憶錄》第一至二十九章。

我們可以假定，依搦斯姆姆讀這「童年回憶」是在一八九六年三月底四月初的時候。當她在列品程序中作證時，重複當時所說的：「啊！她在這裡是多麼不為人知！」而她自己也包括在對德蘭——她即將迅速吸引普世的注意——無知的人們當中。她決定把握住妹妹還在的時光：「我現在越來越欣賞她了。」然而，她和修院團體並未享有德蘭多久。在依搦斯姆姆突然醒寤的同時，德蘭已自知在世不久，她已得到大限急速接近的警告了。

珍尼微修女（瑟琳）在真福品審查過程中作證說，有幾位修女了解德蘭修女靈修的深度，甚至她的聖德；珍尼微修女結論說：「一般而言，甚至在最後幾年，她仍然度著隱藏的生活。她的崇高為天主所知，遠甚於為周圍的修女們所知。」讓我們試著對這隱藏在加爾默羅會院中，只有天主知道的崇高光輝作一回顧。

• 自從德蘭於一八八八年四月九日進入加爾默羅修院以來，就遭受痛苦。「痛苦對我張開手臂，我懷著愛投入」（《回憶錄》第一八八頁）。她父親的病幾乎馬上開始（《回憶錄》第一九五頁）；祈禱的乾枯，在早期歲月中，她只讀聖十字若望的作品（《回憶錄》第二二八頁）；於一八九〇年九月八日發願，全然決定要做個「大聖人」（《回憶錄》第二〇八至二〇九頁）。

• 接下來的一年，在一八九一年十月的退省中，亞歷克斯神父（參閱〈人物誌〉39）「……促使我揚帆前進於強烈吸引我的信賴與愛情的波濤中，我不怕在波濤中冒險」（《回憶錄》第二二〇頁）。這是她活出她未來「神嬰小道」的開端，這小道的精神就是愛天主，並信賴祂的仁慈。

• 依搦斯姆姆於一八九三年二月二十日當選院長，她任命德蘭管理初學修女；那時，德蘭只有二十歲。現在她把她的「小小學說」教給瑟琳姊姊，瑟琳在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父親過世後，於同年九月十四日和她一起在修院。

• 一八九五年對德蘭修女而言是很重要的一年。她已經活出「神嬰小道」的學說，並從中得到許多經驗。由於姊姊瑪利的要求，依搦斯姆姆要她寫「童年回憶」；她第一篇手稿是這樣開始的：

妳要求我做這件事的那天，我有點惶悚，唯恐將心力完全繫迴於自己身上，但是後來吾主使我感到，只要聽命就能使祂喜歡；此外，我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我將開始歌頌我必須永遠歌頌的——「主的仁慈」（《回憶錄》第七頁）。

小德蘭寓居在天主這些數不盡的仁慈之愛中，或許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她得到了默感，「自獻於天主仁慈之愛」。她在得到依搦斯姆姆的准許後，於一八九五年六月九日做了這奉獻。她以下面這祈禱作為這自獻的總結：

為求生活在純愛中，我甘作全燔祭的犧牲，自獻於祢的仁慈之愛；求祢不斷地燃燒我，使祢無限慈愛的波濤充滿我的靈魂，使我成為祢愛情的致命者，噢！我的天主！

但願我這致命者，在做好到祢台前的準備之後，因愛情而死；並盼望我的靈魂飛奔到祢慈愛的永恆懷抱，毫不遲延。

親愛的主，我願以每一心跳，無數次地自獻於祢，直到陰影全消，我能在永生中面對面地向祢訴說我的愛情！

在這之前的幾個月，即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德蘭寫了一首詩〈度愛的生活〉（Vivre d'Amour），其中有一節是這樣的：

死於愛情真是甜蜜的殉道，正是我所願經驗到的。

啊！普智天使請為我彈奏七弦琴，因為我的流放即將結束。

神聖的耶穌，請讓我的美夢實現：

死於愛情……這是我唯一的希求。

• 心靈的成熟與淨化使她歡欣地接受一八九六年四月三日的首次咯血（《回憶錄》第二六八頁）。幾天後，她進入信德考驗的「深沈黑夜」中，並開始「與罪人同席」（《回憶錄》第二六九到二七三頁）。

• 她的愛情迅速發展，這美妙地表白在她一八九六年九月八日寫給她姊姊聖心瑪利修女的書信中。德蘭終於了解她的真正聖召：

於是，在欣喜若狂中，我高呼：「耶穌，吾愛……我終於找到了……我的聖召就是愛！我已找到了我在教會的位置，這是祢，我的天主，所賜的位置；在慈母聖教會的心中，我將是愛。因此，我將是一切，而我的夢也將實現」（《回憶錄》

第二四六頁)。

從那時起，德蘭似乎就活在期待中了。誰能料想得到愛情之火已漸將她耗盡？當她進行她的祈禱和每日工作時，沒有人會想到她將不久於她們中間。一直到一八九七年四月的第一週，她的病情突然惡化，修會團體才開始注意到她，並了解到團體將面臨的損失。

德蘭修女的健康，從入會到這時為止，一直不是很好。然而，修女們已逐漸習慣她斷斷續續的咳嗽、喉嚨痛、疲倦等等。除了她的親姊姊之外，修女們作夢也不會料到這麼年輕、外表這麼健壯的人會病得那麼重。或許合理的解釋是，由於德蘭無意間的確誤導了團體其他的姊妹們，以致其他修女們並未意識到她的健康已每下愈況。舉例來說，在修院裡她是最不會對生活條件提出任何抱怨的人，特別是對於飲食和寒冷這兩個影響她身體狀況的主要因素。實際上，我們可以在「最後言談」中發現德蘭確實指出這兩件事，她甚至建議依搦斯姆姆，如果再當院長的話，要為修女們提供好的食物和冬季足以禦寒的毛毯。關於她的健康還有一件事要提，當德蘭於一八九六年四月三日第一次「咯血」後，她把這件事淡化，說她並不感到虛弱等等，瑪利·龔撒格姆姆任由她踐行加爾默羅會嚴格的日常生活和所指定的工作。院長甚至認為不須要告知她的姊妹們。最後，德蘭於一八九六年七月十六日，即咯血的三個月後，在一封答覆舅媽葛林夫人詢問她健康的信中寫道：

親愛的舅媽，妳要我如同對母親般向妳報告我的健康情形，

我遵命這樣做。但是，如果我告訴你我確實非常好，妳不會相信。所以我引述著名的葛尼爾醫生（參閱〈人物誌〉7）的話，我特別有幸昨天在談話室和他見面。這位有名望的高貴人士，在為我診斷後，宣佈我非常地好。

持這樣態度的德蘭，無疑地並不知道自己的實際狀況。因此，我們就易於了解為什麼修女們，特別是依擲斯姆姆，會非常迷惑且驚訝德蘭的健康迅速走下坡。一八九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她的姊姊瑟琳（珍尼微修女）寫信給一位羅馬的朋友西蒙修士（Brother Simeon），通知他德蘭將不久於人世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依擲斯姆姆於四、五月間開始短暫地探視她生病的妹妹；而這探視很快地成為每天的事，從六月的第一週直到德蘭一八九七年九月三十日去世為止。就是在這段探視期間，依擲斯姆姆記下德蘭的「最後言談」。

為什麼她記下這麼多和即將去世的妹妹——未來的里修聖德蘭——私下的對話呢？我們可以確定她並沒有看到未來，她完全不知道德蘭死後會很快受到普世的「注意」。這「注意」導因於兩件事：她的自傳於一八九八年發行，以及許多歸功於她代禱的奇蹟。依擲斯姆姆根本料想不到這些驚人的情況。可是，為什麼她認為德蘭的「言談」重要得值得記錄下來呢？

我認為答案是：讀了聖德蘭指明寫給她的「童年回憶」後，在她內引起很深的情感回應。我們可以想得到，先是，當院長的忙碌使她沒注意到手稿，後來，當她用心閱讀時，深為充滿靈性的內容所感動。她在真福品審查的過程中，坦率地解釋她的反

應說：

……這個有福的孩子，寫了這些天上的詩篇，而仍然在我們當中！我能夠和她說話，看到她，觸摸到她。啊！她在這裡是多麼不為人知！我現在越來越欣賞她了。

依搦斯姆姆的這種看起來有些奇妙的反應，和許多讀了聖德蘭《回憶錄》中「童年回憶」的人一樣。她也像其他許多人一樣，深受天主賦予德蘭的豐富恩寵所感動；而她本身又在德蘭所接受的豐富恩寵中佔了很重要的位置。例如，當她讀到下面的這段記述：

親愛的姆姆，這是何等幸福啊！我將要和妳一起歌頌天主的仁慈。耶穌所擷下的這朵小花的故事是單單寫給妳的。我可以隨意說什麼而不必擔心離題。即使孩子口齒不清，母親的心仍了解孩子，我確信為妳所了解；是妳陶冶我的心，並將之呈獻給耶穌的（《回憶錄》第十頁）。

那時，依搦斯姆姆能夠回想起，她是怎樣教導德蘭在清晨起床時舉心向主；她也能回想起，她教她的許多其他事情，例如，如何欣賞和好聖事、聖體聖事等等。如今，成熟的德蘭回顧早年的生活，並且努力歌頌這些童年歲月中「天主仁慈」的賜予；依搦斯姆姆驚奇天主如何在這孩子的心中工作。

可以說，她了解到德蘭如今是這麼靠近天主，德蘭真的被祂

所「佔有」，並受到珍視。這些篇章描述得很簡單，卻那麼清楚地道出天主「仁慈的愛」在這完全投向祂的孩子身上工作。當她意識到她的小妹妹即將離去時，她是多麼後悔。這是我們很容易了解的，所以，她要利用剩下的幾個月，從這個那麼「靠近」天主的人兒那裡請益；她在德蘭的病床邊提出問題，傾聽德蘭對許多靈性事物的看法，詢問德蘭的宗教體驗，寫下德蘭向她說的許多事。依搦斯姆姆認真地做這件事，自一八九七年六月二日開始，她完全受命每天在妹妹的旁邊。當我們翻閱她的《黃本子》時會發現，四月份記載了八則對話，五月份則有許多。為什麼她開始得這麼早？《最後言談全集》給我們一個很好的答覆：

有好幾個理由可提出來。一位加爾默羅會士記下和另一位會士的靈修談話，並不被認為是什麼特別的事：無疑地，早在六月三日前，依搦斯姆姆就想保存德蘭的一些教導，作為她個人的慰藉。珍妮微修女不也是在德蘭的同意下，結集她的「一個初學修女的回憶」嗎？但是從六月四日開始，依搦斯姆姆把這事列為正式的工作：在全然未預知「榮耀風暴」將臨於里修的情形下，她已經覺察到她妹妹特殊的成熟。

我們也必須提到幾個家庭因素：葛林家由於無法和德蘭直接接觸，因此盼望得知她全部的言談、行動以及更多的訊息。萊奧尼·馬爾定寫信給她的妹妹瑟琳說：「……她一定以她的美德教導妳！妳如果把她所說的每樣事情都寫下來，這為我是何等的安慰，因為我不能像妳一樣幸運地在親愛的小妹妹身邊……。」

在這之前兩天（請參閱第一五七頁，〈關於德蘭病情的信件〉七月十六日），依搦斯姆姆已經寄給葛林家幾則德蘭在病房中的言談。聖體瑪利修女也做了同樣的事。大家都有相同的感覺，就是不願有任何遺漏。

德蘭在世的最後三個月，葛林家和萊奧尼一起去度假，因此葛林家的女兒瑪利，就是聖體瑪利修女，給他們寫了許多信。

早在一八九七年五月三十日的黃昏，德蘭謹慎地把一八九六年四月三日的「咯血」事件告訴依搦斯姆姆。不用說，她的姊妹對這件事非常難過，並表達了她的感受；她告訴德蘭說，她因未立即被告知而非非常痛苦。德蘭試著安慰她，但在交換過幾次紙條後才達成彼此之間的了解。德蘭的第一張紙條寫著：

親愛的好母親，請不要因為妳的小女兒似乎隱瞞了一些事而憂心。妳曉得很清楚，即便她曾隱藏信封的一角，但她從來沒有對妳隱瞞信中的一行。試問誰比妳更曉得妳所鍾愛的這封「小信」呢？別人只能看信封，因為他們只能看這個，而妳卻不然！……喔！好母親，現在妳曉得了，是在聖週五，耶穌開始撕開一點妳的小信的信封。妳不高興祂準備閱讀這封妳花了二十四年的時間所寫的信嗎？小信將在永恆中述說妳的愛（參閱上冊第六七頁）。

依搦斯姆姆終於相信她的妹妹將不久於人世了，她心中有個想法：德蘭還沒完成她的自傳，她幾乎沒寫到九年來在加爾默羅

會中的修女生活。依搦斯姆姆馬上想辦法補救這件事；她請求瑪利·龔撒格姆姆，讓德蘭完成她的「小史」。院長立即同意了，同時許可依搦斯姆姆可以在那些照顧德蘭的看護修女們去參與黃昏大日課時和德蘭在一起。

德蘭從一八九七年六月四日起開始寫她最後的手稿，她繼續這份相當辛苦的工作，直到耗盡力氣，被送進病房為止。我們發現她在整個六月份中，每天都花一些時間，以娟秀的筆跡來充實小本子的篇章。她做這件事，不是在她的斗室，就是在栗樹下，坐在她父親生病時用過的輪椅上。她在這段期間所寫的，即《回憶錄》總結的數章*，題名獻給瑪利·龔撒格姆姆。我個人認為，未細讀德蘭《回憶錄》總結的這幾章，便不能對德蘭有真正的認識。實際上，讀者應對照著「最後言談」來讀這幾章，因為它們是同時寫成的。其中她提到一些有意思的主題：

- 她的「小道」；當她尋找成聖之路時，她在聖經章節中發現了她所謂的「小道」，就是以「耶穌的手臂」為「電梯」，把人舉向天主（《回憶錄》第二六三頁）。

- 她第一次「咯血」，是在一八九六年四月三日聖週五的最初幾小時；她稱之為「遠方傳來的微弱聲音」，宣告新郎已在途中（《回憶錄》第二六八頁）。

- 她的「信德考驗」；這可能是她生命中最難了解的一件事，因為她說得非常少，而這種考驗已持續了十八個月。它是在第一次死亡逼近的警訊之後馬上就開始的，是在復活主日或復活那一週內。在一八九七年六月九日寫到這事時，她說：「這種考驗並非持續幾天或幾週而已；要等到天主定的時刻才會消逝，而

這時刻尚未來到。」這種考驗一直到她去世之前片刻才結束（《回憶錄》第二六九至二七三；第三二六頁）。

*光啓中文版《回憶錄》最後十章。

依搦斯姆姆告訴我們，德蘭寫她《回憶錄》總結的這幾章，是非常不容易的。除了對抗病苦外，還受到護士、初學修女以及那些看到她坐在栗樹下而過來和她聊幾句的修女的打擾。德蘭努力超越這些使她分心的事，她向依搦斯姆姆解釋說她的作品「雜亂」，必須修整。她說：

我正在寫愛德，但我不能做得如我所期望的好；事實上，我想不管我再怎麼努力，大概也只有這番成績了。不過，我已說出了我想說的。但妳必須整理它，我保證它像雜草一般。

雖然她不滿意，但是我們發現，談到修愛德的這幾頁是毫無瑕疵的，其中所涵蓋的愛德教導，不可能表達得更好了：

親愛的姆姆，今年天主給我恩寵，讓我了解什麼是愛德；我先前以不成全的方式了解它，我從未徹底深入耶穌所說的：「第二條和它相似：你應當愛人如己」（瑪廿二 39）的奧義。我特別致力於愛天主，愛天主不是只表現在言語上，因為：「不是那說：『主啊！主啊！』的人就能進天國，而是那遵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瑪七 21）。耶穌多次啓示這

道理，我要說幾乎在祂福音的每一頁，都啓示這道理。而在最後晚餐時，祂曉得門徒們的心已被對祂更熱烈的愛所點燃時，祂就把自己在不可言傳的聖體奧蹟中給了他們，這位甜蜜的救主要給他們一條新命令。祂無限親切地對他們說：「我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你們也該照樣彼此相愛。如果你們之間彼此相親相愛，世人因此就可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若十三 34-35）（《回憶錄》第一八二頁）。

這幾頁論及「愛德」的文字，是這位即將去世的聖者在她生命的最後幾個月寫下的。她繼續解釋自己如何在修會團體中和修女們相處時引用這些教導。我們可以從這幾頁學到，即使是聖人也發現，要實踐這首要的友愛誡命是困難的。

聖德蘭在一八九七年六月初的兩個敘述，值得我們注意。這兩件事都顯示出她在生活中對天主仁慈之愛的深度感恩。第一件事是在六月七日口述的。當她和依搦斯姆姆在院子散步時，看到一隻白色的母雞蹲在樹下，以翅膀覆蓋著牠的小雞。德蘭看了感動得落淚，當依搦斯姆姆問她為什麼哭時，她無法言語，稍後解釋說：

當我想到天主如何用這個圖像，來教導我們祂對我們溫柔的愛情時，我就哭了。這就是祂在我一生中為我所做的。祂把我完全藏在祂的羽翼下！今天早上我離開妳時，我一面上樓一面哭；我不能控制自己，趕快跑進斗室。心中滿溢著知恩

報愛之情（參閱上冊第七十七頁）。

後來德蘭在黃昏時向依搦斯姆姆訴心，她謙遜地說：

如果妳沒有好好教養我，妳可能會看到悲慘的事。我看到小白母雞的時候，也不會哭了。

第二件事情是在六月九日寫的。在《回憶錄》中，當她向瑪利·龔撒格姆姆敘述她的「信德考驗」（這是她對「信德考驗」所作的最長解釋）時，寫道：

親愛的姆姆，我覺得以前我還未完全了解天主是多麼慈愛；祂在我有力量承擔時，才來考驗我。早些時候若我受如此考驗，定然會沮喪氣餒，而現在它只不過掏空了天國在我心中所引起的滿足而已。親愛的姆姆，如今還有什麼能阻止我的靈魂振翼奮飛呢？我極欲做的，就是繼續愛下去，直到死於愛情。六月九日（《回憶錄》第二七三頁）。

在閱讀德蘭的書寫本子中的這段敘述時，我們可以看到她在頁底寫著「六月九日」，輕輕地寫在「……死於愛情」的旁邊。這讓我們想起就是在兩年前（一八九五年）的六月九日，德蘭「自獻於天主仁慈之愛」。當她寫這些文字時，正是她心中特別懷念的週年紀念日。無論如何，六月九日這個日子出現在她對「信德考驗」所作的解釋之後，因此我們可以結論說，她對「信

德考驗」所作的解釋寫於六月九日。

這樣一來，我們會在依搦斯姆姆《黃本子》的六月九日，找到以下相當吸引人的記載：

「今天我好快樂啊！」

我問道：「妳的信德考驗已經過去了嗎？」

「沒有，但是似乎暫停了；邪惡的蛇不再在我耳邊發出嘶嘶聲了」（參閱上冊第七十九頁）。

《最後言談全集》對這段對話有非常卓越的解釋。在解釋為什麼德蘭說：「今天我好快樂啊！」和「……邪惡的蛇不再在我耳邊發出嘶嘶聲了」時，《最後言談全集》認為，德蘭或許得到一短暫的喘息，為的是當她寫這事時，能把她內在的殉道經驗具體化；或者是她在對瑪利·龔撒格姆姆做了這麼長的表白後，經驗到些許安慰（參閱《回憶錄》第二六九至二七三頁）。

要了解聖德蘭的「信德考驗」很不容易。當她寫說：「……而現在它（考驗）只不過掏空了天國在我心中所引起的滿足而已」時，似乎讓我們稍微瞥到了一點什麼。也許我們還記得，她對未來天堂幸福的理想，至少有一部分是由阿明仲神父（Fr. Arminjon）的講詞而形成的。我們也可以回顧她在解釋「信德考驗」開頭時所說的：

這次我的信心極其活潑而瑩澈，升入天堂的念頭，使我有無限幸福之感；我不相信真的會有一些對什麼也不相信的無神

論者。那完全是人故意說一些違心之論，才會否認天堂的存在。他們不明白在美好的天堂中，天主自己要作他們永恆的賞報（《回憶錄》第二六九頁）！

德蘭繼續解釋，耶穌如何使她了解，那些沒有信德的人、那些誤用祂恩寵的人怎樣失去了他們的寶藏。她告訴我們，耶穌使她的心靈深入「最深沈的黑暗」中，以及天堂只不過是「造成掙扎與折磨的原因」的思想裡。她還說，當她於一八九七年六月九日寫這一切時，這種考驗仍在。

我們繼續讀以下她在一八九七年五月十五日的陳述，依擲斯姆姆將這段陳述記載在《黃本子》中：

我已經對天堂形成這樣宏偉的理想，有時候，我會想，在我死時天主會給我怎樣的驚奇呢！我的希望非常大，它為我是如此喜樂的一件事，這不是出於感覺而是出於信德；我的希望是如此大，以至於那能完全滿足我的，必須超越人類所有的概念。與其失望，我寧可抱持著無窮的希望。

於是，我決定，如果我不夠驚奇，我也要假裝很驚奇，只為了使天主高興。我絕不會讓祂看到我的沮喪；我能面不改色地使祂注意不到我的失望。此外，我總會想出快樂的辦法。為達成它，我有妳所知悉的小小法寶，那是絕對管用的。於是，只要看到天主高興，我就非常滿足了（參閱上冊第五十四頁）。

有些人會對這種以簡單語言表達的缺乏神學的方式起反感；然而，德蘭絕非是個拙劣的神學家。事實上，德蘭本可用更精確的語言來表達她的思想；然而，她卻偏愛以天主孩子的「智慧」之語來傳達訊息。我之所以引述以上這段話的理由是要指出，要了解她的「信德考驗」有多麼困難。因為即便在她的心神被「最深沈的黑暗」所淹沒而得不到任何安慰時，她仍能喜樂地說出這番話來。我們可以在她所有的「最後言談」中找到相似的陳述。

她所經歷的「考驗」是非常真實的。同樣在五月，她說：「如果我未曾經歷過這種無法理解的心靈考驗，一想到離開這世界，我真會樂不可支」（參閱上冊第六十一頁）。七月時，依搦斯姆姆問她說：「妳怎能甘願帶著這永不停止的相反信德的考驗而死呢？」德蘭回答：「噢！我很相信這位賊（瑪廿四 43）！然而我的困難是：我不相信有天堂。這是多麼奇怪、多麼矛盾啊！」（參閱上冊第九十二頁）。

她已經說了兩次這「考驗」對她是多麼地不可理解，所以我認為我們不應該以自己的力量試圖去了解。在離開這個論題之前，我要引述真福品審查程序中三位證人的證言。第一位是聖心瑪利修女（德蘭的大姊），她說：

在一次私下談話中（一八九七年復活節），德蘭問我是否有時會經驗到相反信德的誘惑。我對她的問話非常驚訝，因為我不知道她有相反信德的考驗。我是後來才知道的，尤其在讀了她的自傳之後。於是我問她是否有這樣的誘惑，她卻含糊地回答，改變了話題。

聖容珍妮微修女（她的姊姊瑟琳）也在同一程序中作證：

她沒有告訴任何人，因為擔心把這不可名狀的痛苦感染給別人。她只稍微向依搦斯姆姆說了一點，僅僅用一些有所保留的言詞。

第三位是她以前的初學修女聖三瑪利，在審查程序中她這樣說：

有一天，當她對我說到她所遭遇到的誘惑時，我非常驚訝地對她說：「那麼妳所作的這些美好的詩，和妳所告訴我的一切，不是不符嗎？」她回答道：「我歌頌我所願意相信的，這與感覺無關。我不能告訴妳我靈魂黑暗的程度有多深，為的是怕妳也擔負了我的誘惑。」

德蘭在這種「考驗」中享有平安。在「最後言談」中，她在不同場合對依搦斯姆姆說話時，都承認了這點。舉例來說，在一八九七年九月八日發願七週年的那天，當她看到禮物時說：

這全是天主仁慈的對待，表面上，我滿載許多的恩寵；但在內心，我總是在（信德的）考驗中……不過也在平安中（參閱上冊第二四二頁）。

她沒能從駐院司鐸尤夫神父（參閱〈人物誌〉48）那兒得到

安慰。德蘭說：

尤夫神父在談到我相反信德的考驗時說：「不要停留在這些思想上，這是很危險的。」這話聽起來根本不管用，幸而我並沒有因此而受到影響（參閱上冊第七十四頁）。

她所遭受的最大考驗之一，是在病中不能領聖體。然而在她還能領聖體時，她老是擔心因咯血、呼吸困難及身體極度衰弱，而會發生一些意外之事。八月十九日那天，她領了最後一次聖體。甚至在去世前，她也沒得到領聖體的安慰；這也許是她最大的考驗，因為她熱愛聖體。關於此，讀者可參閱依搦斯姆姆《黃本子》八月二十日當天的記載（參閱上冊第二〇四頁）。

關於聖德蘭身體方面的痛苦，我想我們也不易體會到。八月時，聖德蘭曾向依搦斯姆姆提到：「……啊！如果有人能了解！」九月時聖德蘭又說：「母親啊！要寫痛苦的美很容易，但是，寫，算什麼？算什麼呢？一個人要了解痛苦必須去體驗！」（參閱上冊第二六二頁）。當我們讀了《黃本子》中的記載，就容易了解德蘭吶喊的真實性：「我絕不相信承受這麼大的痛苦是可能的！絕不！絕不！除了我救靈的熱烈願望外，我無法解釋這事。」這話是九月三十日她去世前僅僅幾小時說的。（我們必須謹記於心的是，在整個痛苦過程中，她沒有使用嗎啡。）

我不想長篇大論地詳述聖德蘭所經歷的痛苦。讀者可參閱本書描述聖德蘭病情的三大資料：《黃本子》每個月開頭的簡短介紹（參閱上冊）、〈重要記事〉和〈關於德蘭病情的信件〉。

我願以杜伯斯克主教（Monsignor Dubosq）的話作為這篇導論的結語。他是聖德蘭列聖品過程的忠實支持者。當依擲斯姆姆於一九二六年出版法文版《最後的話》時，杜伯斯克主教寫了以下賀語給她：

當她最痛苦的最後幾個月，是妳守候在病床邊，以何等的愛來照顧她；一天又一天，一刻又一刻地，妳寫下她所說的一切的一切。妳沒有刪掉隻字片語，或漏掉任何足以顯示她內心意向的微小表示……或許在未作長遠思考的情況下，妳對於是否要將日記的內容洩露於世猶豫不決，因為妳本能地覺察到其中含藏著極私密的神聖信賴……然而現在妳了解，無數的人，即那些妳的幼妹要以「她的道路」來征服和引導的靈魂，饑渴地想更進一步地認識她……妳給我們的這個小本子是寶藏，是我們親愛的聖女的真正遺言。我們發現，比起其他任何記錄，在這本子里，人們更能夠真實地了解她的特質。感謝妳！因為妳未將此寶藏據為己有。

對於這本完整地記載了聖德蘭「最後言談及行動」的書，我們還有許許多多的話可以說……。願它成為所有讀者真正安慰的來源，使他們在自身的痛苦和混亂的生活中，努力了解天主的旨意。

我要對以下這些以不同方式幫助我的人表達感激之忱。首先我非常感謝紐澤西州模里斯鎮（Morristown, New Jersey）的加爾默羅會修女，她們慷慨地允許我住在她們那裡好幾個月，為我提

供這份工作所必備的和平與寧靜氛圍。我要向通曉法語並為我文稿的瑪利德蘭姆姆（Mother Marie-Thérèse）致謝，也要向技術熟練、幫我打字的依搦斯修女（Sr. Agnes）致謝。最後，我還要向紀南·柯文諾神父（Fr. Kieran Kavanaugh, O.C.D.）致謝，他為我提供了精闢的建言，在多方面協助我。

加爾默羅會士 若望·克拉克
（John Clarke, O.C.D.）



與
瑟琳姊姊的
最後
言談

〈前 言〉

我們不需要讀完《黃本子》的全部記載，便會發現德蘭和耶穌依搦斯姆姆（她的寶琳姊姊）之間的關係，是孩子和母親的關係。德蘭永遠記得寶琳對她的恩情；自從母親在一八七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去世（那時德蘭四歲半）以後，寶琳就養育她。德蘭在「最後言談」中多次提到這事，她反覆地以語言來表達她對姊姊的深情。我們也將在她和瑟琳（珍尼微修女）的最後言談中，同樣讀到她對瑟琳的感情表白。但是，她和瑟琳的關係完全不同：那是兩個年輕姊妹在一起的談話。瑟琳只比她大三歲，她們從小一起長大，玩同樣的遊戲，讀同樣的故事書等等；她們在病房的談話常常充滿了童年的經驗。

瑟琳和德蘭在年幼時就已決定要度修道生活了。瑟琳慷慨地讓德蘭在一八八八年四月九日，繼兩位年長的姊姊寶琳和瑪利之後，進入里修的加爾默羅會院。六年後，瑟琳於一八九四年九月十四日才在同一座修院中和她們相聚。在這六年當中，她已成為一位二十五歲的成熟婦女，獨立自主；她拒絕了幾次求婚的機會，盡心照顧生病的父親馬爾定先生。馬爾定先生於一八八八年患了中風，那時德蘭剛入會不久；他的病一直持續到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去世時為止。

父親去世後，瑟琳似乎已不再有聖召的阻擋了。但是，有幾件事情相繼發生，使她幾乎不能入里修的加爾默羅會。先是耶穌會士畢松神父（瑪利和寶琳的神師，參閱〈人物誌〉37）在加拿大有一傳教計畫，他很鼓勵瑟琳前往。另外就是里修會院某些修女的強烈反對，她們不贊成一個家庭有太多成員在同一個修院。當反對達到最激烈的狀況時，德蘭開始為問題的解決而祈禱，她寫道：

有一天似乎困難重重，謝聖體時我對耶穌說：「天主，祢曉得我多麼想知道爸爸是否直接升了天堂；我不請求祢對我說，只要賜我一個記號就夠了。如果耶穌艾梅修女（參閱〈人物誌〉3）同意或是不阻撓瑟琳入會，那麼這就是爸爸直接到達祢那裡的記號。」親愛的好母親，妳曉得，這位修女覺得我們有三個在這裡已經太多了，她不要我們家還有另一個加入。但是天主掌握祂所有受造物的心，使他們承行其旨意；她改變了這位修女的心意。謝聖體後我第一個遇到的就是耶穌艾梅修女，她帶著友善的笑容叫我過去，要我隨著她到妳的房間。她含著眼淚對我談起瑟琳。啊！我不得不感謝耶穌為我所做的那麼多事；祂答覆了我所有的請求！（參閱《回憶錄》第二二五至二二六頁）。

於是，瑟琳在一八九四年九月十四日入了里修的加爾默羅會，取名為德蘭珍妮微修女。對她來說，要接受新生活中的嚴格訓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尤其在比她小三歲的妹妹德蘭的指導

下，這訓練更是格外困難。德蘭已在一八九三年二月耶穌依擲斯姆姆任院長時，被任命管理初學修女。她的工作是訓誨、教導，和糾正初學修女；雖然後來她發現這工作極不甘飴，但她從不怠忽職守。當然初學修女們會對她的某些糾正感到氣憤，連她的姊姊瑟琳也不例外。在論及她培育初學修女的經驗時，德蘭寫了以下這件有趣的事。我們要記住，她提到的這位修女就是她的親姊姊瑟琳：

有一天我特別渴望受到貶抑，一位初學修女在這件事上滿全了我；她做得好極了，立即使我想起史米咒罵達味的事（撒下十六 10）。我對自己說：「是天主令她對我說這些話的」。於是我的心靈享用這道端上來的豐盛苦食（參閱《回憶錄》第三一七頁）。

關於這位珍尼微修女，加爾默羅會士高師神父這麼說：

珍尼微修女後來真純地坦述她的弱點和掙扎。她始終無法真正領會她妹妹的「小道」精神，直到一八九七年十月九日，一個突如其來的皈依恩寵開啓了她的眼，並且改變了她的心。德蘭在離世後大約一個星期，實踐了她的許諾，在瞬間完成了珍尼微在三年中所無法完成的事。

高師神父的這個觀察相當有意思；它再度為我們指出德蘭在修院中真的是「不為人知」，而這使得她越發吸引人。當我們讀

到瑟琳和德蘭之間的「言談」時，高師神父上述這段話語的深長意義將更清楚地顯出。無論如何，我要指出的是發生在一八九七年十月九日的事。當我們讀到瑟琳的解說時，就會很容易明瞭這事。在一次談話中，德蘭忽然對瑟琳說：

我們將如兩隻小鴨子一樣；妳曉得牠們是多麼親密地彼此相隨啊！

如果我看到坐在天主另一膝上的，是別人而不是妳，我會多麼傷心啊！我會終日哭泣的*！……」

*參閱第五三頁。

在她們兩人的「言談」中，德蘭經常許諾瑟琳說，當她去世後她要很快回來帶瑟琳走。她所使用的「兩隻鴨子彼此親密相隨」的圖像，是這些許諾之一。然而，這是德蘭所無法實踐的一個許諾；珍妮微修女比德蘭多活了六十多年，直到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才去世。當然這使瑟琳得以在這些歲月中致力於傳揚對她聖女妹妹的敬禮。在以上所提及的那次交談中，第二個句子相當有意思；瑟琳對這句子作了以下這樣的註解：

我的小德蘭被福音中耶穌拒絕載伯德的兩個兒子在天國中位於祂左、右邊之特權的章節（瑪二十 23）所感動。她說：「我認為這位置已保留給小孩子了。」她希望這兩個享有特權的小孩子是她和我……。 （這便是為何我不斷地害怕自己

不堪領受這恩惠的原因。)

「Haec facta est mihi」這一恩寵出現在她去世的三個星期後，它回答了我在誦唸午前經時內心所出現的一個問題：我的小德蘭沒有告訴我說，她是否已得到了她所想要的位置——坐在天主的膝上？就在那一刻，經堂中正唸到：「Haec facta est mihi……」（詠一一九 56）這一句；我不懂這句話的意思，唸完日課後立即去找出翻譯的意義。「Haec facta est mihi」的意思是：「已經對我這樣做了。」

珍尼微修女在接受這特殊恩寵後，領會了「小道」的精神；日後當她在妹妹德蘭列真福品的程序中作證時，對「小道」的重要性持非常堅持的立場。她說：

在列品程序中，信德調查人員問我：「為什麼妳希望耶穌聖嬰德蘭修女列真福品？」我回答說，為的是她的「小道」能夠廣為人知。我稱之為「小道」，乃因這位聖者談到她所走的那條和天主結合的特殊道路時，一貫使用這樣的說法。所以，我們可以說，「小道」是她靈修的標記。

然而，信德調查人員警告我說：「一旦妳開始說到一種特殊的『道路』時，列品案無疑地就會被耽擱；有無數的個案證明了這一點。」

我回答：「那真糟，但是對德蘭修女列真福品案會被耽擱的耽心，並不能阻止我強調那令我感到興趣的唯一重點——她的『小道』應和她一起被高舉，就是說，被高舉到登上祭台

的榮耀。」

所以我堅持；結果列品案並未受到影響。事實上，每件關於列品的事都進行得很快速，以至於不過幾年之後，教宗本篤十五世便將德蘭修女的英豪德行公告於世。一九二一年八月十四日，當教宗在演講中正式把「神嬰小道」舉揚到教會生活中崇高的地位時，我的喜樂達到了極點，遠甚於我的德蘭妹妹其他值得紀念的日子：首先是列真福品，然後是被神聖的慈母教會列為聖品。

瑟琳堅持這樣的立場，需要很大的勇氣，尤其是當她被告知若固執於一個特別的教導可能導致列品案的中止時。她不顧一切地捍衛「小道」，而她成功了。在此，我再引述一段瑟琳對「小道」的重要觀察：

藉著那彰顯給弱小者的隱藏的智慧，德蘭具有一種特別的能力，能夠再度發現這扇開向永生的門，並將之指示給他人。她的「小道」實際上在於修謙德。她的「小道」也使他無誤地確立在「神嬰精神」內。她常欣喜地對我指出福音中有關神嬰精神的不同章節。

瑟琳繼續指出許多德蘭在《回憶錄》中解釋「小道」時所沒有提到的章節。特別令人感興趣的是，有許多章節出自福音，而在那些出自舊約的章節中，以下這一段必定讓瑟琳想到自己所領受的「Haec facta est mihi」恩寵：

就如人怎樣受母親的撫慰，我也要怎樣撫慰你們……我要將你抱在懷中，放在膝上搖擺（依六十六 12-13）。

七月十二日

一、正在談話時，小德蘭忽然停下來，以慈悲而溫柔的神情看著我說：

「啊！……我的好珍妮微修女是最捨不得我離去的；無疑地，她是我最同情的，因為只要她一有苦惱，她就馬上來找我，而她再也找不到我了……但是，天主會賜她力量的……而且，我會回來的！」

她對我說：

「我會儘快回來帶妳，而且是和爸爸一起來；妳曉得他是個急性子。」

✿

二、稍後，當我在她身邊執行護士的職責時，像往常一樣，我論及那即將來臨的別離；這時，她把自己當成我，以「他是我的」這首歌的曲調哼著以下這些她所寫的詩節：

「她是我的，上天從我身邊
所奪取的她是我的。
她是我的，我愛她；啊！是的，我愛她，
沒有什麼能使我們分離的。」

✿

三、我說：「天主不能在妳死後馬上帶我走，因為我還不夠好。」她回答：

「沒有關係；妳記得聖若瑟·卡布提諾（St. Joseph Cupertino），他的智力不大好，且沒什麼學識，所精通的只是福音中『懷過祢的胎是有福的*』這一小節。當他被考問到這個題目時，回答得那麼好，使所有的人都讚歎不已；他為司鐸們贏得了很大的榮譽，和他在一起的那三個同伴都不需要再考試了。人們在聽了他卓越的回答後，認為他的那三個同伴也都和他那樣，懂得十分詳盡。」

「因此，我要替妳回答，而天主將白白賜給妳祂所賜給我的一切。」

*路十一 27。

四、同一天，當我進入病房時，她說：「我的好華肋良（Valérien）……。」

她有時會把我們的關係比作聖則濟利亞（St. Cecilia）和華肋良。

✎

七月

一、當她看著我時，感情就自然流露：

「我們將如兩隻小鴨子一樣；妳曉得牠們是多麼親密地彼此相隨啊！」

「如果我看到坐在天主另一膝上的，是別人而不是妳，我會

多麼傷心啊！我會終日哭泣的！……」

我的小德蘭被福音中耶穌拒絕載伯德的兩個兒子在天國中位於祂左、右邊之特權的章節（瑪二十 23）所感動。她說：「我認為這位置已保留給小孩子了。」她希望這兩個享有特權的小孩子是她和我……。（這便是為何我不斷地害怕自己不堪領受這恩惠的原因。）

「Haec facta est mihi」這一恩寵出現在她去世的三個星期後，它回答了我在誦唸午前經時內心所出現的一個問題：我的小德蘭沒有告訴我說，她是否已得到了她所想要的位置——坐在天主的膝上？就在那一刻，經堂中正唸到：「Haec facta est mihi……」（詠一一九 56）這一句，我不懂這句話的意思，唸完日課後立即去找出翻譯的意義。「Haec facta est mihi」的意思是：「已經對我這樣做了。」



二、我對她說，失去她後我會發瘋。她回答：「好保姆，如果妳發瘋的話，『好救主*』會來把妳帶走！……」

「好保姆」是她在院長的許可下為我取的綽號。取這綽號的理由是因為我照料她，也因為她需要常常叫我，而叫我「好保姆」比叫我的名字，為她比較不累。

*德蘭在玩文字遊戲。「好救主」是一所病院的名字，德蘭的父親馬爾定先生患病之初，曾住在那裡。

三、看著耶穌依搦斯姆姆記載了我們這位天使所有的美妙話語，而我只匆匆寫下她和我個人之間的交談，我表達了我未能寫下她所有話語的遺憾：「我沒有像其他人那樣做，我並沒有記下妳所說的一切話。」她立即回答我說：

「妳不需要那樣做；我會來找妳的……」

六月裡，在被送進病房前，有一天當她看到我對她的即將離去感到難過時，她舉止可愛地用手指著小耶穌，好像在教導祂似地說：

「小耶穌，如果妳要帶我走，妳一定也要帶走莉莉小姐*。這是我的條件，所以妳一定要想清楚妳將要做的事……或是帶走或是留下，沒有中間路線。」

*這是一個很親密的綽號，是我們童年在一起時她給我取的。靈感出於一則兒童故事：多多先生和莉莉小姐。她是多多先生，而我是莉莉小姐。



四、七月廿二日，我在給舅媽葛林太太的信中寫道：「……有一天，當我為她讀一段關於天堂福樂的文章時，她打斷我說：

『這並不吸引我……』

我問：『那麼，是什麼吸引妳呢？』

『噢！是愛吸引我！去愛，被愛；並且回到世界上來使愛被愛*……。』」

*珍尼微修女用鉛筆把「使愛被愛」這幾個字畫掉，並說明道：它們沒有出現在一八九七年七月廿二日致葛林太太的信中；參閱第一六一頁。



五、她在夜間咳了血。她欣喜、孩子氣地，不時讓我看看她的小盤子*。她好幾次略帶傷感地指著杯子邊緣，意思是說：「我多希望血滿到這裡！」我傷心地回答她說：

「哎！多或少並沒有差別，終究這是妳死亡的一個記號……」，我又說：「妳比我幸運，因為我連一個自己的記號也沒有！」她立刻答道：

「噢！妳有！我的死亡便是妳的死亡的記號！……」

*一個被當作痰盂用的陶土小盤。



七月廿一日

當我在病房執行收拾房間的職責時，她的眼光追隨著我；然後，她突然以下面這句料想不到的話打破沈默：

「在天堂上，妳的位置會在我的旁邊！」

過了一會兒，她吟詠著一些與路易十七有關的美妙詩節*：

「你很快就會來，和我一起

……撫慰那哭泣的孩子；

……並以光耀的氣息，
使這些太陽
在它們灼熱的住所，
恢復青春活力。」

「那時我會把紅潤小天使的那一對天藍色翅膀為妳安上。我要親自為妳安上，因為妳不曉得怎麼做；妳會安放得太低或太高！」

*指雨果（Victor Hugo）所寫的有關路易十七世的詩節。

☞

七月廿四日

一、她知道很多故事，並且記得其中相當多的細節；有時她會運用它們，使交談變得生動、富想像力：

「妳有善志，不用怕什麼，因為妳有一隻小『狗』，牠會從所有的危險中拯救妳。」

她論及驅魔儀式中，魔鬼對蘇霖神父（Father Surin）所說的：「我已戰勝了，然而唯有這隻善志之狗我無法對付。」

☞

二、我對她說：「妳是我的理想，是我所達不到的理想。啊！多殘酷呀！我像一個沒有距離感的孩子般：這孩子在母親懷中，伸出小手想要抓帷幕、想抓一樣東西……，他根本不了解這些東西

離得還很遠。」

「沒錯，但是在末日，好耶穌會讓祂的小瑟琳靠近她所渴望的一切，那時她將抓得到一切。」

✞

八月三日

「妳非常『微小』；要記得當一個人很微小時，是不會有美妙的思想的……。」

✞

八月四日

一、在修道生活的最初幾年，我體驗到我本性的真實瓦解，我看到自己四週盡是斷垣殘壁；而我也經常怨嘆不已。就在這樣的一種狀況中，我聽到她唱道：

「好保姆，在今世不成全，
在天堂上將是成全的！」

她是按照一首聖若瑟頌歌最後兩行的曲調而唱的：

「若瑟，在今世不為人知，
在天堂上卻是偉大的！」

✞

二、為了減輕我親愛的小妹妹右肩和右臂的劇烈疼痛，我以折疊

的亞麻布弄成一個大吊腕帶，把它固定在她病床上方的天花板上，讓她把手臂懸起來。雖然這種紓解方式並沒有維持很久，但她仍溫柔地表達了她深深的感激：

「天主也會為好保姆做吊腕帶的。」

☞

三、想到她的死，我中斷了談話，悲傷地說：

「沒有她（elle），我活不下去！」

她立刻回答：

「沒錯，所以我會帶給你一雙翅膀（ailes*）！」

*譯者註：法語的「她」（elle）和「翅膀」（aile）發音相同，德蘭在玩文字遊戲。

☞

四、當我單獨和我的德蘭在一起時，我對她說：「要從一個麻雀蛋裡孵出一隻像你這樣可愛的小鳥，是不可能的！」

「沒錯，但是我要耍個把戲來娛樂聖人們。我會拿一個小蛋對聖人們說：『請注意看，我要變戲法了：這是一個麻雀蛋，好！我要從它裡面變出一隻像我這樣可愛的小鳥來！』」

「然後我把我的小小蛋呈給天主，悄悄地、悄悄地對祂說：『請吹一口氣改變小鳥的本質……』當祂把蛋還給我之後，我把它交給聖母，並請聖母親它一下……。然後我把它交給聖若瑟，求他撫摸它一下……。最後，我大聲對聖人們說：『請你們

一起說，你們和我一樣喜愛這隻就將從小蛋裡出來的小鳥！』」

「所有的聖人馬上會大喊：『我們和你一樣喜愛這隻就將從小蛋裡出來的小鳥！』於是，我會得意洋洋地把小蛋打破，一隻可愛的小鳥就出來了，就在我旁邊，在天主的膝上。當諸聖們聽到這兩隻小鳥歌唱時，他們將置身在一種我所無法描述的喜樂中……。」



八月五日

一、福音中有一段記載：兩個女人同在磨旁推磨，一個被提去，一個卻被遺棄*。

她說：「我們兩人一起踐行我們的小志業；我很了解妳不能獨自一人推磨，所以我會來帶妳走……要醒寤，因為你們不知道：在哪一天你們的主人要來**。」

她常提醒我說，我們兩個是同夥。如果其中有一個人沒有能力，又有何妨？自從決定彼此不分離以後，有朝一日將共享利益。

在「迴廊邊的小鳥期待神聖之鷹***」的比喻中，這小鳥不停地仰望、愛慕神鷹；我親愛的小德蘭常常告訴我說，她不能想像自己是獨自一人，為她而言兩隻小鳥常是在一起的……。

*瑪二十四 41。

**瑪二十四 42。

***參閱《回憶錄》第二五〇至二五四頁。



二、她藉著一些像下面這樣的話，盡力教導我何謂心靈的貧窮：

「好保姆必須持守自己的分寸，絕不可嘗試去做個了不起的女士！」

我還有日課未唸，她說：

「去唸『午後經』吧！要記得自己是個小小的『修女』，居於眾修女之末！」

*此處也是使用發音相同的「午後經」和「修女」來玩文字遊戲。



三、我說：「妳就要離開我了！」

「啊！寸步不離！」

我又回到我常提的話題：「妳相信我仍有希望在天堂上和妳在一起嗎？對我來說，這似乎是不可能的；這就像要讓一個只有一隻手的小小殘障者與人競爭，要他攀上奪彩竿以奪取那置放在竿頂之物一般……。」

「沒錯，但是如果有一個巨人把這個小小殘障者抱起來，把他高舉，並親自把他所想要的東西給他！」

「……這就是天主要為妳做的，但是妳絕不可自己操心此事，妳必須對天主說：『我知道自己絕不配得到所希望的，但是我像個小乞丐般向祢伸出手，而我確信祢會完全滿全我，因為祢

是這麼仁慈！……』」

✎

八月八日

我說：「妳走了之後，如果人們要寫妳的小史*，我寧願在他們做這件事之前走……妳相信嗎？」

「是的，我相信，但是妳可別失去耐性……瞧！我多麼和善，妳也應該這樣做。」

*指《回憶錄》的出版。

✎

八月

一、我親愛的小妹妹在我們所有的遇會中，盡力使我超脫自己。她把我們兩人的行走比擬為某張圖片上兩個小孩的行走。她，擺脫一切束縛往前走，身上只穿一件長衣，手中空無一物，唯獨拖拉著她的小妹妹。而後者在抗拒，因為她要摘花；雖然已有一大束花牽累著她，但她還要採，不讓任何一隻手空著。

✎

二、有一天她對我說了這個小故事：

「從前有一個『小姐』，她擁有一些不義的財富，而對這些

財物她非常地依戀。」

「她有一個小弟弟，這小弟什麼也不擁有，卻生活得很充裕。這小弟弟生病了，對他的姊姊說：『小姐，如果妳把所有這一切只會煩擾妳的財富投入火中，妳就會成為我的好保姆。把妳小姐的頭銜丟掉吧！當我到達那我馬上就要去的喜樂之國後，我會回來接妳，因為妳將會像我一樣貧窮地生活，不擔心下一天的事了。』」

「『小姐』了解她的小弟弟是正確的，她變得像他一樣貧窮，成為他的好保姆，不再被那些她已投入火中的易朽壞的財富所干擾……。」

「她的弟弟信守諾言，當他到了那天主為王、聖母為后的喜樂之國後，便回來帶她，他們兩人永遠坐在天主的膝上；這是他們所選的地方，因為他們太貧窮了，窮得當不起登上寶座……。」



三、還有一次，她也以上述兩個小孩的圖像來作比喻；此外，還提及一個女主人，這女主人的櫥櫃中什麼也不缺：

「一個過於富有的『小姐』：她有許多玫瑰花蕾，她的身邊有許多鳥兒鳴唱；她有一件裙子，有整組的廚具，還有許多小盒……。」

這些話採自她所讀到的一小段讚美她的英雄——戴奧法·偉納（參閱〈人物誌〉47）——的文字：「他的雙唇有朵玫瑰花蕾，他的耳邊有隻小鳥鳴唱。」

四、一天晚上，她看到我脫下會衣；對我們衣著的襤褸她充滿同情，並用她曾聽過的一種詼諧口氣叫道：

「小可憐*！妳好可憐喲！但是，我對妳說，妳不會永遠這樣的！」

*德蘭經常稱呼瑟琳為「小可憐」。



五、「當我在天堂時，我會從天主的寶藏中拿取寶物，並說：『這是給瑪利的，這是給寶琳的，這是給萊奧尼的，這是給小瑟琳的……』，並對爸爸嘆氣說道：『現在她是最小的，所以我們要趕快去接她！』」



六、她告訴我她生病前不久所做的這個夢：

「妳和兩個我不認識的人在海邊。其中一人提議要散散步，但是她和她的同伴很小氣，她們說應該租一隻小羊代替驢子，讓三個人都坐上去。但是當妳看到這隻小羊馱著這兩個人時，妳說妳要走路。」

「可憐的小羊沿著樹籬走著，牠再也走不動了，不久之後便因負荷過度而倒下去了。」

「後來，在路的轉彎處，一隻可愛的小白羊呈現在妳前。於是妳了解，是牠在妳人生的旅途中支持著妳；接著小羊說了一句話：『妳曉得我的心也要在妳內躍動……。』」

「後來我了解，這是妳對那兩個人愛德的酬報，妳沒有一點埋怨地支持他們。因此，耶穌親自來把祂自己給妳。」

✞

八月十六日

大清早起來，我發現我親愛的小妹妹被痛苦及苦惱折磨得蒼白而憔悴。她說：

「魔鬼在我旁邊；我沒有看到牠，但是我感覺得到……。牠折磨我；牠抓著我，有如以鐵掌抓著我般，不讓我有絲毫的紓解；牠增加我的痛苦，企圖使我失望……。我不能祈禱！我只能注視著聖母說：『耶穌！……我多麼需要夜禱中所祈求的：從暗夜幽靈中解救我們！』」

「我經歷到一些奧秘的事……；在此之前，我的疼痛在右側特別厲害，但是天主問我是否願意為妳受苦，我立即回答道：非常願意……，就在那一刻，我的左側發生了難以置信的疼痛……。我為妳受苦，但魔鬼不願意！」

我深受感動，點了一枝祝聖過的蠟燭，很快地，她恢復了平靜，雖然她身體的這新疼痛並沒有消失。

此後，她稱她的右胸側為「德蘭這邊」，左胸側為「瑟琳那邊」。

八月二十日

「喔！是的，我會來接妳的，因為當妳這樣可愛時，妳的眼睛露出不想活下去的神情。」

~

八月廿一日

「當我說：『我正在受苦』時，妳要回答：『好極了！』我沒有力量說，所以妳要完成我所想說的。』」

她喘得很厲害，為了幫助呼吸，她一遍一遍地唸著：「我正在受苦，我正在受苦……」，但是很快地她就責怪自己，覺得自己好像在抱怨似地，遂對我說了上述的話。

~

八月廿二日

「我的好小姐？我非常愛妳，能被妳照顧多麼甘怡。」
她把我叫過去，對我說這些話。

~

八月廿四日

我們以別人所無法領會的孩子話交談著，護士主管聖達尼老

修女（參閱〈人物誌〉43）讚美說：「這兩個講著不為人知的話語的小女孩多可愛呀！」

稍後，我對德蘭說：「是的，我們兩人很可愛！但是妳，妳獨自一人就很可愛；而我，只有當我和妳在一起時，我才可愛！」

她立刻回答說：

「所以我要來接妳！」

→

八月卅一日

「好保姆，我非常愛妳。」

→

九月三日

一、我在病房的壁爐前來來去去地忙著家務事，一件不如我意的事困擾著我。她說：

「好保姆，不要心神不寧！」

→

二、同一天，但在相同的情況下，我對她說：「受造物不能了解我們彼此多麼相愛……。」她回答道：

「不需要受造物相信；重要的是，事實就是如此……。」

她以確定的口吻說：

「是的，當然！因為我們兩人將坐在天主的膝上！」她以愉快的方式說出「是的，當然！」這個為她非常獨特的詞語。



九月五日

一、「我會保護妳的！……」



二、我很珍惜星期天的自由時間，因為我可以把我小紙片上的摘錄記下來。我說：「今天這個星期天白過了；我們的小本子裡什麼也沒寫。」

「這是莉莉衡量事物的尺度，不是耶穌的。」



九月十一日

一、「好保姆，妳不再是好保姆了，妳是我的奶媽……妳正在照顧一個垂死的寶寶。」

她轉向她親愛的戴奧法·偉納的像，對他說：

「好保姆把我照顧得很好，一旦我到了天上之後，我們兩人就一起來找她，不是嗎？」

二、「我非常愛我的好保姆，非常地愛……當我走了之後，我會再回來謝謝她曾經如此好地照顧我。」

☺

三、她溫柔地注視著我說：

「……但是我要再看到你，你的心的要充滿喜樂，並且你的喜樂沒有人能奪去*！」

*若十六 22。

☺

九月十六日

一、我剛犯了一個小過錯，她張大眼睛對我說：

「你還是會在那裡，在我的旁邊*。」

*意謂「坐在天主的膝上」。

☺

二、她對我對她的照顧感動得落淚，大聲說道：

「啊！我對可憐的好保姆是多麼感激呀！……你將會看到我為你所做的！」

三、我怕她會冷，對她說：「我去幫妳拿一塊小『毛毯』（consolation*）。」但是她回答說：

「不用了，妳就是我的小安慰（consolation）……。」

*consolation 是小塊的毛毯，和冬季的衣物一起分發。

✎

九月十九日

「我的好保姆是甜美的，她妥善地照顧我……我會報答她這一切的！」

✎

九月廿一日

「愛妳的人是我，……；那不愛妳的，不是天主！……是魔鬼。」

✎

九月廿三日

「妳不需要了解，妳太小了……」
她的意思是，我不需要了解天主在我身上所做的。

九月廿五日

「我就要死了，這是確定的……我不曉得什麼時候，但這是確定的！」

~

九月廿六日

一、有一天，我對她說：「妳會從天堂注視著我們，對嗎？」她不加思索地回答：

「不，我會下來！」

~

二、儘管她堅決反對，但我還是在夜間起來好幾次。有一次當我去探視她時，我發現我親愛的小妹妹雙手合在一起，兩眼望著天空；我問她說：「妳在做什麼？妳該試著入睡呀！」

「我不能入睡，我太痛苦了，所以我祈禱……」

「那麼，妳對耶穌說什麼？」

「我什麼也沒說，我愛祂！」

~

三、她生命最後幾天中的一天，在極大痛苦中，她懇求我說：

「啊！好珍妮微修女，請為我求求聖母。如果妳生病的話，我也會為妳多多祈求她的！人都不敢為自己祈求……。」

她歎了一口氣，對我說：

「啊！多麼需要為臨終者祈禱呀！如果你曉得的話！」

這些話，以及其他大部分由耶穌依搦斯姆姆所記下的話，我都聽到了；因為我看到這些話已被記下，所以就不再記錄。除了唸日課時依搦斯姆姆單獨和她在一起所說的話之外，其餘的話我都可以作證。



九月廿七日

「好保姆啊！我的心對妳滿懷柔情！」



九月三十日

今天是我親愛的小德蘭流放的最後一天……她去世之日的下午，耶穌依搦斯姆姆和我陪著她，我們親愛的小聖女顫抖著、衰敗至極，她要我們過去幫助她……她全身的肌肉都極度疼痛，於是把兩隻手臂分別架在耶穌依斯姆姆及我的肩上，就這樣成一個十字形。那時，三點鐘的鐘聲響起，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圖像進入我們心中：我們可憐的小殉道者豈不是耶穌在十字架上活生生的圖像？……

我們曾問她：「誰將是妳最後注視的人？」在去世前幾天，她回答說：「如果天主讓我自己選，那將是院長姆姆」（瑪利·

龔撒格姆姆)。

她臨終時，就在斷氣前幾分鐘，我以一小塊冰敷抹她那發熱的嘴唇；這時，她舉目向我，以一種預示性的堅決目光凝視著我。她的目光充滿了柔情，同時有一種鼓舞及許諾的表情在內，彷彿在對我說：

「前進，前進！瑟琳，我會和妳在一起的！……」

是天主對她啟示我今生將在世上為她進行長遠而艱辛的事業，而祂要藉著她的最後目光在我的流放期安慰我？她的最後目光是所有的修女都極度渴望的，而最後卻給了我；對那最後目光的回憶，一生一世支持著我，為我是一股無法言傳的力量。

面對這樣莊嚴的一幕，全體修女心神懸念。突然間，我們親愛的小聖女垂下雙眼找尋院長姆姆，而院長姆姆正跪在她的旁邊；她那無神的目光又回復到先前那樣，充滿了痛苦的表情。

✞

一八九七年九月三十日

我們親愛的小德蘭最後的話語

「啊！這真是純粹的痛苦，因為沒有安慰。沒有，一點也沒有。」

「我的天主啊！我愛天主……聖母，請來救我！」

「如果這是臨終，那麼什麼是死亡呢？……」

「姆姆呀，我向妳保證，苦杯已經滿到邊緣了！」

「是的，我的天主，一切隨祢所願……但求憐憫我吧！好姊

姊……好姊妹們……我的天主，我的天主，可憐我吧！」

「我不行了……我不行了！可是，我得好好忍受……」

「我……我正在消失……不，我絕不相信承受這麼大的痛苦是可能的……絕不！絕不！」

「姆姆呀，我不再相信死亡……我只相信受苦！」

「明天，還會更糟！嗯，這樣最好！」

黃昏時分，當院長遣散修女們，並說臨終的痛苦將會再延長時，這位神聖的小病人立刻回答：

「那麼，好的！好的！啊！我不要少受一點苦！……」

「啊！我愛祂！……」

「我的天主……我……愛祢！」



與瑪利姊姊的最後言談

〈前 言〉

現在我們來看看聖女小德蘭的大姊瑪利（聖心瑪利修女）所記錄的最後言談。由於環境的關係，瑪利無法像依擻斯姆姆及珍妮微修女那樣時常去病房，所以在她的筆記本中只有很少的「言談」記錄。然而她對自己的小妹妹所說的話很感興趣，因此早在德蘭於一八九七年七月八日住進病房前，她便積極地為德蘭所說的話作證。其實，我們得非常感謝聖心瑪利修女，以下我將指出，小德蘭手稿的寫成，如何歸功於瑪利對自己這位小妹妹的態度。

在列真福品的過程中，人們常要求瑪利對《回憶錄》的緣起加以說明。瑪利很簡明地告訴審查官說，由於她的建議「童年回憶」才被寫出。那是在一八九四年底，一個寒冬的黃昏，她正和依擻斯姆姆以及德蘭修女說話，德蘭講了一些自己童年的意外事情，逗她倆開心。瑪利靈光一閃，認為應該為了家庭的緣故而把這些事情寫下來；之後，她對當時擔任院長的耶穌依擻斯姆姆說：

妳既然准許她寫些小詩取悅大家，難道不可以也讓她寫些童年往事呢？妳將發現她是個不會長留人間的天使，若這樣，

我們便會失去這些頗有意思的敘述了。」依搦斯姆姆起先遲疑，經我們不斷地請求，便對上主之僕說，如果在她的主保瞻禮日能得到這童年回憶，將會給她很大的喜悅*……。

上述瑪利的證詞給了我們一些富有價值的訊息。早在一八九四年十二月，瑪利似乎已知德蘭將不久於人世。還有，德蘭寫詩的才華在加爾默羅會已為人知，並得到准許善為利用。她去世前已寫了五十首詩，其中有一些只是小詩，有的則是二十五、三十節的詩作。由上述的證詞，我們也得以了解瑪利是如何說服了依搦斯姆姆，使她相信讓她的妹妹寫「童年回憶」並無害處。德蘭於一八九五年一月初開始動筆寫作，一八九六年一月依搦斯姆姆主保瞻禮的前一日，她將作品呈給姆姆。（這並非意謂德蘭花了一整年的時間寫作；事實上，她只是利用每天晚上一小時左右的自由時間來寫作。）

在列真福品的過程中，從瑪利對德蘭第二部分手稿*的說明，我們可以明白這堪稱為德蘭「傑作」的作品是如何寫成。瑪利陳述道：

……在她的最後一次退省（一八九六年）中，我親自要求她為我寫下我所謂的「她的小小學說」。她照做了……。

*譯者註：即《回憶錄》第三十章。

一八九六年九月七日晚，德蘭開始做個人退省，顯然是為了

慶祝她九月八日的發願六週年紀念。退省的修女們獲准擁有某種程度的自由，德蘭在退省中收到了以下瑪利姊姊的字條。我們應再次注意到，瑪利已知德蘭正走向生命的終點：

我寫字條給妳，不是因為有事要告訴妳，而是因為我希望從妳……，從如此接近天主的妳那裡得到一些東西；妳是祂特選的小淨配，祂向妳傾吐祂的一切奧秘……，耶穌啓示給德蘭的奧秘非常甘美，我願意再次聽到它們。請給我寫一短箋，這可能是妳最後的一次退省，因為耶穌必渴望品嚐祂的成熟葡萄……。

以上這段話只是字條的一部分，可能只佔了三分之一；字條的其餘部分則流露出很多對德蘭的關懷，因為德蘭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有些字句顯示出瑪利真正體會到她的妹妹和天主之間的「親密關係」。德蘭很快就回覆了這個要求。幾天內，在三張折疊的紙上，她以很小的字體透露了自己內心的秘密。手稿上有不少修正，這表達出一項事實：德蘭是在極度疲勞的狀況下，快速寫出這手稿的。雖然如此，這手稿竟成為她的「傑作」，且被公認是「基督教文學的瑰寶」。在此建議讀者閱讀《回憶錄》的這一部分*。

*譯者註：即《回憶錄》第二三七至二五四頁。

以下僅援引德蘭所寫的前言，因為它表達出德蘭對瑪利姊姊

的態度：

親愛的姊姊！你要我把退省所得作為給妳的紀念品；或許這是我最後一次的退省了。既然院長姆姆允許，那麼我很高興和妳——與我有雙重關係的姊姊——談話，是妳以我之名代為宣誓要僅僅事奉耶穌的。親愛的代母，這個妳將之獻於天主的孩子，今晚要對妳傾訴，她愛慕妳猶如孩子愛慕母親般……，親愛的姊姊，妳願聆聽耶穌啓示給妳的小妹妹的奧秘；其實，我曉得祂也把這奧秘啓示給了妳，因為是妳教導我如何擷取神聖的訓誨。雖然我覺得人的唇舌很難表達出那些連人心都很難了解的事，但我仍將勉強說幾個字*……。

*參閱《回憶錄》第二三七頁。

在手稿中德蘭繼續和瑪利談話，並對瑪利說，她要直接對耶穌說話，因為從耶穌那裡她得到了莫大的恩寵：

在寫這些話時，我要以直接向耶穌傾訴的方式道出，因為這樣比較容易表達我的思想，但仍難避免詞不達意*！

*參閱《回憶錄》第二四〇至二四一頁。

德蘭確實完全表達了她自己，當她談到自己在教會中的「聖召」時，她的修辭達到了很高的境界。她寫道：

作為祢的淨配，作為一個加爾默羅會士，並經由和祢的結合而成為人靈之母，這一切不是讓我感到很滿足嗎？不，並非如此。無疑地，這三個特恩總括我真正的聖召：加爾默羅會士、淨配、母親。但是我覺得我還有其他的聖召，我覺得我還有戰士、司鐸、宗徒、醫生、殉道者的聖召。最後，我覺得我需要而且渴望為了祢，耶穌，而去實踐最英勇的行為。我覺得在我的靈魂內有做十字軍、教宗侍衛的勇氣，我願為捍衛教會而戰死沙場*。

*參閱《回憶錄》第二四三頁。

德蘭美妙地展開她的思想，也許我該說的是，德蘭忠實地追隨自己內在的靈感，並以來自靈魂深處的呼喊作了以下總結：

……我了解愛包括一切聖召，愛是一切，它包括了一切時空……，一語以蔽之，愛就是永恆！於是，在欣喜若狂中，我高呼：「耶穌，吾愛……我終於找到了……我的聖召就是愛！」我已找到了我在教會中的位置，這是祢，我的天主，所賜的位置；在慈母聖教會的心中，我將是愛。因此，我將是一切，而我的夢也將實現*。」

*參閱《回憶錄》第二四六頁。

我們可以從瑪利讀完這幾頁後，給德蘭所寫的便條中得知她

的反應；按《書信全集》（*Correspondance Générale*）的記載，瑪利的這便條寫於一八九六年九月十七日。日子不很確定，但可以從以下瑪利所寫便條的內容推論出：

親愛的小妹！我已讀完妳所寫的那些對耶穌充滿熾熱愛火的篇幅；妳的小代母很高興能擁有這寶藏，而且也很感激她的小代女如此展露自己靈魂的秘密……啊！當我讀到這些不屬於塵世，而是來自天主本性的文字時，不禁淚水盈眶……。

這回條相當長。瑪利最後以對她的妹妹說：「……妳是屬於天主的！」這句話作總結。

此外，瑪利對於德蘭寫出〈啊！瑪利亞，我為什麼愛妳？〉這首詩，也有一份功勞。德蘭有幾次曾表示說，她想當神父是為了要宣講聖母。這在《黃本子》中提過幾次，其中一次很長的話是德蘭在八月廿一日說的；她是這樣開始的：

為了宣揚聖母，我多麼希望自己是神父！只要一次講道，就足以讓我說出我所想的有關聖母的一切……。

德蘭以極長的篇幅發揮這思想，讀者在《黃本子》中可以讀到這些。德蘭對聖母的摯愛是很深的。這愛始於童年，在童年時，她便在對聖母的敬愛上得到適當的引導；而當她十歲，奇蹟性地獲得治癒時，這愛達到了最高峰。她在《回憶錄》中告訴我們這件值得紀念的「童年往事*」。當一切希望都落空時，照顧德

蘭的瑪利，和其他幾個姊姊都跪在德蘭的床邊，熱切地向聖母祈禱。德蘭提及那座在她房間的聖母態像，說聖母像似乎突然栩栩如生：

……突然間聖母對我顯現了她的美麗，這種我從未見過的美是如此吸引人；她的面容散發出無可名狀的慈愛與溫柔，而滲入我心靈深處的卻是聖母那令人神怡的微笑……。

*參閱《回憶錄》第七十四至七十五頁。

德蘭被治癒了。她永遠忘不了那微笑。

從下述德蘭和瑪利的談話，我們可以知道〈啊！瑪利亞，我為什麼愛妳？〉這首詩的來源。德蘭對瑪利說：

「當我們向聖人請求時，他們總讓我們等一等，這使我們覺得他們必須把我們的要求呈上去；但無論何時，只要我向聖母求恩，立刻就得到幫助。」她又說：「妳有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不妨試一試，妳就曉得了。」

於是我請她為我寫下她對聖母的觀點，她便在一八九七年五月寫了她最後的詩作以光榮聖母。她說：「我的小讚美歌表達了我對聖母的一切想法，如果我是神父，我會宣講有關聖母的一切。」

她說的是她的詩：〈啊！瑪利亞，我為什麼愛妳？〉

這首優美的詩由二十五詩節組成，它道出德蘭對福音中所描述的聖母的生活的觀點，那是一種單純、謙遜、完全奉獻給聖子耶穌的生活。德蘭指出，聖母所走的是平凡的道路，所以她才能被「渺小的人」所追隨。在聖母的生活中，沒有奇蹟、沒有狂喜、沒有心醉神迷——只有服事。

在德蘭生命的末期，在痛苦中，尤其在「信德考驗」的黑暗中，她不斷祈求聖母助佑。有時她會重複誦唸她寫給聖母的這篇優美詩作的最後幾行：

妳曾在我生命的清晨對我展露微笑！

請再度對我微笑……母親啊！黑夜近了*。

*參閱《小德蘭詩集》，梁雅明譯，方濟會出版，第七〇頁。

七月八日

一、某一位初學生使她很費心力，我說：「這為妳是個非常大的奮鬥，妳害怕嗎？」

「士兵不怕戰鬥，而我是個士兵。」

在責備了這個初學生之後，她說：

「我不是告訴過妳，我會手持武器奮戰到死嗎？」



二、「這位『賊*』跑得好遠，祂已經跑去偷其他的孩子了！」

*請參閱上冊，依孺斯姆姆的《黃本子》，六月九日。



三、「今天是七月八日，六月九日我就看見『賊』了。如果這是祂的行徑，祂不會很快來偷走我……。」



四、「她們把我放在一張『不幸的床』上，這會讓我趕不上火車的。」

她是指珍尼微姆姆（參閱〈人物誌〉14）在這同一張床上領了三次終傅聖事才過世。

七月九日

醫生來訪視，發現她好了很多。之後，她說：

「『賊』走了！好吧，這是天主的旨意！」



七月十二日

我問：「如果妳得重新再活一次，妳會怎樣生活？」

「我還是照樣生活。」



七月十三日

一、「如果妳曉得我的計畫，曉得我在天堂要做什麼……我將開始我的使命。」

我問：「妳的計畫是什麼？」

「我計畫和我的姊妹們一起回來，回來幫助傳教士們，免得那些異教徒在領洗前死去。」



二、我告訴她說，當她死時，我似乎會失去對別人說話的勇氣，而陷入意志消沈的狀況中。

「這不合乎福音的原則，我們必須『對一切人，就成為一

切*。」

*參閱格前九 22。

☞

三、我說：「喜樂吧！妳很快就要解脫今生的痛苦了！」

「我是個勇敢的士兵！」

☞

四、「好代母應該做什麼呢？」

「要超越修女們之所言、所行。妳必須猶如將不再待在這修院般，猶如妳在這裡只不過停留兩天那樣。妳要謹慎，別說出那些讓妳不喜歡的事，因為妳就要離去了。」

當我寫完以上這些話時，詠唱「又聖母經」（Salve Regina）*的鐘聲響起，她說：

「寧可漏掉這些話，也要守團體規律，這樣要好得多。但願我們能了解這道理！」

*譯者註：詠唱「又聖母經」是加爾默羅會士對聖母的隆重敬禮，於每星期六，及聖母慶日、節日前夕唸完第一晚禱後舉行。每位修女都應參加，身穿白色斗蓬，手執蠟燭。

七月十六日

「假使天主對我說：『妳若現在就死，可以得到大榮耀；妳若八十歲才死，所得到的榮耀就沒有那麼大，但是，更能取悅我。』我會毫不猶疑地回答：『我的天主，我要八十歲才死，因為我不尋求自己的光榮，而只要取悅祢。』」

「大聖人們為天主的光榮而工作，我只是個小靈魂，我只為取悅祂、為祂的興緻而工作。我將高興地忍受最大的痛苦——就算天主不曉得這事，如果這是可能的話；我這樣做，不是為了給天主轉瞬即逝的光榮，而是因為如果我知道這會博得祂唇邊泛起的那抹微笑。」

✞

七月廿五日

「稍微俯身，我就可以透過窗戶，看到落日把自己的餘暉照射在整個大自然中，林梢顯得金黃燦爛。我對自己說：瑟縮在陰影裡和沐浴在愛的陽光中，兩者多麼不同呀！……在陽光中，我將顯得金黃燦爛。真的，如果遠離了愛，我便不會金黃發光，我會立刻停止發亮。」

七月廿八日

一、我們說，要我們放棄散心時間很不容易，除非是為她而放棄。她立刻回答：

「至於我，我很高興放棄散心時間！既然我們活在世上是為了受苦，那麼就要越苦越喜樂……，當我們施恩於一個我們比較不喜歡的人時，我們所行的愛德就更大了。啊！我們在世上多麼不懂得處理自己的這些小事啊！」



二、我對她說：「在愛中度過一生，然後離世，這是多麼幸福啊！」

「是的，但是也不要忽略了對近人施恩行善。」



七月廿九日

一、我對她說，詠唱某一首對聖女瑪爾大的小小讚美歌，為她會是一個立功勞的機會，她立刻說：

「不要立功勞！只要取悅天主……，我若積聚功勞，很快我就會失望了。」

八月一日

「我不知道要怎樣做才會死……噢！我真的被捨棄了……，隨天主的意思吧！」

☩

八月十日

我對她說：「我祈求天主別讓妳受太多苦，然而妳卻備受煎熬！」

「我懇求天主別聽那些會阻礙祂在我身上完成祂計畫的祈禱，我請求祂挪走相反這些計畫的所有困難！」

☩

八月十一日

我對她說：「我不能再向耶穌依搦斯姆姆訴心了*。」

「這是不必要的，除非她需要安慰。從妳這方面而言，只要她不是院長，妳就絕對不應該向她訴心以求自己的安慰。我向妳保證，我都是這樣做的。院長姆姆給了她和我談話的許可，可是並沒有給我許可，所以，我沒對她說過任何關於我靈魂的事。我發現，就是這樣做，修道生活才能成為殉道。不然的話，修道生活就變得輕鬆而且一無價值了。」

*譯者註：依搦斯姆姆已卸下院長職務，那時的院長為瑪利·龔撒格姆姆。



八月十五日

一、八月十三日*，領聖體前，當她聽到團體唸「懺悔詞」時，特別感動。她對我說：

「當我聽到全體修女為我說出：『我向全能的天主、童貞聖母及諸聖們承認我所犯的罪過』時，我心想，喔！是的，她們向諸聖祈求寬恕，做得多麼好……我無法把我那時的感覺說出來。就是這樣，天主使我自覺渺小；這使我感到多麼幸福啊！」

*其實是八月十二日。



二、我對她說：「妳還要受很多苦，這讓我難過！」

「我並不難過，因為天主給了我所需要的一切勇氣。」



三、我們說：「萬一天主今夜要帶她走，就在我們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她走了……我們將感到多麼痛苦呀！」

「啊！我認為祂這樣做很仁慈；祂要把我偷走！」

八月二十日

「我不像那些受過去或未來之苦的人那樣，我只受當下的苦，所以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

✎

八月廿二日

「這樣受苦，沒有人會了解的……。沒有！除非他親身體驗到……。」

這一天，在持續的痛苦之後，她說：

「瞧瞧，天主是多麼仁慈！今天，我沒力氣咳嗽，看，我幾乎完全沒咳。現在，我稍微好一點，我又要開始咳了。」

✎

八月廿七日

我說：「妳想喝點冷水嗎？」

「噢！我好想喝！」

「院長姆姆命令妳要求妳所需要的一切，要服從。」

「我要求我所需要的一切。」

「妳不要求那些能使妳快樂的東西嗎？」

「我只要求我所需要的。所以，當我沒有葡萄的時候，我並不要求。」

喝了水之後不久，她注視著裝水的玻璃杯。我說：「再喝一些吧！」

「不，我的舌頭不乾。」

「妳病得這樣子還找方法刻苦！」

「妳想怎樣呢？如果我聽任自己，我會喝得太頻繁。」

✽

九月一日

關於護士們心須費很多心力照顧耶穌聖心賀曼絲姆姆（參閱〈人物誌〉17）這件事，她說：

「如果我是她的護士，我會很快樂！從本性來說，照顧她可能是很辛苦的一件事，但是我似乎會以許多愛心來照顧她，因為我想到我們的上主曾說過：『我患病，你們看顧了我*。』」

*瑪廿五 36。

✽

九月八日

「啊！童貞聖母！她還不來接我！……」

九月十七日

（我們談到墓地。）

「我了解這事為妳不太容易，可是，我無所謂……，人們將把已死的東西埋入土裏，而不是把昏迷中的我埋在土裏；若是那樣，就太殘忍了！」

✎

九月廿一日

我很想請她給我一句話，不論是關於她所記得的任何往事，或她童年時我對她的悉心照顧都可以。我剛有這樣的想法，她便淚眼汪汪地注視著耶穌依擻斯姆姆和我說：

「好姊姊們……是妳們培育了我！……」

✎

九月廿五日

我溫柔地凝視著她：

「代母，當妳的面容散發出愛的光輝時，多麼美啊！……是這麼地純潔！」

九月三十日

「啊！這真是純粹的痛苦，因為沒有安慰……沒有，一點也沒有。」

「我的天主啊！我愛天主……，聖母，請來救我！」

「如果這是臨終，那麼死亡是什麼呢？……」

「姆姆呀！我向妳保證，杯子已經滿到邊緣了！」

「是的，我的天主，一切隨祢所願！……但求憐憫我吧！」

「好姊姊們……好姊姊們……我的天主……我的天主，可憐我吧！我不行了……我不行了！可是，我得好好忍受……我……我正在消失……不，我絕不相信承受這麼大的痛苦是可能的……絕不！絕不！」

「姆姆呀，我不再相信死亡……我只相信受苦！」

「明天，還會更糟？嗯，這樣最好！」

凝視著自己的十字苦像，說出最後的一句話：

「啊！我愛祂……」

「我的天主，我……愛祢！」



與表姊瑪利·葛林的最後言談

〈前 言〉

在《黃本子》八月十五日的記載中，我們已讀過依擻斯姆姆和德蘭之間的對話：

我對她提到聖十字若望所說的那些為愛情所焚燒的人的死亡。她嘆了口氣說：「我必須說『喜樂和神怡』在我內心深處……；但是這不能鼓舞人靈，如果人們不相信我受了許多苦的話。」我說：「我能感受到妳痛苦萬分！然而一個月之前，當妳提到死於愛情時，妳還說得那麼美。」她說：「我那時怎麼說，現在仍然如此說。」

將依擻斯姆姆所提及的聖十字若望的話語引出，或許會對讀者有所助益。聖十字若望在《愛的活焰》（*The Living Flame of Love*）這本書中寫道：

須知，已經達到這個境界之人的死亡，即使死亡的自然環境相似，他們的死因與死亡狀態也和其他的人大不相同。如果其他人的因老、病而死，這些人的死亡則非如此，儘管他們也是生病或年邁的。因為，除非藉著某些愛的衝勁和相遇，

他們的靈魂不會被疾病和年老強奪而去。這衝勁與相遇遠比疾病和年老高妙卓絕，更有力，也更英勇，因為撕破此紗，並且帶走這顆寶石的，正是靈魂*。

*參閱聖十字若望《愛的活焰》第一詩節第三十號解釋。

聖十字若望在註釋中繼續說，這些人的死亡是非常「溫和及柔美的」，因為他們在「至高的衝勁」和「愛的歡愉相遇」之中去世。他以天鵝之死來作比喻：天鵝的歌聲在死亡的那一刻越發甜美。德蘭常閱讀聖十字若望的這些章節*，並且說自己強烈地渴望死於這種方式，即死於愛情。她確信這位滿全她其他願望的天主，必然會讓她實現這渴望。在愛盡病苦折磨的過程中，她始終堅信這信念。當德蘭的痛苦變得如此強烈時，依搦斯姆姆似乎認為，在聖十字若望著作中所說的和她所見到的德蘭的痛苦之間，存在著某種矛盾。德蘭必須提醒依搦斯姆姆一些事，而這些事也是我們每個人都該知道的。德蘭於一八九七年七月四日說：

吾主在極大的痛苦中死於十字架上，這正是死於愛情的最美境界。我們往往只看到吾主之死；卻沒有注意到聖母同樣死於愛情。死於愛情，絕不等同於死在狂喜激情中。我坦白告訴妳，這似乎正是我所體驗的。

*在病房的床頭，德蘭有一本書，其中包含了聖十字若望的《靈歌》（*Spiritual Cantic*）和《愛的活焰》。她在關於死於愛情的某幾頁

上做了記號。這本書如今仍保存在里修加爾默羅會院。

正如聖德蘭在其他許多具有深度靈性的事情上所做的一樣，她在這裡以簡單的言詞和完美的比喻將「死於愛情」闡明得淋漓盡致。當我們讀了聖十字若望「死於愛情」的詮釋，然後與德蘭實際上如何去世作一比較，我們會再度發現天主實踐了她的願望，她的確是「死於愛情」。

《黃本子》對聖德蘭一八九七年九月三十日的死，有一段生動的描述：

她注視著自己的十字苦像：

「啊！我愛祂！……」

「我的天主……我……愛祂！……」

在說了這些話之後，突然間，她向後緩緩倒下，頭傾向右側。院長立即敲病房的鐘，把修女們召回來。

院長同時說：「把所有的門打開！」她說這話時語氣莊嚴，這使我想到，在天堂上天主也正對祂的天使們說同樣的話。修女們圍著她的床跪下；她們目睹這位正在去世的小小聖者出神的狀態。她的面容恢復了健康時如百合花般的膚色；她的雙眼向上凝望，散發出平安、喜樂的光輝。她的頭有時優美地移動著，似乎有一位以愛情的箭神聖地射傷了她，然後箭被拔出，再射向她……。

為看清她那超然的神情，聖體瑪利修女手持蠟燭走近她。她的眼瞼在燭光下似乎靜止不動，這出神的狀況持續了大約唸

一遍〈信經〉的時間，然後她呼出了最後一口氣。

德蘭的死，完全應驗了聖十字若望的詮釋；而依搦斯姆姆對她妹妹的死亡的描述，絕無杜撰之嫌。還有其他二十多位修女目睹此事，她們中有些人在列品程序中做了相同的描述。當然，每一位修女所受到的感動都不同。例如，耶穌依搦斯姆姆在回顧這件事時，她描述德蘭猶如被一枝箭射傷了好幾次。這自然讓我們想起大德蘭在其《自傳》第廿九章中神秘經驗的相關描述。而德蘭的另一位姊姊瑟琳（珍尼微修女）受到不同的感動。她覺得自己面臨她妹妹的「審判」。有這麼多人為此事作證，這或許是要教導我們：平凡的基督徒真的能「死於愛情」。

當我們讀到聖德蘭神聖的死亡時，必須謹記於心的是：她在到達欣喜出神的境界之前，已在身心兩方面受了好幾個月的痛苦，例如：「信德的考驗」已持續了十八個月之久。德蘭懇請她的姊姊們讓其他人知道她所受的苦；她堅信，除非人們知道她所受的苦難，否則她的「使命」絕不會被人了解。也唯有如此，她才能啟發人靈，並成為人們精神力量的泉源。

或許我們可以說，德蘭的表姊瑪利·葛林（聖體瑪利修女）是德蘭的家族中被揀選來強調德蘭所受的痛苦的一位。她並非刻意這麼做，然而她的確扮演了這個角色。我這裡所指的，並不是她和德蘭的「談話」內容，而是〈關於德蘭病情的信件〉這部分。當然，這些書信並非完全出自瑪利之手，但她寫了大部分，而其中還包括了三十則德蘭親口說的話。有幸的是，在德蘭生命的最後幾個月，瑪利得到龔撒格姆姆的准許，可以自由地晤見德

蘭。她可以很近地觀察到德蘭的痛苦，並聆聽她的「最後言談」。葛林夫婦（參閱〈人物誌〉15，16）非常掛念德蘭，經由他們的女兒瑪利，他們得以完全掌握到德蘭的情況。瑪利似乎是特別為這個工作而安排的，因為她是藥劑師的女兒，也是聶勒醫生（參閱〈人物誌〉20）的小姨子，並且她曾與經常生病的母親和姊姊珍妮（參閱〈人物誌〉21）生活了一些年。因此，無疑地她的信件成為最佳的醫療報導。

聖德蘭和這位小表姊之間的關係非常有趣。我們在《回憶錄》的前幾頁就看到了瑪利·葛林，因為她是聖女的童年玩伴；她只比德蘭大兩歲四個月，在「童年回憶」中，她佔了一席之地。事實上，德蘭對小瑪利的回憶是快樂的，以下的敘述可以證明：

有時，我和小表姊瑪利單獨在一起，那時我真開心，因為沒有瑟琳·莫德隆（參閱〈人物誌〉38）強拖著她玩一般的遊戲；瑪利讓我自由選擇，而我選了一個全新的遊戲。我們兩人——瑪利和德蘭——變成兩個隱修士，除了簡陋的茅屋、一小塊玉米田及一點自種的蔬菜外，身無一物。我們所過的生活是不停地默想，當一個人做活的時候，另一個人從事祈禱。一切都在彼此了解、靜默中進行；一切都如此完美地具有宗教意味*……。

*參閱《回憶錄》第五十八頁。

這兩個孩子在後來的幾年，就過著這種形式的生活。德蘭早在一八八八年四月九日便離開家庭，入里修的加爾默羅會。七年後的八月十五日，瑪利·葛林也入了同一座加爾默羅會院。入會之後，瑪利被安排接受她表妹德蘭的指導，如我們所知的，德蘭已於一八九三年二月奉命管理初學生。加爾默羅會士高師神父對此作了以下說明：

家族關係對德蘭的工作並無助益，這一點我們已在珍尼微修女身上看到了。對於已成為聖體瑪利修女的表姊而言，情況也是一樣。當一個具有強迫性及心窄傾向的人，要從自己昔時的玩伴那裡接受默觀修道生活的指導時，會有許多困難發生的。所以，德蘭贏得表姊的信賴，並非沒有困難；從瑪利不久之後寫給家人的健康報告中，可以看出她對初學導師的尊敬和眷戀。

以上高師神父的觀察，使我們想起他所說的關於德蘭和瑟琳（珍尼微修女）的話。情況非常相似：瑪利·葛林和瑟琳一樣，入會時是二十五歲；她也有既定的獨立生活方式。她和瑟琳生活了多年，尤其是馬爾定先生因病而被安置在依希德·葛林先生家中的那六年。因此，我們可以了解瑪利會如何回應德蘭的指導。然而實際的困難是，瑪利入會前已向龔撒格姆姆訴心多年，而龔撒格姆姆是她入會時正式的初學導師。因此，德蘭的神修指導必然顯得多餘。

高師神父說瑪利備受心窄之苦，這是千真萬確的。甚至在一

八九七年六月，當德蘭已不再是初學院的「頭」時，瑪利仍因「心窄」而飽受折磨。很有意思的是，在現存的一封信——那時她還是初學生——所寫的信中，德蘭曾針對瑪利的心窄勸導過瑪利。這封信因具有歷史重要性因而值得被引用。一八八九年五月廿九日瑪利寫信給德蘭，談到她因經驗到某種疑慮而不想領聖體。年方十六的德蘭於一八八九年五月三十日給了瑪利以下的答覆：

妳寫信給我，很好，我了解一切了！

妳連最小的罪也沒犯；我十分了解這類誘惑，因此我可以毫無畏懼地向妳這樣保證，並且耶穌在我心底也這樣告訴我……，不要理會這一切誘惑，不要予以一絲一毫的注意。

我是否要對妳說一件曾使我很痛苦的事呢？

那便是我的小瑪利在耶穌升天瞻禮，以及聖母月的最後一天沒去領聖體……啊！這使耶穌多痛苦啊！……

魔鬼如此精於欺騙一個靈魂！但是，親愛的，難道妳不曉得，這就是魔鬼一心一意想做的事？這個背信的傢伙知道，牠無法使一個想要完全屬於耶穌的靈魂犯罪，因此牠就企圖使這靈魂相信自己有罪……。

我說這封信有價值，乃因其具有歷史的重要性。耶穌聖嬰德蘭修女去世後，即廣為普世所注意，那時大家都認為她有可能「列品封聖」。她的著作受到嚴格的審查。這封寫給瑪利的特別信件被交到郇主教（Monsignor de Teil）手中，他是德蘭列品案的

副申請人。一九一〇年十月廿八日，他把這封信呈給教宗碧岳十世，並解說道：「聖父，這位小聖女對您的《勤領聖體》通諭作了以下『預先』的註釋。」聖父讀了這封信後說：「恰逢其時！這給我很大的喜樂。列品程序必須加速進行。」

關於瑪利·葛林和聖德蘭之間的情誼，另有兩件事情，我必須提出。首先是聖女在修院中對表姊的態度。無論她們之間多麼不同——聖體瑪利修女缺乏信心，然而德蘭卻把她的表姊視為具有相同性情的靈魂。在一封寫於一八九七年七月十二日的信中（請參閱第一五四頁），瑪利陳述道：

……親愛的父親，有件事給我很大的幸福；那便是在我領受頭紗的前幾天她對所我說的話。我將之視為她對我的「意願和遺囑」……。那時，她還沒有死亡之虞，她的病情尚不為人知；突然她以一種我永難忘懷的深邃眼光凝視著我說：「啊！好姊姊，答應我妳要成聖，要成為一個大聖人。」我驚訝地注視著她，她繼續說：「是的，我對妳這樣說，是因為我發現妳具備成聖所需要的一切條件。妳若不成聖，相信我，妳將非常不忠於聖寵。啊！我懇求妳成聖，是天主邀請妳成聖的。當我不在世時，為了不讓天主有所失落，妳一定要為我們兩人成聖；我覺得妳的靈魂被召叫像我一樣成全；一旦我走了，妳得取代我。」

此外，我們也有一封瑪利·葛林於一八九七年七月二十日寫

給波提爾太太的信（請參閱第一五九頁）。波提爾太太就是童年遊戲中（《回憶錄》第五十八頁）所提到的瑟琳·莫德隆（瑪利·葛林的大表姊）：

我感謝天主讓我認識這位小聖女，她在這個團體中是如此地被愛、被欣賞……。她沒有驚人的聖德，不愛特異的苦行；她，只愛天主。世人可以效法她的聖德，因為她懷著愛努力地做每一件事，並接受一切小忤逆；她把每一刻所遭遇的小犧牲看成天主的恩賜。她在一切事上看到天主，她使自己的舉一動儘可能做得完美。她將每天的責任置於一切之先；至於令人愉悅之事，她曉得如何在享用時聖化它，並將之呈獻給天主……。有一天我問她：「妳有時會不會拒絕天主呢？」她說：「不，我不記得自己曾在任何事上拒絕過祂。即使在我很小的時候，打從三歲開始我就沒有拒絕過天主任何事。」她這樣的回答，不是把一切都說出來了嗎？即使在我們加爾默羅修會中，也很少聽到這樣的話。從未在任何事上拒絕過天主！

我們所擁有的瑪利·葛林對耶穌聖嬰德蘭修女的證詞，是多麼完美啊！這封信是在一八九七年七月二十日寫的，在這麼多年前它就提出了教會後來所要發表的正式教導：德蘭的聖德是所有的信友都可仿效的。可惜的是，我們並沒有這位修女關於德蘭在修院的生活，以及踐行美德的更進一層證詞，但是以上所提這一點就已足夠了。瑪利·葛林（聖體瑪利修女）患了和德蘭同樣

的病，於一九〇五年四月十四日去世。



七月十一日

「當妳在實踐愛德上有所掙扎時，我建議妳讀一讀《師主篇》的〈忍耐他人的缺點〉這一章。妳會發現妳的掙扎不存在了，這一章常使我獲益很多。它很好而且千真萬確。」



七月十八日

我要求她到天國後，為我求得一些大恩寵：

「噢！當我在天國時，我要成就許多事，許多大事……這不可能不是天主親自給我這渴望，我確信祂一定會滿全我的！還有，當我到了那邊之後，我會緊緊地跟著妳！」

我說我可能會害怕，她說：

「妳的護守天使會使妳害怕嗎？他隨時都跟著妳；啊！我也要那樣跟著妳，甚至更親近！我不會讓妳有任何偏差的……。」



七月

「當我們對院長姆姆的話稍微有所評論時，往往會帶給天主

些微的痛苦；若我們評論得越多，祂越痛苦，即使只是在心中評論。」

☩

八月二日

「我未曾在被愛與被嬌慣中獲得任何本性的喜悅，反而是在羞辱中，我尋得很大的喜樂。當我犯了一個使我受辱，並且使我看到自己是什麼的過錯時，哎！那時我體驗到一種本性的喜悅；我體會到一種真正的喜樂，就如同妳被愛時所感受到的一樣。」

☩

九月十一日

「妳一定要很溫和；別說嚴厲的話，語氣也不要強硬；不要表現出嚴厲的神情，經常要溫和。」

「妳看，妳昨天曾讓某修女困窘；過不了多久，另一位修女再次讓她難堪。結果呢？……她哭了！……所以，如果妳沒有嚴厲地對她，她會比較容易接受第二個挫折，這挫折在無形中就過去了。但是這兩個挫折緊接著發生，使她很傷心；如果妳溫和對她，什麼也不會發生的。」

有一天，她要我答應她成聖，並問我是否有所進步，我回答說：「當妳離世升天後，我答應妳要成為聖人；那時我會全心努力的。」

「喔！別等到那時，現在就起步。進入加爾默羅會之前的那個月，為我留下了甜美的回憶。起初，我像妳一樣對自己說：『當我在加爾默羅會時，我要成為聖人；在這等待之時，我不用太為難自己……』但是天主使我懂得時間的價值；我做了和我所想的完全相反的事。我非常忠實地準備入會，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月份之一。」

「相信我，別等到明天才開始成聖。」



其他的言談

這一部分的資料主要來自耶穌聖嬰德蘭修女「列真福品和列聖品程序」中的證詞。為審查德蘭的生活、德行、著作等，教會設立了兩個法庭；第一個，成立於一九一〇年八月三日，是在聖座的批准下，由主教所設立的，被稱為「教區程序」（the diocesan process），簡稱D P。第二個，於一九一五年三月十七日，由聖座所設立，稱之為「宗座程序」（apostolic process），簡稱A P。耶穌依搦斯姆姆為每一個程序準備了註解，分別稱為「為教區程序準備的註解」（preparatory notes to diocesan process），簡稱P N D P，及「為宗座程序準備的註解」（preparatory notes to the apostolic process），簡稱P N A P。

耶穌依擗斯姆姆

五月

有一天，在接受了灼泡療法之後不久，她就馬上去參加彌撒並領受聖體；我哭了，因此無法參與公唸日課。我隨著她一起進入她的斗室，當時所見的情景常浮現我眼前：她坐在小凳子上，後背挺直靠在粗糙的隔間木板上。她非常疲憊，以一種悲傷但溫柔的眼神注視著我。我的淚水倍增；想到這樣子會使她痛苦，我便跪下致歉。她說：

「為了領受聖體，這還不算受太多苦！……」

重述這句話，並不能重現當時的情境；必須親耳聽她說這句話才能體會*。

*這一段和以下兩段敘述出現在《綠本子》的五月廿一及廿六日，請參閱《最後言談全集》，第二冊，第卅八及四十頁。《最後言談全集》第一冊及第二冊，以下簡稱DE 1與DE 2。關於《最後言談全集》，請參閱〈導論〉，第7及8頁。

這些日子她咳得很厲害，尤其是在夜間。她不得不坐在自己的草墊上以減輕呼吸困難，並為得到片刻的喘息。我希望她能被安頓到病房去，在那裡她可以有較好的床墊；但是她說，只要她在自己的斗室感到比較快樂，人們就要把她留在那裡直到最後的一刻：

「在這裡她們聽不到我咳嗽，我不會干擾到任何人。此外，當我被照顧得再好時，我不會快樂的。」



在接受另一次灼泡療法之後，她的護士，一位可敬的年長修女，非常仁慈並且盡心地把她安置在病房的一把扶手椅上。為了使她舒服地靠在椅上，這位護士在椅背上放了一個又一個的枕頭；可憐的病人只能坐在椅子的邊緣，而且隨時都有從椅子上滑下去的危險。她不但沒抱怨，反而謝謝這位修女，並且在整整一天中聆聽那些好意前來探視她的修女們的問候：「啊，希望妳被安頓得很好！有那麼多的靠枕！可見妳真是被一位好母親照料著……。」

當我看到她臉上浮現出一抹我所熟知的微笑時，我完全意識到了她的處境；我非常震驚……，然而要補救這情況已經太遲了。



六月

一八九七年六月九日，聖心瑪利修女告訴她說，我們在她死後會非常難過。她回答：

「喔！不會的，妳們將看到……有如下玫瑰花雨一般……。」

她又說：

「我死之後，你們將在信箱之中，找到許多安慰*。」

* AP, 2337 (DE 1:438) 。

✎

（耶穌依搦斯姆姆保存了一張於一八九七年六月所剪下的和牛奶瓶有關的漫畫。）

這是一張無意間從報紙上看到而剪下來的漫畫，耶穌聖嬰德蘭修女帶著淘氣的笑容把它給了我。那時她病得除了牛奶外什麼也不能吃，我為此感到非常難過。為了逗我笑，她說：

「我的牛奶瓶就像這個酒鬼的酒瓶般，忠實地跟著我。瞧，除了他棍子的下端外，人們什麼都看不到！」

這張漫畫畫的是一隻狗，嘴裡叼著一個瓶子，牠被主人（未出現在漫畫中）用棍子追趕著快速奔跑。

七月

在德蘭心中，天堂就是瞻仰天主及完全被祂佔有。她效法其他聖人，特別是聖多瑪斯（St. Thomas Aquinas），除了渴望天主本身以外，不要其他的回報。她謹記吾主的話：「永生就是認識祢……」，對她而言，認識祂就是愛祂，如此她才能說：

「那使我的心躍動的唯一期望，便是愛——我所將接受的愛，及我所能付出的愛*。」

* PNAP，渴望天堂（DE 2:448）。

→

我請她解說一下她願意在死後教導人靈的「道路」：

「好母親，這是赤子之心的道路，是信賴的道路，是完全委順的道路。我要把這些對我如此有效的小方法教給人們，告訴他們說，此生只有一件事情要做：向耶穌拋撒小小犧牲的花朵，溫柔地對待祂；這就是我待祂之道，而正因如此，我也將妥善地被接納*。」

*《最後的話》七月十七日（DE 2:169）。關於《最後的話》，請參閱〈導論〉，第九頁。

八月

一天晚上，在病房中，她異於往常地向我傾訴她的困擾。她尚未就此論題對我如此坦誠過。在此之前，我只略知她的信德考驗。

「若妳曉得多麼可怕的想法盤據著我！請多為我祈禱，使我不聽信那個想以諸多謊言說服我的魔鬼。以下這種最壞的物質主義理念佔據著我的心：日後，當科學不斷往前進展時，它將從自然的角來解釋一切；那時人們將以絕對的理性來解說一切存在之事，及那些仍然有困難之事，因為還有許多事物等待人們去發現……。」

「我願在死後行善，然而這並非採之在我！就如珍妮微姆姆的情況一樣：我們期待她行奇蹟，但是她的墳墓卻陷於一片死寂……。」

「好母親呀，當一個人如此愛天主時，還會有這樣的想法！」

「最後，為使那些可憐的無信仰者能獲致信德之光，我奉獻這些強烈的痛苦，我也為所有脫離教會信仰的人而奉獻。」

她補充說，她從不和這些邪惡的思想爭論：

「我在被脅迫的情況下忍受這些想法，但當我忍受時，我從未停止信德的行動*。」

* PNAP，信德的考驗（DE 1:525）。

「我在加爾默羅會內忍受寒冷到幾乎要凍死的地步。」

我很驚訝聽到她這麼說，因為在冬天時，她並未曾顯示出受寒冷之苦的樣子。即使在最冷的時候，我也未曾看到她像我們這樣，本能地搓著手，或異於平常地彎著身子快走*。

* PNAP，節制（DE 1:537）。



在這段患病期間，她的耐心必然多次博得天主的微笑！她忍受的是何等的痛苦啊！有時，她像一隻即將被祭獻的可憐羔羊般歎息。有一天，她告訴我說：

「好母親，對那些受劇烈痛苦折磨的病人，妳要小心守護；不要在她們附近留下任何有毒的藥物。我向妳保證，當一個人受苦太厲害時，會一下子失去理性的，那時，他很可能會服毒輕生*。」

* 《綠本子》八月卅日（DE 2:348）。



九月

一天，在她面前，院長姆姆對醫生談到最近在城裡購買一塊新墓地的事，因為舊的墓地已不敷使用了。院長又說，今後我們打算把墓穴挖到可以容納三具棺木的深度。耶穌聖嬰德蘭修女笑

著說：

「那麼，我是第一個光顧這新墓園的囉！」

醫生非常驚訝，勸她不要想喪葬之事。她回答說：

「畢竟，想這件事是很快樂的呀！不過如果這洞那麼深，會讓我擔心，因為那些把我放到洞裡去的人可能會發生意外呢！」

她以開玩笑的口吻繼續說：

「我已經聽到一個工人喊道：『不要拉那條繩索！』另一個回答道：『往那邊拉！嘿，小心！好了，好了！』人們把土撒在我的棺木上，然後就離開了。」

葛尼爾醫生走後，我問她是否真的不在意被如此深地埋入土中。她驚訝地回答道：

「我不了解妳！這對我有什麼關係？當我得知將被埋進一個公共的墓穴時，我一點排斥之心也沒有*。」

* PNAP，謙遜（DE 1:661）。

珍尼微修女

六月

在生病期間，她曾忍痛隨團體到聖心亭去，在唱讚美詩時，她坐著。有一位修女做手勢邀她加入合唱的行列；她很累，站不起來，但她還是立刻站了起來。當我在事後為此事責備她時，她簡單地答道：

「我已養成服從每一個人的習慣了，我如同服從天主的旨意般服從每一個人*。」

* DP, 1029。



一八九七年，在生病之前，耶穌聖嬰德蘭修女就告訴我說，她盼望在這一年之內去世；以下是六月她被肺結核病纏身時告訴我的理由：

「妳難道沒看出，天主要在我成為神父之前的年齡來把我帶走……，如果我能成為神父，那將是在今年六月，在這次的祝聖中我便能領受聖秩了。為了不讓我遺憾，天主允許我生病；這麼一來，我便不能參與祝聖，並且我將在執行我的傳教使命之前去世*。」

* DP, 2740 (DE 1:619, 註 4)。

☞

七月

一位修女曾對她說，為了補贖她的罪過，她可能會在去世前的一小段時間經歷到恐懼，她說：

「以對死亡的恐懼來補贖我的罪過……？這比污水更沒力量！如果我真感到恐懼，我將為罪人們而把這些恐懼奉獻給天主；既然這是一個愛德的行動，這痛苦會比水對人們更有力量。為我而言，唯一能淨化我的是天主的愛火*。」

*這一段話及以下的六則，出自 DE 1:588。

☞

有一天，在領完聖體後，她說：

「這就像人們把兩個小孩子放在一起，這兩個小孩彼此不發一語；其實，我對祂說了一些小事情，但是祂沒有回答我，可能祂睡著了。」

☞

「當我快去世時，我將不發一語，我不會給任何意見的。不論人們把我放在左邊或右邊，我都沒有意見。有人會說：把她放在這邊比較好；人們也可能會在我身邊放置火炬，但我都不發一

語。」

☩

一天，她佇立於圖書室前，說道：

「啊！如果我讀完所有這些書，我一定會很懊悔的！」

我問：「為什麼呢？妳會很有收穫的！我可以了解妳會後悔去讀這些書，但是妳不必懊悔妳已經讀過它們。」

「如果我已讀完這些書的話，我會耗費腦力，而且我會花掉那些原本可以用來單單愛天主的寶貴時光……。」

☩

「我似乎在一種無法思考的心境中。」

「沒有關係，天主曉得妳的心意；只要妳謙遜，只要妳快快樂樂地。」

☩

有一次，修院的鐘響了，我沒有很快前去，她說：

「快去盡妳的小責任。」

接著，她又說：

「不，盡妳小小的愛心！」

另一次我對她說：「我必須工作，否則耶穌會難過。」

她回答道：

「不，難過的是妳；祂不會因我們工作的安排而難過，但是如果我們未全力事奉祂，那麼我們會多麼悲傷啊！」

當她出其不意地咯血時，她認為自己是為天主流血而欣喜不已：

「情況不能不是這樣。我就知道我會得到這樣的安慰：看到自己因愛的致命而傾流鮮血。」

✞

有一次我對她說：「既然妳想去西貢（Saigon），也許當妳在天堂時，我會代替妳去完成妳的工作，我們兩人會做成完美的工作。」她回答道：

「啊！如果妳去那裡，不要認為妳是去完成些什麼。這是不需要的。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是完美、圓滿的，唯一有價值的是愛……。如果妳去那裡，那是耶穌的心意，不是別的。別認為這是一件有益的工作，這只是耶穌的心意*……。」

*錄自珍妮微修女的筆記本（DE 2:482）。

耶穌聖心瑪利修女

五月

護士建議她每天在花園散步十五分鐘。我遇到她，她痛苦地走著，似乎筋疲力竭了。我說：「妳最好休息一下；在這種情況下散步對妳毫無益處。妳只會累壞妳自己。」

「妳說得是，但是妳知道是什麼給我力量嗎？其實，我在為一個傳教士而行走。我想在遙遠的某處，也許有一個傳教士為了使徒工作而筋疲力竭了，為了分擔他的憂勞，我把我的辛苦奉獻給天主*。」

* DE 1:635。

~

七月

在加爾默羅會內，她最大的痛苦是無法每天領聖體。她在去世前不久，對害怕每天領聖體的龔撒格姆姆說：

「姆姆，當我到天堂時，我會使妳改變心意的。」

這事果真實現了。天主之僕去世後，駐院司鐸每天給我們送聖體，龔撒格姆姆不再像以前那樣排斥，而是快樂地領受了*。

* DP, 1647 (DE 1:440) 。



一天，我對她說：「唉！如果只有我一人因妳的離去而受苦，那倒好；然而我要怎樣安慰耶穌依搦斯姆姆呢？她愛妳愛得如此深！」

「別擔心，她不會有時間想到她的痛苦的，因為終其一生她都會為我而忙碌，她甚至沒有時間去做每一件事*。」

* NPDP, 1908 (DE 1:659) 。



一八九七年八月，她去世前六週左右，我和耶穌依搦斯姆姆、珍尼微修女在她身邊。忽然，她以一種屬天的神情注視著我們，在沒有上文的情況下，清晰地說：

「妳們知道得很清楚，妳們正在照顧一個小聖女。」

在列真福品的程序中，當耶穌聖心瑪利修女被問到天主之僕是否對這句話有所解釋或修正時，她回答道：

「我深受這話感動；我好像在聆聽一位聖人預言他身後將發生的事那樣。因感情激動，我退離病房；我不記得是否還聽到別的話。」

* AP, 2339 (DE 1:651) 。

聖三瑪利修女

(聖德蘭的初學生之一)

四月

以下是她告訴我的一件事，此事發生在她去世前五個月：

「一天晚上，護士把一個熱水瓶放在我的腳下，並用碘酒敷我的胸口。我全身灼熱，口渴難熬。在接受這種治療時，我忍不住對吾主抱怨說：『我的耶穌，祢是我的見證，祢看我已全身滾燙，而她們還要火上加油！啊！真希望我能有半杯水！……我的耶穌，祢的小女孩好渴呀！然而，她很高興能有這個機會忍受必需品的匱乏，為的是更肖似祢，也為了拯救人靈。』護士很快就離我而去，我沒期待在次日清晨前再看到她；當我在幾分鐘以後看到她折回來，並帶給我一杯清涼的飲料時，我太驚訝了……啊！耶穌真好！對祂傾吐心聲是多麼甘怡的一件事啊*！」

* NPAP (DE 1:785)。

五月

昨天，「摘瓣的玫瑰」這首歌讓我記起一段珍貴的回憶。巴黎梅心路（Messine Avenue）加爾默羅會院的瑪利·亨利德院長（Marie-Henriette），曾要我請求德蘭修女就這主題作一首詩。由於「摘瓣的玫瑰」這主題與她的感受相符合，所以我們親愛的聖女全心投入寫詩的工作。亨利德院長收到詩作很高興，不過她寫信告訴我說，這首詩缺了最後一段；那一段的內容是，天主在我們死後會把這些被摘掉的花瓣，聚集成一朵在永恆中輝耀的美麗玫瑰花。德蘭修女對我說：

「就讓院長按她的理解完成那一段吧！至於我，我一點也沒有靈感這麼寫。為了讓天主喜悅，我渴望永遠被摘掉花瓣。就是這樣*！……」

*參閱聖三瑪利修女於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七日寫給依搦斯姆姆的便條。

3/A

六月

我對我們這位天使身前漫長三個月的病痛感同身受……。因為我年輕可能被傳染，因此我被禁止和她說話。（然而我知道我不會被傳染，因為德蘭修女肯定地告訴過我，沒有人會被傳染的，她已向天主這樣祈求了。）有關她健康的消息，一天比一天更令人感到悲傷，痛苦壓得我透不過氣來……。一天，我去花園

透透氣，看到她在栗樹下，坐在輪椅上。她獨自一人在那裡，並示意我走近她。「呃！不行，我沒有得到和妳說話的許可，她們會看到的。」我進入聖容亭內開始哭泣；抬起頭時，我驚訝地看到小德蘭坐在我身邊的一段樹幹上。她說：

「我並沒有被禁止來看妳，即使我要因此而死，我也要安慰妳。」

她擦乾我的眼淚，把我的頭靠在她的胸口。我求她回到輪椅上，因為她發燒，顫抖不已。

「好的，但是妳要先對我笑一笑！」

我擔心她病情加重，因此立刻照做，並扶她回到輪椅上*。

*參閱聖三瑪利修女於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廿七日致依搦斯姆姆的信

(DE 1:780)。

~>

看她生病，我非常痛苦，我常對她說：「啊！生命多可悲呀！」但是她立刻回答說：

「生命並不可悲！相反地，它是喜樂的。如果妳說：『流放是可悲的』，我能了解。人們把必須結束的，稱為生命，這是一種錯誤。唯有那些屬於天堂，且永不死亡的事物，才能真的被稱為生命；基於這個理由，生命並不可悲，而是喜樂的，是非常喜樂的*！……」

* DE 1:781。

七月至八月

一個慶日，在餐廳，她們忘了給我甜點。晚餐後，我去病房探望德蘭修女，發現用餐時坐在我身旁的修女也在場，我向她直言我被遺忘了。德蘭修女聽到我的話，要我提醒在餐廳服務的修女這件事；當我求她不要逼我做這件事時，她說：

「不行，這是妳的補贖；妳不配接受天主向妳要求的這個犧牲。是祂要剝奪妳的甜點，因為是祂允許她們忘記的。祂相信妳會慷慨地做這個犧牲，然而妳卻使祂的期待落空，並且要求自己的權利！」

她的教誨結出了果實，治癒了我，使我永不重蹈覆轍*。

* NPAP (DE 1:781)。



八月

以下這件事喚起我對耶穌德蘭修女親密的回憶。約在她去世前一個月，整個團體都很哀傷，而我的哀傷當然不下於任何人。有一回，當我到病房探望她時，我注意到在她的床腳有一個紅色的大氣球；這氣球是給她消遣用的。這球引起了我的興趣，我忍不住對她說：「我多麼想玩一玩啊！」她笑了笑；由於弱得不能忍受任何聲響，她說：

「趁著沒有人，到我後面玩玩吧；我會閉上眼睛的，這樣

就不會暈眩了。」

我開心地拿了球盡情地玩著，小德蘭半睜著眼睛偷窺我，且忍不住笑了起來。於是我對她說：「哀傷太久了，我無法再忍受了！好想玩一玩妳聖誕節送我的陀螺，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但若被人看到了，人們也許會憤慨地說我沒心肝。」

「不，我要妳拿著陀螺到初學院的小頂樓玩一個小時，在那裡不會有人聽得到的；如果有人看到了，就告訴她們說，是我要妳這麼做的。快去，想到妳能盡情地玩著，我就很快樂*。」

*參閱聖三瑪利修女於一九〇六年聖週五致依搦斯姆姆的信（DE 1: 782）。

☞

「當我在天堂時，妳要常常將祈禱和犧牲充滿我的小手，為了讓我喜悅地把它們如恩寵花雨般撒在人靈上*。」

* NPAP (DE 1:582) 。

☞

九月

在她去世前八天，我想到她的死期已近而哭泣了一整夜。她注意到了，對我說：

「妳哭了，眼淚裝進貝殼裡了嗎*？」

我不能說謊，……而當我承認我沒這樣做時，她傷心了。她回答說：

「我就要離世了，妳若不答應我忠實地遵守我的勸告，我會對妳不放心的。我認為這對妳的靈魂極為重要。」

我只好順從，並對她許下諾言；不過，我還是求她允許我為她的去世而隨性哭個夠**。

*指德蘭在繪畫時所使用的一個貝殼；德蘭曾告訴初學生聖三瑪利修女說，每次當她想哭時就將貝殼拿來盛眼淚，以革除她愛哭的習慣。

** DE 1:783。



她去世那天，晚禱後，我到病房去；我看到天主之僕正以無比的勇氣承受最可怕的臨終掙扎。她的手發青；她極度痛苦地交握著雙手，並且在極度痛苦的情況下，以一種極清晰、強大的聲音哭喊道：

「我的天主！……可憐我吧！……瑪利亞，請來救我！……我的天主，我多麼痛苦啊！……苦杯已滿……滿到邊緣了！……我從來不曉得要怎麼死！……」

院長姆姆對她說：「要勇敢，妳正走向終點，再過一會，一切都會結束的。」

「不，姆姆，還沒結束呢！……我覺得我還會這樣受苦好幾個月。」

「如果天主要妳這樣長的時間留在十字架上，妳接受嗎？」

她無比英勇地說：

「我非常願意接受。」

然後，她的頭向後仰，靠在枕頭上，神情是如此地平靜，如此地委順；至此我們的眼淚再也抑制不住了。她完全像一位等待著另一波折磨的殉難者般；我離開病房，再也沒勇氣面對這極度悲苦的景象。只有在最後一刻，我才又重回病房，與修女們在一起；一八九七年九月三十日，星期四晚上七點鐘，我親證她臨終時那柔美與深遠的出神目光*。

* DP，2793-2794 (DE 2:486)。

聖奧斯定德蘭修女*

七月

「告訴我，妳有過掙扎嗎？」

「喔！有的。我的個性不是隨隨便便的；這並不表現在外表上，但是我知道得很清楚，我可以向妳保證，我沒有一天不受苦的，沒有一天。」

「但是有些人認為妳沒有受過苦。」

「喔！這是受造之人的評斷！因為她們沒看到，她們不相信**！」

*參閱〈人物誌〉45。

** DE 1:788。



「有一些修女認為妳會經驗到對死亡的恐懼。」

「這些還沒有發生，如果發生了，我會忍受的。但是如果這些恐懼來到，它們也不足以淨化我，它們只不過是漂白水罷了！……我需要的是愛情之火*。」

* DE 1:421。

天使瑪利修女*

有一天，當大家圍在她的床邊時，耶穌依搦斯姆姆對她說：「妳願意為團體撒花嗎？」

「喔！不，好母親，請別要求我做這件事；我不為受造物撒花。除了童貞聖母及聖若瑟之外，我不為其他的受造物撒花**。」

*參閱〈人物誌〉28。

** DP, 2016 (DE 1:791)。



在上主之僕去世前幾天，我們把她的床推到迴廊下。負責庭院的聖心瑪利修女對她說：「這裡有一枝石楠花的嫩芽快枯死了，我要把它拔掉。」

「啊！聖心瑪利修女，」她以懇求的語氣說道：「我不了解妳……我求妳，為我這即將死的人，而讓這可憐的石楠花活命吧！」

她必須更進一步堅持，但是她的願望得到了尊重*。

*參見一張附加在 NPAP (DE 1:545) 之上的活頁紙。

耶穌艾梅修女

一八九七年九月的最後幾天，我們親愛的聖女虛弱得無法自行移動；在整理她的床鋪時，我們必須暫時把她移到另一張床上。看到護士們怕傷害到她的那種為難情況，她說：

「我相信耶穌艾梅修女可以輕鬆地把我抱在她的懷中；她高大又強壯，並且對待病人很溫柔。」

於是我們請這位好修女，輕鬆地把我們神聖的小病人抱起，不讓她受到絲毫震動。這時，這位以雙臂環繞著艾梅修女脖子的天使，以充滿感激的笑容向艾梅道謝；這甜美的笑容令艾梅修女永難忘懷，甚至還彌補了她未能目睹這位小聖女去世的遺憾。艾梅修女是唯一因為未聽到里修加爾默羅會院的病房，在最美麗的死亡的最終時刻，所發出的召喚修女們集合的鐘聲，而不在場的一位*。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七日耶穌艾梅修女的訃文；參閱 DP, 2222 與 AP, 2455 (DE 1:561)。

無名氏

我們問她，當我們向在天國的她祈禱時，該怎麼稱呼她：

「你們可以稱呼我為小德蘭。」她謙遜地回答。



關於德蘭病情的信件

聖體瑪利修女寫給葛林先生的信

——一八九七年六月五日

親愛的父親：

我們親愛的耶穌聖嬰德蘭修女實在病得很重，大家都很擔憂。今天早上我們不得不請葛尼爾醫生前來為她診治。她可以起身，但整體說來她感到自己很虛弱。現在她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病得很重。她的肋旁非常疼痛，並且幾乎無法進食。昨天，她把晚餐都吐出來了，而當她咳嗽時也常會嘔吐。我們真的很擔心……。

院長姆姆比任何人照顧她都照顧得更好。由於德蘭修女的病情變化得很快，恐怕不久之後就無法站立了；我們想在院長姆姆的主保瞻禮前為她照相留念。如果她的健康狀況繼續如此的話，那麼到這個週末，她的臉色將會很差，那時根本不要想為她拍照了。而尤其是如果葛尼爾醫生採用灼泡療法為她治病，那麼以她目前這種虛弱的情況，她將很難從中恢復。

親愛的父親，我怕讓你擔心，然而我們是多麼心煩意亂呀！我們看到她這八天來的病情發展，尤其是我領受頭紗*以來這幾天的情況；她正處在一種精力大量損毀的情況中，正如她所說的，她有時覺得自己好像就要臨終了，覺得生命正在流逝。

是否可以請媽媽為我們送些小菜？……媽媽知道如何挑選一些對我們的這位小天使有益的好東西，我相信我們的小天使很快就要飛往天國了。

昨晚她說：「死亡，將是我的幸福；存活，更是我的幸福。」

因為我只要天主所要的，一切都是為了愛祂。」我們正向勝利之母做九日敬禮，院長姆姆在勝利之母教堂獻彌撒。此外，在九日敬禮期間，院長姆姆在德蘭修女所使用的一切東西上灑露德聖水。昨晚她對我們說：「不論聖母治癒我或是帶我走，都不會拖延太久的。」我們對勝利之母有很大的信心。

*一八九七年六月二日。

~

耶穌依搦斯姆姆寫給葛林夫婦的信

——一八九七年六月七日

親愛的舅媽和舅舅：

我們的小天使確實好多了，她較少咳嗽，我們心中頗感寬慰。雖然她完全沒有胃口，但是藉著媽媽*為她送來的這些好東西，我希望我們能制止她的健康繼續惡化。

昨天黃昏，我們讓她坐在爸爸的輪椅上，把她推到花園逛逛。我向你們保證，聖體瑪利修女是如此高興地推著她，為了回饋聖體瑪利修女的辛勞，接著輪到她坐在輪椅上，被我們推著逛。

感謝你們送來的一切，也謝謝你們為了滿全我們最微小的願望所付出的辛勞。

……我們仁慈的院長姆姆很感激你們，她請求你們在九日敬

禮中與我們聯合在一起，向勝利之母祈求。上個星期六，可憐的姆姆在唱「又聖母經」時流下了熱淚；那天，我們的小天使確實病得很重。

*指葛林太太。

~

聖體瑪利修女寫給葛林先生的信

——一八九七年七月八日

親愛的父親：

我要給你一些我們小皇后健康方面的消息。她的健康情況越來越令人擔憂了……。昨天白天葛尼爾醫生來了兩次，他極度擔心。這不是肺結核，而是發生在肺部的一個意外狀況——肺部真正充血。

昨天，她咳了兩次血。她吐出一些像肝塊般的血塊，這天剩下來的時間，她都在咳血。昨天早上葛尼爾醫生禁止她移動，他甚至不許人們把她搬到樓下病房，說要等到她右肺的傷口癒合後才可以搬動。為了止血，她常飲用冰塊及某種藥水；我想人們也給她一些含有芥末子的糊劑，以及某種芥末。人們悉心地照顧她，並對她施以吸杯療法。她昨夜糟透了，今天早上她告訴我們說，人們在煉獄中也不會比她更灼熱了；她發高燒，並且還有呼吸困難的情形。

今天她也許好一些。燒退了，但是她虛弱得甚至連手都舉不到唇邊，一下子手就垂落了。葛尼爾醫生今天早上來探視，發現她的呼吸較為流暢，但是肺部右側仍然充血；醫生說這對胸腔沒有太大危害，但是肺部會疼痛。她的極度虛弱令醫生十分困擾，今早醫生告訴院長姆姆說，以她目前的狀況脫離險境的機會只有百分之二。如果她能進食，還可以延長生命，但要痊癒是不可能的。如果她不能好好地消化牛奶，那麼她只有幾天可活了。

我們去探視她時，發現她改變了很多，她變得很瘦弱，但她始終平靜，也總是談笑自若。看到死亡臨近，她不但毫不害怕，反而感到很幸福。親愛的好父親，我很了解這種情況會讓你感到難過的。我們所有人都將失去這個至寶，但是她一點也不可憐：她愛天主，她在天堂會受到很好的接待。她會直升天堂，那是必然的。當我們對她講到我們的煉獄時，她說：「妳們多麼使我傷心！妳們相信妳們會去煉獄，這對天主是很大的傷害。當一個人愛的時候，是不可能煉獄的。」

提到團體中的情況，有些人流淚，有些人啜泣，到處瀰漫著傷心的氣氛。耶穌依擗斯姆姆的勇氣與順服天意，令人欽佩；而院長姆姆以母親的仁慈情懷對待在極度痛苦中的我們，因為耶穌聖嬰德蘭修女是她最大的寶藏。

聖體瑪利修女寫給葛林先生的信

——一八九七年七月九日

今天的消息較令人鼓舞。到目前為止，她已經有兩天沒有吐血或咳出血了。葛尼爾醫生今天早上比較高興。當人們問他有關德蘭修女領終傅的事，他回答說：「喔！好在她還沒那麼糟；就算她還有些咳血的狀況，但也不至於完全無救。」如果她能進食，如果她能消化牛奶，那麼她就能稍微康復；她最大的困擾是虛弱。總之，經過昨天一天的考驗後，我們又恢復了希望。昨天她能喝下至少七杯牛奶，但是在喝了牛奶之後，如果不給她冰塊的話，我想她會把所有的東西都吐出來。

親愛的父親，昨天實在讓你擔心了；然而我們也很擔憂，葛尼爾醫生亦然。

如果你看到我們的小病人，你一定會忍俊不禁。她常說些好笑的事。自從她相信自己正走向死亡以來，就快樂得像隻燕雀一樣。有時，有人會想盡辦法留在她身邊。今天早上，她突然開口說：「哎呀！如果我是那兩個中的一個！……」我們互相注視著，心想她這是什麼意思，她繼續說：「如果我是那百分之二當中的一個，就太不幸了！……」好坦率的話呀！因為院長姆姆告訴她，葛尼爾醫生說以她目前的狀況，脫離險境的機會只有百分之二，她怕成為獲救中的一個。

當她對我們說這些話時，看著她的笑容，看著她淘氣的神情，真是有趣。當我告訴她說，我要給你寫信，讓你不要太擔心時，她說：「請告訴他們，我非常愛他們，還有我是個鬧彗扭的

小女孩：他們認為我要死了，我卻沒死；他們認為我會活下去，我卻幾乎瀕臨死亡。我真是彆扭；不管怎樣，告訴他們說，我非常、非常地愛他們每一個人……。」

今天早上我們的神父*來看她。他大聲說：「啊！妳是要我們上當；妳不會死的，妳很快就會在花園裡跑了。妳不像個要死的人，怎能給妳領終傅聖事呢？妳病得還不夠重，聖事不會有效的！」神父的態度有些強硬，但是我認為他是故意如此的，因為當他走出房間時，他非常感佩這麼一個年輕的孩子居然對死亡如此渴望，並且滿懷喜樂期盼死亡的來臨。

當神父離開後，我們的小病人因未領到聖事而對神父很不高興，她說：「下次我可不要給自己找這麼多麻煩。我因為禮貌才從床上坐起來，我中悅他，我討好他，然而他卻拒絕了我的請求！下一次，我要略微作態，在他到達之前我要喝杯牛奶，那樣我的臉色就會變得很難看。我要很困難地回答他，並告訴他說我真的很痛苦。」（於是她真的表演給我們看。）「啊！我真的看出來我不懂得造作，我不懂得處理事情！」

她真是個可愛的小病人，很有趣，只知道製造歡笑；但是，我們禁止她說太多話，免得她太累了。

*查理斯·莫巴斯神父，參閱〈人物誌〉35。

聖體瑪利修女寫給葛林先生的信

——一八九七年七月十日

我們的小病人始終在相同的情況中。她的病情一直令人焦慮；我認為，如果沒有意外的話，她還會拖好幾個星期。昨天晚上她又咳出血來，直到我們給她許多冰水後才止住。葛尼爾醫生說他並不驚訝，並說她還會咳得更厲害。她的虛弱日甚一日，而且非常明顯地繼續衰弱下去。至於飲食方面，一直是在相同的情況中：她每天要吐出兩、三杯牛奶。葛尼爾醫生今天試著給她蛋黃甜奶；她沒有吐出來，但是她的胃部和頭都很不舒適。她的腹部很痛，而且消化情況很不好。

她虛弱得甚至不能自己洗手；洗手為她真是一樁工作，會令她的四肢疼痛。昨晚，在嘔吐前她出了許多汗，枕頭都濕透了，我們必須為她更換枕頭。然而她的精神始終如一：快快樂樂地，使所有接近她的人歡笑，並且喜樂地談論那位很快就要來帶她走的賊（天主）。啊！我們的這位小修女一點也不可憐！她好快樂，她準備好了。她將是我們在天上的偉大護衛，正如她對我們所說的：「我將比以前更與你們同在；我不會離開你們的。我會守護著舅舅和舅媽，守護著我的小菜奧尼，守護著每一個人。當他們準備進天堂時，我會很快前去迎接他們。至於我的好珍妮（參閱〈人物誌〉21），我進天堂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小天使們的百貨店去揀選一位最可愛的天使，對他說：『你一定要很快到聶勒太太那裡去，使她幸福、喜樂。』」

昨天我們的神父對她說：「妳……很快就要到天堂去了！可

是妳的冠冕還沒做好，妳才剛開始做呢！」她有如天使般回答：「啊！神父，這是真的，我還沒有做我的冠冕，反而是天主在做呀！」

啊！是的，她的冠冕已經做好了！



聖體瑪利修女寫給葛林先生的信

——一八九七年七月十二日

親愛的父親：

小皇后的病似乎讓你很悲傷，這令她很難過；她願你和她一同為她的即將進入天國而喜樂，但這天國似乎日復一日地延宕著。

她的情況比較好了。昨晚葛尼爾醫生說：「我真的很滿意，有進步了！」真的，她好些了。她服用一些胰液素來幫助消化牛奶，已經有兩天沒嘔吐，也沒腹瀉了。至於體溫，她並沒有熱到要量溫度的程度*。上星期的頭兩天，她發高燒，之後便是普通發燒，有時持續半小時，有時一小時，但總不會持續一整天。這種發熱不嚴重。

從星期六以來，她就未曾再發生意外。因此這兩天我們滿懷希望，不是希望她能得到痊癒，因為那是一個奇蹟，而是希望她能存活久一點。就如葛尼爾醫生所說的，她可能還會遭遇不只一次的意外；她一定不會在這個時候就立刻去世的，如果不吐血的

話，她還可以再活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特別是如果營養夠的話。親愛的好父親，根據我的觀察，事實上她還會有段時間和我們在一起，除非意外情況變得更嚴重、更頻繁；但是就她目前的實際狀況看來，還是有些希望的。

不要以為她正受許多苦……，她所受的苦不外是：虛弱、筋疲力竭、一些還可以忍受的肋旁痛、噁心，這一切並非你所想的那樣令她痛苦。昨天夜裡她睡了六個鐘頭的好覺……。

我親愛的好父親，你看，她的情況有所改善了；真的，她的病情每天都在變化。

小皇后常保快樂，我們把她抬下來，安置在病房中珍尼微姆姆的床上。（珍尼微姆姆是里修加爾默羅會的創立人，於一八九一年十二月五日去世。）珍尼微姆姆也是多次等待死亡、渴望死亡，但每次總是失望，所以小皇后常說：「多麼不吉利的床啊！躺在床上的人總是趕不上車！」她又說：「賊已經走遠了；祂離開我而去偷其他的孩子了……現在我不曉得何時才會輪到我……。請對親愛的舅舅、舅媽、萊奧尼，和每一個人說，當我在天堂時，我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夠對他們表達我的愛。我的愛太強烈了，無法在今生今世表達；但當我升天後，我就能讓他們明白了……這便是我的喜樂！」今天早上我問她說，當她第一次目睹天主時，她會做什麼，說什麼，她回答道：「不要和我談這些；我實在無法想像，這給我多大的福樂啊！我會怎樣……我會喜極而泣！」

啊！多麼美麗的小靈魂呀！我真的要感謝天主讓我能認識她；她將不能再給我們勸言了，但她的典範常存，永遠存在我們

心中。

親愛的父親，有件事給我很大的幸福；那便是在我領受頭紗的前幾天她對我所說的話。我將之視為她對我的「意願和遺囑」……。這是最後一次看她，而我得以對她論及我的心靈狀況。那時，她還沒有死亡之虞，她的病情尚不為人知；突然她以一種我永難忘懷的深邃眼光凝視著我說：「啊！好姊妹，答應我妳要成聖，要成為一個大聖人。」

我驚訝地注視著她，她繼續說：「是的，我對妳這樣說，是因為我發現妳具備成聖所需要的一切條件。妳若不成聖，相信我，妳將非常不忠於聖寵。啊！我懇求妳成聖，是天主邀請妳成聖的。當我不在世時，為了不讓天主有所失落，妳一定要為我們兩人成聖；我覺得妳的靈魂被召叫像我一樣成全；一旦我走了，妳得取代我。」

親愛的父親，你不知道這些話是如何深刻地銘刻在我的心中；這真是她對我的「意願和遺囑」，從那天起，我從不懷疑她就要升天了……。

*《綠本子》敘述道：

我們沒量她的體溫，但是我們判斷她從一八九七年四月起，體溫必然很高，因為她的面色很紅潤，而平常她的臉色是蒼白的。她因發燒和筋疲力衰而幾乎站不起來。

珍妮微修女寫給聶勒太太的信

——一八九七年七月十二日

親愛的珍妮：

妳的信使我很感動。妳能了解我的心所必須受的一切苦……。她們兩位年長的（指瑪利和寶琳姊姊）可以說是我們的母親；然而我們兩個小的，我們形成一體，我們從未分離過，我們的靈魂、我們的心是一起跳動的。如今天主即將把她從這流放之地帶走，我，我為她向天主爭論過嗎？啊！沒有……。我們的小天使經常對我們重複吾主所說的話：「我去為你們有益，因為我若不去，護慰者便不會到你們這裡來；我若去了，就要派遣祂到你們這裡來*……。」她還對我說：「妳記得我在勒阿弗爾（Le Havre）的兩隻小青鳥嗎？牠們從不唱歌。當第一隻鳥死了之後，第二隻開始鳴唱，牠唱出最美妙的歌聲之後也死了……。」一旦我親愛的德蘭飛走，我就要盡力獻給天主一首我還沒唱過的歌；我所受的苦楚會讓我唱出新的曲調。

我要在此打住了；因為太悲傷，我不能再多說什麼。我的小伙伴，我的好妹妹，我的朋友，我心愛的另一半，將要離去了。我無法深入探究會發生些什麼，然而我的心靈將變得空空洞洞的。這將是我所遭遇到的最尖銳的一擊，也許是最後一擊。

病情總是一樣，沒有更壞。葛尼爾醫生說她的健康情況一直是很嚴重、很緊急的，可是除了突發事件外不會有死亡的危險；她還可以繼續活幾個星期。

她是天使，我相信沒有一個靈魂像她這樣。提到她，我還有

多少事情可告訴妳啊！

*若十六 7。

✿

聖體瑪利修女寫給葛林太太的信

——一八九七年七月十四日

她的病情沒有惡化，但是也沒有改善。昨天葛尼爾醫生說：「我始終不抱任何希望，因為疼痛非但未減輕，反而更加重了。」只要妳看到她燦爛的面容，妳就曉得她已經知悉此事了。昨天當我打算寫信給妳時，她對我們說：「別寫信，沒有消息為他們比較好；畢竟，寫的都是些相同的事；讓他們去，他們會認為我好些了。我們一定要給他們一些小小的喜樂。」

……我們收到了一大籃花，花兒是採自包維里頁*（Beuwillers）的田野，我把花兒帶到小德蘭的床邊。她看到這些為她的君王**而準備的美好花朵，感到欣喜不已……。妳的小皇后很愛妳，我們看到她試圖以各種方法不讓妳為她擔心。剛才她對我說：「啊！如果院長姆姆准許，我要給在拉謬斯的他們寫信，讓他們笑笑我！」她目前並沒有受太多苦，或者更好說，當她承受很大的痛苦時，她因堅強的毅力和德行而從不抱怨。她像一隻小羔羊般，讓好耶穌將牠全身的毛一絲一絲地拔去。

葛尼爾醫生今天來了，他認為她的情形會再持續一段時間。

這使我們稍微喘口氣，然而，並未除去我們的焦慮。

……妳無法想像院長姆姆對我們多麼慈祥，尤其是對我們的小德蘭。可愛的小德蘭今天早上微笑著對她說：「姆姆，我願死在妳的懷中……，不是死在枕頭上，而是在妳的心頭。」

啊！可愛的小天使，她的生命除了是一首天堂的曲調外，還會是什麼！

*包維里頁，里修旁邊的一個小社區，葛林家在那裡置有產業。

**因為七月十六日那天她要領聖體。

~

耶穌依搦斯姆姆寫給葛林夫婦的信

——一八九七年七月十六日

我們小病人的情況始終相同。我認為結局不會如我們最初所想的那樣快就來到。為了開導我們，為了讓我們對她的離去有心理準備，這個天使將會暫時留下來和我們在一起。

她剛才以一種近乎焦急的語氣對我說：「哎呀！如果我被治好了，怎麼辦？」我立刻向她保證說，對她的痊癒我是不抱任何希望的。

你們在拉謬斯要盡量散心，這是你們的小女孩所衷心期盼的；事實上，你們為何要為了那使她如此歡愉的別離而難過呢？她所說的話令人感到好奇又有趣；她見自己逐漸瘦弱，注視著雙

手很高興地說：「看著自身損毀，這多麼令我感到愉悅啊！」又說：「這個可憐的長髮格羅底（她因葛尼爾醫生所蓄的長髮而這樣稱呼他，參閱〈人物誌〉6），當他把頭從我肩上縮回去時，妳一定得瞧瞧他的模樣；他不曉得如何是好，我的情況令他氣得直跳腳。他只看到破布、骨頭和舊會衣！」

最近有一位修女對她說：「妳一點也不怕死，然而死亡卻是可怕的。」她回答說：「的確，當我看到圖畫裡所呈現出的那像巨大幽靈般的死亡時，我也很害怕，然而死亡卻不是這樣。這種死亡觀念是愚蠢的、不正確的，為驅除它，我所該做的只不過是記起『要理問答』上所說的：死亡，是靈魂和肉身的分離。這便是死亡！嗯，我不怕這一種能使我永遠和天主結合的分離。」

幾天前，我對她說，離開這個悲慘的世界去享受永遠的福樂，這為她是極大的幸福。她的回答是：「啊！好母親，今天黃昏我聽到從遠遠的車站那邊傳來的美妙音樂，我心想，很快我就可以聽到更悅耳的和聲了。可是這喜樂的感覺很快就消逝了；此外，我已經很久不知道什麼是活生生的喜樂了，而我也不能使自己享樂、歡慶。吸引我的並非這些，對於我自己的幸福，我無法想太多；我只想到我所將接受的愛，以及我能給予的愛。」

聖體瑪利修女寫給葛林先生的信

——一八九七年七月二十日

首先，我要向你報告小皇后的消息。今天早上她又咳血了。這已成為固定的事了，每隔三天，她就在早上咳血。十五分鐘內，就咳了滿滿的一杯。今天她因咳了太多血而很疲倦。葛尼爾醫生剛剛離開；看到她繼續這樣病下去，他很不滿意。他發現她的肺部損毀得越來越嚴重，病情已擴展到肺部頂端並危及肩部了。他也發現了幾個空洞。他說除非發生一個大奇蹟，否則她就沒命了；當然這話讓我們的小病人欣喜不已。其他方面，像發燒等等，情形仍然相同。她似乎比較能消化牛奶，但這對她並無任何助益，因為她一天比一天消瘦。啊！現在我們已順服並準備作犧牲了！天主已給了我們許多諸如此類的警示。看到她不再受更大的苦，並且滿懷喜樂之心奔赴天堂，這為我們是一個安慰。

✠

聖體瑪利修女寫給波提爾太太的信

——一八九七年七月二十日

我感謝天主讓我認識這位小聖女，她在這個團體中是如此地被愛、被欣賞。如果妳有機會看到她，妳也會像我們這樣說，而妳將會只有一個願望，那就是：跟隨她的足跡。她沒有驚人的聖德，不愛特異的苦行；她，只愛天主。世人可以效法她的聖德，

因為她懷著愛努力地做每一件事，並接受一切小忤逆；她把每一刻所遭遇的小犧牲看成天主的恩賜。她在一切事上看到天主，並使自己的一舉一動儘可能做得完美。她將每天的責任置於一切之先；至於令人愉悅之事，她曉得如何在享用時聖化它，並將之呈獻給天主。啊！但願妳知道她所立的功勞是多麼大啊！……當我們到天堂時，我們會有怎樣的發現呢！……有一天我問她：「妳有時會不會拒絕天主呢？」她說：「不，我不記得自己曾在任何事上拒絕過祂。即使在我很小的時候，打從三歲開始我就沒有拒絕過天主任何事。」她這樣的回答，不是把一切都說出來了嗎？即使在我們加爾默羅修會中，也很少聽到這樣的話。從未在任何事上拒絕過天主！……但願妳能看見她想到死亡時的那種喜樂之情。她唯一的願望就是：死亡，為活出天主的生命；死亡，為到天堂去……。當我們對她說，她的願望即將實現時，她的臉上洋溢著光輝。以這種方式來看待死亡，是多麼美呀！對那些仍然活著的人真是個安慰。這能讓人不怕死，也能使人更喜樂地看待死亡。

親愛的瑟琳，我想除了勸勉妳以我們的小病人為模範之外，我不能再給妳任何更好的勸導了。如果她處於妳的情況，如果她像妳一樣也有家庭方面的小小考驗，她會從中獲取神益的。她會在各種境遇中仰望天主，她會把每一根傷她心的小刺，有如完美的愛的行動般，奉獻給天主。這就是她所做的，而她會從其中體驗到很大的平安。她經常對我們說：「這並不意謂我們感覺不到辛勞、痛苦，如果感覺不到痛苦哪裡還有功勞可言呢？當一個人感受到極大的痛苦時，他可以將這痛苦獻給天主；而當他在這最

大的痛苦中作奉獻時，他找到了極大的平安。」

我把妳的來信讀給她聽，她要我這樣回答妳：「請告訴瑟琳，我絕忘不了我童年時的小密友，當我到天堂時，我會以特別的方式看顧她。告訴她說，天主召叫她在世上成為真正的聖人，天主對她有特別的計畫和特別的愛。」我將她對我所說的話，完全為妳轉述。



珍尼微修女寫給葛林太太的信

——一八九七年七月廿二日

我親愛的小病人的健康情況並沒有轉壞，但是也沒有改善。葛尼爾醫生說，疾病在持續進行的過程中；肺部的空洞正在形成，他擔心會有化膿的情況發生。有一天他告訴我們：「她正走在贏得列聖品的過程中！」我們親愛的小天使始終如一，是忍耐的表率，也是溫和的模範；她是恩寵的化身。有一天，當我為她讀一段關於天堂福樂的文章時，她打斷我說：「這並不吸引我。」我問：「那麼，是什麼吸引妳呢？」「噢！是愛吸引我！去愛，被愛；並且回到世界上來*……。」

親愛的舅媽，我不能再對妳多說些什麼了；妳想一想在我心中所發生的這些事……。我所將面臨的考驗使我毛骨悚然。我置身在革責瑪尼山園中，吾主在山園中的祈禱無時無刻不浮現在我心中……。

*參閱《與瑟琳姊姊的最後言談》，七月第四則。



聖體瑪利修女寫給葛林太太的信

——一八九七年七月三十日

親愛的母親：

從昨天（七月二十九日）以來，她的情況都不太好。葛尼爾醫生發現她的病情惡化了。她現在天天咳血，一天咳兩、三次。今天早上她不斷地咳血，咳到幾乎透不過氣來，並且在呼吸時她會感到疼痛；每隔一陣子，她就會嚴重地喘不過氣來。她必須不斷地吸入醚，而有時她的呼吸困難到連醚也發揮不了作用的地步。院長姆姆今早對葛尼爾醫生論及終傅聖事之事。他回答說，這也許是明智的，因為我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他發現她的情況從昨天以來就有很大的改變。

我們不心存幻想，我們很清楚知道這種情況不會持續太久。昨天晚上她發高燒，熱度高到她的背部像火一樣燙，她說這麼高的熱度焚燒她，她「以為自己是在煉獄之中」。我相信我們的神父會在今天或是明天讓她領受終傅聖事。



聖體瑪利修女寫給葛林先生的信

——一八九七年七月卅一日

親愛的父親：

我要向妳簡單報告小皇后的消息。消息一直都很不好。雖然昨天我們以為她活不過當夜，但今天她所咳的血卻比昨天稍微少一些。葛尼爾醫生也很擔心，因為當他昨天下午四點鐘來看她時，發現從前天晚上開始，她就不停地咳血，他告訴院長姆姆不要等到次日才讓她領終傅聖事。

神父昨晚六點鐘來。舉行完終傅聖事之後又給她送聖體……，看到我們的小病人一直如此平靜、純潔，我們非常感動；當她請求整個團體寬恕她時，許多人流下了眼淚。昨天晚上她又咳血了，今天晚上也是，情況並不好，但是也沒有像我們根據白天的情況所推測的那樣壞。今天早上還好，一直都沒咯血，到下午三點時才咳了一口血。她一直發高燒、透不過氣，並且一邊肋旁疼痛。總之，她病得很重，我認為你最好暫緩到維琪（Vichy）去，因為按她目前這樣的情況——尤其是像昨天那樣，她活不了幾天的。

要想像出她對死亡的欣喜，那是相當不容易的；她就像個滿心渴望重見天父的孩子般，從來沒見過一個人像她這樣平靜地面對死亡的。她說：「妳們想什麼呢？既然我的一舉一動都是為了天主……，我為什麼要怕死？」當我們說：「妳也許會在某個慶日去世」時，她回答說：「我沒有必要選擇死在某個慶日，對我來說，我死的那天就是我所有慶日中最大的慶日……。」

今天，她咳出來的血比較少，從早上起，痰盂比較空，她看著痰盂中的東西沮喪地說：「受那麼多苦，卻咳出這麼少。」又說：「這麼少，噯！我今天死不了，……我不知道怎麼死……我想現在我必須乖乖地，我得好好地等待竊賊。」

昨天我們非常怕她過不了夜，有人在她隔壁的房間準備了一枝聖蠟和一些聖水。她得意洋洋地偷偷看著這兩樣東西，並對我們說：「看到那枝蠟燭沒？當竊賊要來把我偷走時，請把它放在我手中，但是不要給我燭臺；它太難看了。」

然後她開始對我們談論她死後所可能發生的各種事情，以此來自娛。由於她說得那麼有趣，所以在我們本來應該哭泣之處，我們卻迸發出嘹亮的笑聲來……。她把這些事一一檢視，以此為樂，並以令我們發笑的話語和我們分享這些事。我相信她會笑著死去，因為她是這麼地喜樂。

葛尼爾醫生按門鈴的聲音中斷我的信。醫生說，經過這樣的一天，在看到她咳了這麼多血之後，仍沒有呈現出應有的虛弱，他感到很困惑。他說，以她的年齡，她具有豐盛的生命力，所以人們不太知道這種情況會持續很長或很短。

✽

耶穌依搦斯姆姆寫給葛林夫婦的信

——一八九七年八月五日

我們親愛的小天使病情沒有轉壞，但也沒有轉好。雖然她活

得很辛苦，而且比七月廿八日之前更痛苦，但她的情況總算穩住了。她以令人欽佩的耐心和溫和的態度，承受著痛苦。她一直如其所是地活著。呀！死亡是生命的回響，這是多麼真實的說法啊！我們親愛的小聖人耐心地等待著死亡，她不再因急切的渴望而苦惱不堪了；她每天在以下這句使她欣喜不已的聖詠中找到平安：「上主，祢既以祢的化工使我喜悅，我就因祢雙手的一切工程歡樂*。」有一天，她以一副非常痛苦的面容凝視著我，我真為她感到難過；我對她說：「唉！小可憐，妳看著明天還到不了天堂，感到很痛苦，不是嗎？」她立即回答我說：「好母親，難道妳還不了解我嗎？看，我所有的情感都表達在我所寫的這幾節詩裡：

『我願長久活下去，
主，如果這是祢的意願。
我願在天鄉跟隨祢，
主，如果這讓你喜悅……。
愛情，那故鄉之火，
不停地焚燒著我。
或生或死又有何妨，
耶穌，我的喜樂只在於愛祢**。』』

親愛的舅舅和舅媽，你們的信帶給她很多喜樂，她很想要親筆回信。她非常希望人們立刻給她鉛筆，但是她實在太虛弱了！這樣做是不明智的。她感到透不過氣來，我很憐惜她；而她的肋旁也劇烈疼痛。晚上，她出了很多汗，連床墊都濕透了。可憐的孩子，當她到天堂時，她將多麼快樂，而她將如何好好地被接納

呀！昨天，有人放了一束滿是子粒的麥穗在她手中，她以一種我無法形容的神情，謙遜地對我說：「天主也是這樣以恩寵充滿我。」她的確是充滿天主的恩寵！……

*詠九二 5。

**德蘭的詩作：〈我的喜樂〉。

三

珍妮微修女寫給聶勒太太的信

——一八九七年八月八日

我們的小病人並沒有出現更壞的情況；她這四天來都沒有咳血。然而最令我們害怕的是，她一天比一天快速地衰弱下去，而且日復一日地消瘦。呼吸困難，也是令她如此衰弱的一個主要原因；我們很清楚地知道，她可憐的小生命正在流逝。啊！生命並不快樂，有多少悲哀和苦惱重壓著我們的心頭！如果我像她那麼完美的話，就不會有這些苦惱了。有一天，她對我說：「為什麼妳對於我的離去這麼悲傷？我自己對於要離開妳，也應該感到很悲傷；如果我只想著我要離開妳，我會很悲傷；但是我已告訴過妳，沒有形體的我，將比有形體的我，更加接近妳。」

三

聖體瑪利修女寫給葛林先生的信

——一八九七年八月十七日

當方濟（方濟·聶勒醫生）來里修探視外祖母*的心臟病時，我寫給你的信剛寄走；他來修院要求見我。院長姆姆允許他進來，他見到了我們的小病人；這次拜訪令他很感動。他發現她病得很重，認為她活不了兩個星期就要去天堂了。從星期天以來，聖母似乎促使她的病情有所變化，因為在聖母慶日的黃昏，她的另一個肺也劇烈地疼痛起來。這是在葛尼爾醫生離開之前就開始的**，方濟認為這八天以來病情已擴展到第二個肺。他告訴我們說，她的肺結核已達最嚴重的程度；他又說，也許你有時間完成你在維琪的治療，但是時間會有點緊。他說，時間可能會更短促些，那是誰都無法預測的。他發現我們的小病人被照顧得很好，他說，如果葛尼爾醫生交待別人為她所做的那些周到照顧，仍然不能使她恢復健康，那是因為天主要接她走。

啊！親愛的好父親，但願你能知道，你的小皇后是多麼地善良，她多麼愛你們；當她對我談到你們時，我感覺到她對你們有很深的感情，一旦到了天堂，她會像女兒般守護著你們。你們不要認為她狂熱地嚮往天堂，喔！不是的，她非常平靜。她今天早上對我說：「如果有人對我說，我就要被治好；不要以為我會因此而失望，我會像就要死那般快樂。我很嚮往天堂，但特別是因為我在一種很大的平安中，所以我感到很喜樂；我感覺到一種正如有時人的心因為幸福而跳動的那種無限喜樂；噢！不是的……我在平安中，所以我很喜樂。」方濟發覺她很良善，很像天使。

……德蘭修女無法起身，她因太虛弱而無法自行移動。從昨天開始，她的四肢開始浮腫，我認為那是一個壞徵兆。但是她沒有咳血。今天，她似乎好一些了，沒有那麼虛弱，沒有發燒，但是今天晚上又開始呼吸困難。

*傅爾奈老夫人，即葛林太太的母親，參閱〈人物誌〉12。

**譯者註：葛尼爾醫生於八月八日去度假。

~

聖體瑪利修女寫給葛林太太的信

——一八九七年八月廿二日

小皇后的病繼續下去。她已到了一種極端虛弱的狀態，妳不能想像她的情形有多糟。她已不能靠自己做任何事了。她的關節很痛，胸部左、右側也嚴重地持續疼痛。為證明她的病情惡化，我要告訴妳說，她已無法享有領聖體的福樂了。她本來是兩、三天領一次聖體，而目前，如果她能夠領受的話，也只能一星期領一次。每當神父為她送聖體時，整個團體都進入病房吟詠〈認罪懺悔〉這篇聖詠；最後一次為她送聖體時，她因太虛弱，以致一聽到我們吟詠，她就幾乎快要受不了；那時她正承受著致命之苦。

今天是我的週年慶，早上，她很想在她送我的那張聖像上簽名。她費了所有的力氣來簽名，當時她還以為她不能完成這件

事。她也不能回覆爸爸的信，這使得她很難過。她對我說：「妳不知道怎樣表達我所有的感受。妳無法充份告訴他們，我是多麼愛他們，多麼被他們的愛所感動。」她毫不厭倦地聆聽著爸爸的信，但願妳能看到我讀信時她那深思的美麗小臉。我必須唸好幾次才能滿足她，她說：「啊！舅舅多好呀！他的心靈真是不凡！」然而，光說這幾個字，她就因呼吸困難而不得不在每個字中間停頓片刻。

又及：我們的小德蘭今天下午非常痛苦。她腹部疼痛，而且不能忍受任何人在她旁邊說話或行動。至於呼吸困難和發燒等情況，一直維持原狀。但是她沒有咳血。



耶穌依搦斯姆姆寫給葛林太太的信

——一八九七年八月廿四日

我們的小病人非常、非常的虛弱，她真的受很大的苦；尤其到了晚上，她的苦更是無以復加。為了減輕她的苦，我們停止了她的牛奶餐，我們實在不能繼續勉強她喝。這個可憐的小東西認為自己中毒了，而在此之前她什麼也沒說，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呀！我們只注意到，每當她拿起杯子時都顯得非常的反感而已……。我奇怪一個人怎能在她這樣的情況中活下去。我向妳保證，看到她受這麼大的痛苦，我想我更會因她的去世而得到安慰；她將會很快樂的！當她的腹部痛得很厲害時，她說這種痛苦

足以使她哭喊出來。「然而，我能控制自己，這和喘不過氣不同，喘不過氣使得我無法不呻吟……」，親愛的舅媽，妳知道她和珍尼微修女所做的協定嗎？以下是我們小天使親口所說的話：「珍尼微修女，每當我喊出：『我好痛苦！』時，我沒有力氣說別的話了；妳要代我回答說：『好極了！』」這就是所發生之事；珍尼微修女不得不服從她，她怕若不這樣做她會傷心。



方濟·聶勒醫生寫給葛林先生的信

——一八九七年八月廿六日

我利用赴里修的旅程，去了一趟加爾默羅會院。我見到，更好說是聽到瑪利*說她很高興能會晤她的姊夫。我請她請求院長姆姆讓我檢查一下德蘭的病情，以便知道我們到露德（Lourdes）去的旅程是否能成行。我立即就被帶了進去，多麼被厚待啊！我代替你、媽媽和全家，親了我們小聖女的額頭。我按照規定向院長姆姆求這許可，但在尚未得到她的回答——會規可能禁止這樣做——之前，我就為你們爭取到這權利。這是一張多麼屬於天上的面孔呀！她真是一個面帶燦爛笑容的天使啊！當我握著她那蒼白、發燙的手，和她談話時，我感動得哭了。診察完畢後，我讓她靠著枕頭坐起來。她問：「我很快就要去天堂了嗎？」「親愛的修女，還沒有。天主要妳再等幾個星期，好讓妳的冠冕在天堂上更加美麗。」「喔！不，我不這麼想！我要為拯救人靈而受更

多苦。」我回答說：「這是真的，但當妳拯救人靈時，妳在天堂上就會升得更高，而妳也就更接近天主。」她以滿臉笑容作為對我的回答；這笑容在她臉上閃耀，好像她看到天堂在她眼前開啟，並以其神聖光亮浸潤她。我問道：「妳在上面真的會記得我們嗎？」「會的！我會要求天主送你們一位小天使。是的，就這樣決定了！我會要求一個長得像你的。」我說：「不要，不要像我，要像他的母親，她比我好多了。」「但願他像你們兩人。還有多少天，我就要到天堂去了呢？」我說：「我的修女，照妳的病情，實在很難說。幾個星期，一個月，也許更久，除非發生意外，或是妳急著想去見天主。」她說：「我按天主的意思等候。此外，我不想讓你們，不論是你或是舅舅——擔心。我會等你們兩人回來。你要在露德為我好好祈禱。請告訴舅舅和舅媽，我是多麼地愛他們；代我親親他們，還有萊奧尼和珍妮。在天堂上，我會一直和你們同在。」我和她共處了足足半個小時，還有瑟琳和院長姆姆也和我們在一起。我離去前又親了親她，她以一種我永難忘懷的微笑目送我到門口。

她的右肺完全失去功能，在衰敗的過程中充滿了結核。左肺下面三分之一亦受感染。她很消瘦，但是臉部仍然豐盈。她因肋間神經痛受了很大的苦，我因此才有幸看到她。接下來那個星期三**我又回到加爾默爾會院，希望再進去一次，但是瑪利和小院長***不敢為我再次請求龔撒格姆姆。她那天很痛苦，我為她開了藥方以緩和她的痛楚。我也使瑟琳獲准來看我，以便給她一些忠告。

*聖體瑪利修女。

**一八九七年八月十八日。

***耶穌依搦斯姆姆。



聖體瑪利修女寫給葛林先生的信

——一八九七年八月廿七日

親愛的好父親，現在你急著想知道小皇后的消息了。情形總是一樣。她越來越虛弱，越來越不能忍受身邊即使最輕微的聲音，像是揉紙的聲音或小聲講話聲。從聖母升天瞻禮以來，她的情況有很大的改變。我們甚至希望她能得到解脫，因為她承受著致命之苦。昨天她說：「還好我沒有要求受苦。如果我要求了，我怕我沒耐力承受這苦。然而臨於我的這一切完全是來自天主的旨意，所以祂不會拒絕賜給我為承受這痛苦所需的耐心和恩寵。」

呼吸不順暢一直使她很痛苦，但是最令她痛苦的莫過於灌腸方面的困難；因為她感到非常地痛，所以她不能把灌腸劑排出，我想排出的反而是她的腸子。因為一切都積在她的腹中，所以她的腹部變得緊繃、堅硬。這是她目前最大的痛苦。昨天她說：「我對天主說，不要把人們為我所作的祈禱，用來減輕我的痛苦，而要用來幫助罪人們……。」

珍尼微修女寫給葛林太太的信

——一八九七年九月初

親愛的舅媽：

這是我的小病人剛剛對我所說的話：「我很想要一些東西，但是只有舅媽或萊奧尼才能給我那東西。我現在想吃，我很想要一小塊巧克力糕餅，中間軟軟的那種。」我對她提到一種巧克力小餅。「啊！不是那一種，這種要好得多。這種是狹長的，我想人們把它叫做『味可來』（éclair）*。」我知道她誤以為「味可來」是一種中間有巧克力的糕餅*。無論如何，如果給她那種上面塗有許多巧克力的糕餅也是一樣的。她說：「但是，只要一個就好！」

謝謝妳！謝謝妳！

*譯者註：「味可來」是一種上面塗著巧克力的糕餅，而德蘭誤以為巧克力是在中間部分。

32

聖體瑪利修女寫給葛林先生的信

——一八九七年九月十七日

小病人一直病得很重。她的雙腳腫脹。聶勒醫生說這是很不好的徵兆……。小病人謝謝你為她送來的菊芋；當她知道是舅舅

親自送來的之後，幾乎要哭了。昨天她對我說：「啊！我相信我是被愛的；但是，我沒有想到他們這樣愛我。」珍妮送給她一張聖像和一封感情豐富的信，令她感動不已。她在收到這些富於感情的標記後，告訴我以上這些話。她覺得奶油乳酪很可口；她說她從來沒有吃過如此好的東西，又說：「它至少值五法郎。」然而她也因此而消化不良。



葛林先生寫給聶勒太太的信

——一八九七年九月廿五日

德蘭度過了很不好的一晚。今天早上，她和平常一樣。葛尼爾醫生很敬佩這位似乎承受著可怕痛苦的病人的溫和與忍耐。他不了解為什麼她仍然活著；他將這情形歸之於超自然的原因；從前珍妮微姆姆也是這樣。



葛林太太寫給聶勒太太的信

——一八九七年九月卅日

今天早上她的情況相同。昨天晚上，她不太好，那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她的情況始終相同。她真是天主為自己所揀選的小犧

牲。她在痛苦中始終保持相同的神態，和同樣的天使般神情。昨天見過她的傅宮神父（參閱〈人物誌〉11），透過裁縫師賴亥太太（Mme. Lahaye）告訴我說，他很佩服她。她請傅宮神父（參閱〈人物誌〉11）聽她辦告解，並請他祝福她。她總是面帶微笑，並且從不失去天使般的神態；她的神志一直相當清明。

尤夫神父說他自己的情形好多了，然而他是在精神恍惚中這麼說的。他認為只是虛弱使他不能起身*。

我們的加爾默羅會修女們很辛苦，這些日子以來她們過得很痛苦。

*尤夫神父於一八九七年十月七日去世，比德蘭晚了一星期。



耶穌依搦斯姆姆寫給葛林夫婦及萊奧尼的信

——一八九七年九月三十日

親愛的舅媽、舅舅，以及萊奧尼：

我們的天使到天國去了。她在晚上七點時，把苦像緊抱在胸口，說道：「啊！我愛祢！」便嚥下了最後一口氣。然後，她舉目向天，她看到了什麼！

比任何時候都更愛你們的小女兒

耶穌依搦斯修女

〈重要記事〉

一八九七年四月三日至九月卅日

四 月

月初
六日

(四旬期末) 德蘭的病情變重。
開始記錄「最後言談」。

五 月

十八日
三十日

解除她所有的職務。
她向依搦斯姆姆透露一八九六年四月三日第一次咯血之事。這個月的最後幾天，卸除她管理初學修女之職。

六 月

- 三日 瑪利·龔撒格姆姆要求她繼續寫《回憶錄》。
- 四日 德蘭開始手稿的第三部分：她將在栗樹下，坐在輪椅上寫其中的一部分。
- 五日 病情迅速加重。開始向勝利之母做九日敬禮。「一切都是恩寵」。
- 七日 珍尼微修女為妹妹照了三張不同姿勢的相片。小白母雞與其小雞的事件。
- 九日 「自獻於天主仁慈之愛」兩週年。德蘭在《回憶錄》中描述信德的考驗（第二六九至二七三頁）。她確定自己的死亡已迫近。這星期開始牛奶飲食。
- 十一日 她在花園的聖若瑟態像前撒花。
- 十三日 聖三主日，九日敬禮的最後一天；病人大為好轉。
- 廿五日 聖心瞻禮；她的肋旁很痛。
- 三十日 最後一次和舅舅葛林先生會面。

七 月

- 二日 德蘭已是強弩之末了。手稿的第三部分尚未完成。
- 六日 又連續嚴重咯血（一直到八月五日）。修院團體處在焦慮狀態中。
- 七日 發高燒；繼續吐血。呼吸困難；瀕臨死亡。醫生指定以冰水為飲料。
- 八日 **德蘭被送到樓下病房**。珍尼微修女睡在病房旁的小房間。
- 十四日 因西蒙修士的介入，她接受來自羅馬的**善終降福**。
- 十六日 加爾默羅聖母瞻禮。杜德神父（參閱〈人物誌〉46）首祭；他給德蘭送聖體；聖體瑪利修女唱〈死於愛情〉。
- 十七日 明確宣告死後的使命：「我要藉著在世上行善來度我的天堂歲月。」
- 二十日 她的右肺受損；上面有幾個洞。
- 廿五日 她每天仍能起床兩個小時。
- 廿八日 「大痛苦」開始。
- 三十日 持續吐血；呼吸困難。人們認為她活不過這

晚。晚上六點鐘莫巴斯神父為她傅油並送臨終聖體。

卅一日 德蘭以人們為她所做的喪葬準備來開玩笑。

八 月

- 三日 身體和精神上的極端痛苦；給珍尼微修女寫最後短箋：〈善牧〉。
- 四日 夢魘和盜汗；肋旁劇痛。有人贈予麥穗。
- 五日 吐血停止。耶穌聖容畫像從經堂被移到病房。
- 六日 耶穌顯容瞻禮。德蘭整夜等待死亡；遭受反信德的考驗。
- 八日 病情穩住了。葛尼爾醫生去度假。
- 十日 德蘭看到聖女貞德的相片，她看出她們之間的相似性。給貝里頁神父（參閱〈人物誌〉5）寫最後一封信。她比以往更坦陳自己信德的考驗。
- 十五日 聖母升天瞻禮。病情惡化。
- 十六日 左肺很痛。珍尼微修女為她點燃一枝聖臘，她的痛苦減輕。
- 十七日 聶勒醫生前來探視；右肺完全壞死；左肺下

- 部被感染。
- 十九日 **最後一次領聖體**。領聖體前，當修女們唸〈認罪懺悔〉聖詠時，德蘭幾乎無法忍受。她將這次領聖體奉獻給失去信德的雅欽多·羅松神父（Hyacinthe Loyson）。
- 廿二日 腹部疼痛開始。痛了一整天。人們擔心她體內產生壞疽。
- 廿三日 「至今最不好的一夜」。德蘭了解到，人在受太多痛苦時會自殺。
- 廿四日 腹部痛到令她哭喊。每一呼吸都使她疼痛萬分。
- 廿八日 腹痛緩和。德蘭的床被移到病房的中央。
- 三十日 平安的一夜。德蘭躺在床上，被人推到外面的迴廊下；為她照相。
- 卅一日 極度虛弱。德蘭沒力氣作十字聖號。病人感到有所需求。

九 月

- 月初 她要人給她巧克力糕餅。
- 五日 聶勒醫生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前來探視。
- 六日 當她拿到戴奧法·偉納的聖髑時哭了。

- 八日 德蘭發願七週年。她為童貞聖母寫了最後幾句話。
- 十一日 她以矢車菊為聖母的態像編了兩頂花冠。
- 十二日 她的雙腳開始浮腫。
- 十四日 德蘭掰開一朵玫瑰花撒在她的苦像上。
- 十八日 上午，人們以為她要死了。
- 十九日 丹尼斯神父（參閱〈人物誌〉9）在加爾默羅會院首祭。德蘭在他的聖爵中觀看自己的影像。
- 廿四日 領受頭紗七週年。
- 廿七日 極度受苦。
- 廿八日 德蘭呼吸十分急促，幾乎不能說話。
- 廿九日 聖彌額爾瞻禮。從早上起，德蘭似乎在臨終掙扎中。修院團體在病房為她誦唸禱文。德蘭向傅宮神父辦告解。
- 三十日 **星期四**。聖心瑪利修女和珍尼微修女廿九日夜裡照顧德蘭。彌撒時，她的三個姊姊都留下來陪她。整天都在不可名狀的臨終痛苦中。中午，病情略有起色，能在床上坐起來；下午三點，她伸開雙手成十字架形。近四點半，呈彌留狀。五點左右，出現可怕的喘聲，持續了兩個多小時。全體修女在病房集合。六點，三鐘經的鐘聲響起，德蘭注視著聖母態像。七點左右，她的頭倒向枕頭。

剛被遣散的修女們匆促被召回。近七點二十分時，大約在唸一遍〈信經〉的時間內德蘭舉目向天；聖體瑪利修女拿著一支點燃的蠟燭走近德蘭眼前。德蘭閉上眼睛，呼出幾口氣，去世了。

十 月

一日

為德蘭照遺相。

四日

德蘭被安葬在里修墓園。

〈人物誌〉

與德蘭末年生活有關的人物

1. 奧斯定·阿蓋 (ACARD, AUGUSTE, 1864-1931)

從一八八九至一九一二年在里修的加爾默羅會院任園丁、工人、更衣所管理人。

2. 耶穌依搦斯姆姆 (AGNES OF JESUS, MOTHER, 1861-1951)

俗名瑪利·寶琳·馬爾定 (Marie-Pauline Martin)，是德蘭的二姊和「好母親」；生於阿郎松，是馬爾定家的第二個孩子。於一八六八至一八七七年在曼城往見會修女所辦的學校就讀；母親去世後，從德蘭四歲半起，負起照顧和教育德蘭的責任。於一八八二年十月二日入里修加爾默羅會，一八八三年四月六日領受會衣，一八八四年五月八日發願；同一天德蘭初領聖體。

她於一八九三年二月二十日初任院長；一九〇二年四月十九日再度當選為院長；其後除了從一九〇八年五月到一九〇九年十一月的十八個月之外，一直到一九五一年去世的這些年

當中，都擔任院長。

3. 耶穌艾梅修女 (AIMÉE OF JESUS, SISTER, 1851-1930)

里修加爾默羅會院的修女。於一八七一年十月十三日入會，一八七二年三月十九日領受會衣，一八七三年五月八日發願。她身體強壯、個性溫和，在德蘭痛得不能被人碰觸時，曾在整理病床時應德蘭的要求將之抱在臂膀中。艾梅修女是德蘭去世時，唯一不在場的修女，因為她沒有聽到由病房發出的召喚大家集合的鐘聲。她在審查列品的程序中作證。

4. 可敬者耶穌安妮 (ANNE OF JESUS, VENERABLE, 1545-1621)

一位西班牙籍的加爾默羅會修女。她是聖女大德蘭早年改革加爾默羅會時的夥伴，也是修會於一六〇四年在法國創立時的創會者之一。德蘭曾在夢中看到可敬者耶穌安妮，並和她說話（參閱《回憶錄》第二四一至二四二頁）。

5. 莫里斯·貝里頁神父 (BELLIÈRE, MAURICE, REVEREND, 1874-1907)

德蘭的神兄弟，出生於崗城。一八九四年十月開始晉鐸的陶成，一八九五年十月十五日寫信給里修加爾默羅會院，請求指派一位修女為他的聖召祈禱。當時的院長依搦斯姆姆指定她的妹妹德蘭為他的神姊妹。他前往阿爾及爾 (Algiers) 入白衣傳教會 (White Fathers) 初學，一九〇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晉鐸，並被派到尼沙亞（Nyassa）傳教。一九〇六年一月，因健康不良返回法國，次年在崗城去世。

6. 長髮的格羅底（CLODION LE CHEVELU）

德蘭因葛尼爾醫生的髮式給他取的綽號；格羅底是法蘭克族的首領。

7. 亞歷山大·葛尼爾醫生（DE CORNIÈRE, ALEXANDRE, 1841-1922）

德蘭的醫生。生於加爾瓦多省（Calvados）的班柏斯科（Bonneboscq）；在崗城和巴黎習醫，一八六九年起在里修開業。在一八八六至一九二〇年的三十多年間，擔任加爾默羅會院的醫生。他在德蘭生病的最後那段期間照顧她，除了八月份去度假之外（這段期間由德蘭的姻親聶勒醫生照顧德蘭）。葛尼爾醫生有七個孩子；是熱心的基督徒，免費為許多窮人治病。他在里修過世。

8. 若瑟·葛尼爾神父（DE CORNIÈRE, JOSEPH, REVEREND, 1874-1939）

葛尼爾醫生的長子，生於里修。他曾到過荷蘭（一八九二年）和南美洲（一八九三年），有意加入贖主會（Redemptorists）。一八九三和一八九四年的夏季，他應葛林家的邀請到拉慕斯度假。最後，他加入巴郁（Bayeux）教區；他一直在那裡工作直到去世。

9. **若瑟·丹尼斯神父** (DENIS DE MAROY, JOSEPH, REVEREND, 1871-1962)

生於巴黎，一八九七年九月十八日在巴都晉鐸，次日在里修的加爾默羅會院舉行首祭。

10. **阿賽德·杜賽里神父** (DUCELLIER, ALCIDE, REVEREND, 1849-1916)

生於卡爾瓦多省的汐實柏市 (Chicheboville)，一八七四年晉鐸；一八七七至一八八四年擔任里修聖伯鐸堂助理。他於一八八〇年左右聽德蘭的初次告解，並在她於一八八一年十月進本篤修院讀書前，繼續聽她的告解。他在寶琳領受會衣時講道；也在瑟琳領受會衣和頭紗時講道。是耶穌依搦斯姆姆的神師。他在審查列品的程序中作證。

11. **伯鐸·傅宮神父** (FAUCON, PIERRE, REVEREND, 1842-1918)

生於卡爾瓦多省的波泉村 (Ondefontaine)，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晉鐸。傅宮神父於一八八六至一八九一年間擔任加爾默羅會院的特定聽告解司鐸；於一八九七年九月二十九日聽德蘭的最後告解。他在審查列品的程序中作證。

12. **傅爾奈老夫人** (FOURNET, ELISA-ERNESTINE, 1816-1901)

本名為莉莎·爾內絲丁·佩提，出生於里修，是皮爾·安東

尼·佩提 (Pierre-Antoine Petit) 和瑪利·羅莎麗·蒙盛 (Marie-Rosalie Monsaint) 的女兒。一八三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嫁給皮爾·瑟勒思丁·傅爾奈 (Pierre-Celestin Fournet)，育有四個子女；其中一位叫瑟琳，就是後來的葛林夫人，即德蘭的舅媽。一八六六年五月十二日傅爾奈家把藥局賣給葛林先生。瑟琳·馬爾定 (Céline Martin) 和她的妹妹德蘭，稱傅爾奈夫人為「姥姥」。

13. 聖德蘭珍尼微修女 (GENEVIÈVE OF ST. TERESA, SISTER, 1869-1959)

德蘭的四姊；也是德蘭的初學生之一。

瑟琳生於阿郎松，是馬爾定家九個孩子（其中四位夭折）中的老七；她於一八七七至一八八五年在本篤會的修院就讀，一八八〇年五月十三日在那裡初領聖體。她於父親路易·馬爾定的長期患病過程中（一八八九至一八九四年），在崗城、里修、拉謬斯等地隨伺在側。一八九四年九月十四日入加爾默羅會，會名為聖容瑪利；一八九五年二月五日領受會衣，改名為聖德蘭珍尼微以紀念會院的創立人；一八九六年二月二十四日發願，同年三月十七日領受頭紗。瑟琳在德蘭的指導下做初學。她被任命為助理護士，不久之後，她就成為她妹妹在世最後幾個月的護士。一九一六年她取名為聖容珍尼微修女。在傳揚德蘭的訊息上，珍尼微修女透過寫作和為德蘭所拍的照片，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她為德蘭拍了許多我們今天仍看得到的照片。她在審查列品的程序中作

證。

14. 聖德蘭珍尼微姆姆 (GENEVIÈVE OF ST. TERESA, MOTHER, 1805-1891)

俗名佳蘭·貝唐 (Claire Bertrand)，生於普瓦提埃 (Poitiers)，一八三〇年三月二十六日入當地的加爾默羅會。一八三七年擔任初學導師，一八三八年三月十六日被指派為里修會院的創立人。曾五度當選為院長。她生病的最後階段由葛尼爾醫生照顧；葛尼爾醫生很佩服她的勇氣。德蘭在病房目送她去世 (參閱《回憶錄》第二一三至二一四頁)。後來德蘭於一八九七年生病的最後時期就躺在同一張床上。

15. 葛林夫人 (GUÉRIN, CÉLINE, 1847-1900)

德蘭的舅媽，本名為瑟琳·傅爾奈。

出生於里修，是皮爾·瑟勒思丁·傅爾奈以及莉莎·爾內絲丁·佩提的女兒。一八六六年九月十一日嫁給依希德·葛林，育有三個子女——珍妮、瑪利兩個女孩，以及一個出生時就夭折的男孩。當依希德的姊姊——馬爾定太太——過世後，馬爾定家從阿郎松搬到里修；葛林太太如母親般對待這五個外甥女：瑪利、寶琳、萊奧尼、瑟琳和德蘭。她們和父親路易·馬爾定每星期都造訪葛林家。德蘭患病時，葛林太太精選菜餚送去，希望她能多吃一點。葛林夫人在里修過世。

16. 依希德·葛林 (GUÉRIN, ISIDORE, 1841-1909)

德蘭的舅舅。

出生於奧爾諾省 (Orne) 沙東的聖丹尼城 (Saint-Denis-sur-Sarthon)，父為依希德·葛林，母為露薏斯·珍妮·馬瑟 (Louise-Jeanne Mace)；育有三名子女，其中的一位名叫彩麗，就是德蘭的母親。依希德於一八六二年在巴黎學習藥劑，於一八六六年獲得開業執照。他在里修創業，買下傅爾奈藥局，並於一八六六年九月十一日娶了這家的女兒瑟琳。一八七七年九月十六日，他被指定為喪母的外甥女之代理監護人，他把她們安頓到里修的「小叢林」。他於一八八八年八月繼承了拉慕斯的城堡，並把藥局賣給了賴亥先生 (參閱〈人物誌〉19)。他如父親般對待外甥女，並把她們那中風的父親路易·馬爾定先生接到家中，供給他晚年之所需。他是一位前衛的基督徒，於一八九五年六月在里修成立夜間朝拜聖體的熱心敬禮。一八九八年，在《回憶錄》的出版上，他扮重要的角色。他的晚年因妻子和小女兒瑪利相繼於一九〇〇年二月十三日和一九〇五年去世而傷痛。瑪利入了里修的加爾默羅會，是德蘭的初學生之一，會名為聖體瑪利。

17. 耶穌聖心賀曼絲姆姆 (HERMANCE OF THE HEART OF JESUS, MOTHER, 1833-1898)

俗名瑪達肋納·畢實利 (Madeleine Pichery)，生於洪福樂 (Honfleur)；一八五八年五月十四日入里修的加爾默羅會，一八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領受會衣，一八五九年十二月二

日發願。一八六六年創立固當斯（Coutances）的加爾默羅會院，一八八二年因病返回里修。耶穌聖心賀曼絲姆姆個性特別，是醫護人員的一大考驗。德蘭修女預言了她的去世。

18. **于格蘭主教**（HUGONIN, FLAVIEN-ABEL-ANTOINE, BISHOP, 1823-1898）

德蘭在世時巴郁和里修的主教。

生於伊澤爾省（Isère）的多度和（Thodure），一八六六年七月十三日被祝聖為巴郁的主教。一八八四年六月六日為德蘭傅堅振；一八八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接見馬爾定先生和德蘭父女，那時德蘭十五歲請求入加爾默羅會。兩年後的一月十日為德蘭授會衣；一八九六年三月十七為瑟琳的領受頭紗，以及瑪利·葛林的領受會衣主禮。一八九八年三月七日批准出版《回憶錄》。

19. **偉克特·賴亥藥劑師**（LAHAYE, VICTOR, PHARMACIST, 1855-1936）

生於卡爾瓦多省的艾尼爾市（Aignerville）。於一八八八年十二月八日買下葛林家的藥局。他是葛林家的密友，於一八九〇年九月二十四日參與德蘭領受頭紗禮。他把對德蘭的記憶寫成一本小冊子《真福耶穌聖嬰德蘭的描繪》（*Portrait descriptif de la Bienheureuse Thérèse de l'Enfant Jésus*），並於他擔任里修歷史協會的主席期間，於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九日出版。他是德蘭生病時里修加爾默羅會院的藥劑師，育有六位

子女；妻子於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死於肺結核。

20. **方濟·聶勒醫生** (LA NÉELE, FRANCISQUE-LUCIEN-SULPICE, DOCTOR, 1858-1916)

葛尼爾醫生不在時，為德蘭看病的醫生。

出生於巴黎，在耶穌會所辦的學校接受教育；是藥劑師，也是醫生。一八九〇年十月一日與德蘭的表姊珍妮·葛林 (Jeanne Gérin) 結婚。一八九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賣掉藥局，在崗城開診所。當葛尼爾醫生不在時，他被召照顧德蘭；在一八九七年的八月和九月他為德蘭看了三次病。

21. **聶勒夫人** (LA NÉELE, JEANNE-MARIE-ELISA, 1868-1938)

德蘭的大表姊，本名珍妮·瑪利·莉莎·葛林。

依希德·葛林和瑟琳的女兒，出生於里修。於一八九〇年十月一日與方濟·聶勒醫生結婚，未育子女；德蘭幫助她接受這個犧牲。她在審查列品的程序中作證。丈夫去世後，她領養了一個侄孫；去世於挪壤羅突鎮 (Nogent-le-Rotrou)。

22. **瑪利·龔撒格姆姆** (MARIE DE GONZAGUE, MOTHER, 1834-1904)

里修加爾默羅會院長。

俗名瑪利·阿德·羅莎麗·達維德維為 (Marie-Adèle-Rosalie Davy de Virville)，出生於崗城。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九

日入加爾默羅會，一八六一年五月三十日領受會衣，一八六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發願。

她於一八六六年和一八六九年當選為副院長，然後連任六次院長。她剛強的性格給團體留下深刻的印象。她於耶穌依搦斯姆姆一八九三至一八九六年的院長任期滿後，又擔任院長，一直到一九〇二年四月十九日。懷著對德蘭極大敬愛之情，於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十七日死於癌症。

23. 耶穌瑪利修女 (MARIE OF JESUS, SISTER, 1862-1938)

俗名爾傑妮·考梭 (Eugénie Corceau)，出生於魯昂 (Rouen)。一八八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入加爾默羅會，一八八三年十月十五日領受會衣，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五日發願。她在祈禱時，常把牙齒弄得咯咯作響，這對德蘭的耐心是一項考驗 (參閱《回憶錄》第三二五頁)。在一八九七年間，她偶爾幫忙護理人員，所以目睹了德蘭受灼泡療法的痛苦。

24. 聖三聖容瑪利修女 (MARIE OF THE TRINITY AND THE HOLY FACE, 1874-1944)

德蘭的初學生之一。

俗名瑪利·卡斯特 (Marie Castel)，出生於卡爾瓦多省狄弗的聖皮爾 (St. Pierre-sur-Dives)；在一個有十九位子女的家庭中排行第十三。一八九一年四月三十日入巴黎梅心路的加爾默羅會，一八九二年三月十二日領受會衣；但因健康不良於一八九三年七月八日被迫離開。里修的加爾默羅會院於一

八九四年六月十六日接納她為保守生。德蘭盡全力幫助她了解自己的聖召；於一八九六年四月三十日發願。身為助理護士，她曉得德蘭在一八九六年四月咯血之事；但是一八九七年德蘭臥病在床時，因擔心她年輕會被傳染，所以沒有讓她照顧德蘭。她記下自己對初學導師的回憶；她的證詞在審查列品的程序中是重要的。

25. 聖體瑪利修女 (MARIE OF THE EUCHARIST, SISTER, 1870-1905)

德蘭的親表姊，也是她的初學生之一。

俗名瑪利·葛林，出生於里修；是依希德·葛林和瑟琳的第二個女兒。她和德蘭一起在里修的本篤會學校就讀。一八九五年八月十五日入加爾默羅會，一八九六年三月十七日領受會衣，一八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發願。德蘭幫助這位初學生克服了她的猶豫不決。瑪利寫給家人的信，對德蘭的病程提供了詳盡的記述，是有關德蘭最後幾個月生活的一個珍貴資料來源。聖體瑪利修女於三十五歲時因肺結核去世，雖然她的姊夫聶勒醫生使用當時的新療法為她醫治，但仍然無法挽救她的生命。

26. 降孕瑪利輔理修女 (MARIE OF THE INCARNATION, LAY SISTER, 1828-1911)

俗名澤菲琳·勒庫杜耶 (Zephirine Lecouturier)，出生於里修附近的翡佛 (Firfol)。一八五二年八月十日入加爾默羅

會，一八五三年八月三日領受會衣，一八五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發願。德蘭曾提及這位修女，她在德蘭一八九七年六月生病時曾為了給她解悶而在她身邊停下，和她聊到乾草、鴨子、母雞等事（參閱《回憶錄》第二九五頁）。

27. **聖若瑟瑪利修女** (MARIE OF ST. JOSEPH, SISTER, 1858-1936)

俗名瑪利·岡本 (Marie Campain)，出生於芒什省 (Manche) 的瓦羅尼 (Valognes)。一八八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入加爾默羅會，一八八一年十月十五日領受會衣，一八八二年十月十五日發願。她的古怪脾氣，是團體的考驗。一八九六年德蘭志願去亞麻布室幫忙這位修女，沒有其他修女能在那裡待得住。瑪利聖若瑟修女在一九〇九年六月離開加爾默羅會。

28. **天使聖心瑪利修女** (MARIE OF THE ANGELS AND THE SACRED HEART, SISTER, 1845-1924)

德蘭入會時的初學導師。

俗名珍妮·德施蒙代 (Jeanne de Chaumontel)，出生於卡爾瓦多省的蒙奔頌 (Montpinçon)。一八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入加爾默羅會，一八六七年三月十九日領受會衣，一八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發願。一八八三至一八八六年擔任副院長，並於一八八六年十月至一八九三年二月任初學導師。從一八九三至一八九九年再度擔任副院長；此外，她在德蘭去世後管理初學院，直到一九〇九年。她在審查列品的程序中作證。

29. **聖心瑪利修女** (MARIE OF THE SACRED HEART, SISTER, 1860-1940)

德蘭的大姊和代母。

瑪利出生於阿郎松，是馬爾定家的長女。她在一八七三年一月四日作德蘭的代母。耶穌會士畢松神父幫助她發現自己的聖召。一八八六年十月十五日入加爾默羅會，一八八七年三月十九日領受會衣，一八八八年五月二十二日發願。她曾有一小段時間和德蘭一起作初學。是她提出建議，讓德蘭寫「童年回憶」的，也是應她的要求，德蘭為她寫下自己避靜的靈感。我們應該將《回憶錄》的第一、二部分，歸功於她。她因風濕關節炎受了許多年痛苦，直到去世為止。

30. **聖德蘭瑪利麗沙修女** (MARIE-ELIZABETH OF ST. TERESA, SISTER, 1860-1935)

俗名瑪利·哈瑪 (Marie Hamard)，出生於奧爾諾省的庫丹 (Couterne)。一八九〇年七月七日入里修的加爾默羅會；她不是隱修修女，而是外務修女。一八九一年十月十五日發願。她因德蘭在遞物轉櫃處和聖器室工作而認識她；有幾次，當修女參加主日彌撒時，她去病房照顧德蘭。她代表修院參與德蘭一八九七年十月四日於市立公墓的安葬禮。她在審查列品的程序中作證。

31. **聖體瑪麗德蓮輔理修女** (MARIE-MADELEINE OF THE BLESSED SACRAMENT, LAY SISTER, 1869-1916)

德蘭的初學生之一。

俗名梅蘭妮·勒本 (Mélanie Le Bon) 出生於北濱海省 (Côtes-du-Nord) 的普格那 (Plouguenast)。一八九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入加爾默羅會，一八九三年九月七日領受會衣，一八九四年十一月發願。在她發願時，德蘭為她寫了一首詩：〈牧羊女成為皇后〉。她在審查列品的程序中作證。

32. 耶穌瑪利斐洛美修女 (MARIE-PHILOMÈNE OF JESUS, SISTER, 1839-1924)

俗名諾耶米·雅克明 (Noémie Jacquemin)，出生於卡爾瓦多省的朗谷 (Langrune)。一八七六年十月十三日入加爾默羅會，但為照顧病危的母親而離開；一八八四年十一月七日再度入會，於一八八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四十六歲時發願。

33. 耶穌瑪爾大輔理修女 (MARTHA OF JESUS, LAY SISTER, 1865-1916)

與德蘭一起初學。

俗名邵日和·顧汶 (Désirée Cauvin)，出生於厄爾省 (Eure) 的基衛市 (Giverville)。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入加爾默羅會，一八八九年五月二日領受會衣，一八九〇年九月二十三日發願。她願和德蘭一起留在初學院。德蘭幫助她從瑪利·龔撒格姆姆的強勢影響中得到釋放 (參閱《回憶錄》第三〇三至三〇五頁)。她在審查列品的程序中作證。

34. **萊奧尼·馬爾定修女** (MARTIN, MARIE-LÉONIE, SISTER OF THÉRÈSE, 1863-1941)

馬爾定家的第三個女兒，本名瑪利·萊奧尼·馬爾定，出生於阿郎松。個性敏感、難以相處；令母親焦慮不已。她試了幾次修道生活：阿郎松的貧窮佳蘭會（一八八六年十月）；崗城的往見會（一八八七年七月至一八八八年一月六日）。三十歲時再度成為這個修會的保守生（一八九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但是在一八九五年又必須離開。之後，就住在舅舅家。德蘭去世後，她決定性地入崗城的往見會（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取會名方濟德蘭修女。一直到去世前，她和里修加爾默羅會的姊妹間都有頻繁的書信來往。她在審查列品的程序中作證。

35. **查里斯·莫巴斯神父** (MAUPAS, ALEXANDRE-CHARLES, REVEREND, 1850-1920)

里修加爾默羅會的監護神長。

出生於卡爾瓦多省的梅斯尼·歐索夫 (Mesnil-Auzouf)。在維爾 (Vire)、索梅衛 (Sommervieu) 和巴郁修道院接受培育。一八七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晉鐸；最後於一八九五年繼其表兄德拉圖也特神父 (Rev. Delatoëtte) 成為里修聖雅格堂的助理。之後取代表兄成為加爾默羅會的監護神長。他於一八九七年九月三十日為德蘭行最後的聖事。在審查列品的程序中作證。

36. **佛瑞德律克·馬則神父** (MAZEL, FRÉDÉRIC, REVEREND, 1871-1897)

傳教士，也是陸朗神父的同學。一八九七年四月一日在中國被殺害。

37. **阿密樂·畢松神父** (PICHON, ALMIRE, REVEREND, 1843-1919)

出生於奧爾諾省的嘉富居 (Carrouges)。一八六三年十月三十日入耶穌會初學，一八七三年九月八日晉鐸。一八八二年成為瑪利·馬爾定的神師。一八八三年八月初識德蘭。畢松神父先後於一八八七年十月及一八八八年五月在里修的加爾默羅會院講避靜，第二次時德蘭是保守生。他在德蘭辦總告解之後，向她保證她從未犯過一點大罪 (參閱《回憶錄》第一八九到一九〇頁)。他在一八八四到一八八六年以及一八八八到一九〇七年間被派到加拿大，德蘭給他寫信，他沒有保存任何一封。他在審查列品的程序中作證。

38. **波提爾太太** (POTTIER, CÉLINE, 1873-1949)

德蘭童年的朋友。

本名瑟琳·莫德隆 (Céline Maudelonde)，是瑪利·羅莎麗·傅爾奈 (Marie-Rosalie Fournet，葛林太太的姊妹) 和賽沙·亞歷山大·莫德隆 (Césard-Alexandre Maudelonde) 的女兒，和德蘭同年；她們小時候玩在一起 (參閱《回憶錄》第五十八頁)。她於一八九四年六月十九日嫁給了高斯頓·波提爾

(Gaston Pottier)，育有兩個子女。

39. **亞歷克斯·普魯神父** (PROU, ALEXIS, REVEREND, 1844-1914)

出生於大西洋岸盧瓦爾省 (Loire-Atlantique) 的聖巴薩尼 (St. Pazanne)；一八六九年九月四日以副執事的身分入方濟會，一八七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晉鐸；是聖拿賽爾 (St. Nazaire) 方濟會院的院長。他於一八九一年十月八日至十五日在里修的加爾默羅會院講避靜，德蘭在這次避靜中，領受了重要的恩寵 (參閱《回憶錄》第二一九至二二〇頁)。

40. **阿道爾夫·陸朗神父** (ROULLAND, ADOLPHE, REVEREND, 1870-1934)

德蘭的神兄弟。

出生於卡爾瓦多省的喀哈諾勒 (Cahagnolles)，入巴黎外方傳教會。於一八九六年五月三十日請求瑪利·龔撒格姆姆指派一位修女為他的傳教工作祈禱，院長指派德蘭擔當這項工作。一八九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晉鐸，一八九六年七月三日在加爾默羅會院舉行首祭並見到德蘭。一八九六年八月二日前往中國。陸朗神父和他的神姊妹間有重要的書信來往。他於一九〇九年被召回法國，在審查列品的程序中作證。

41. **聖十字若望修女** (ST. JOHN OF THE CROSS, SISTER, 1851-1906)

俗名艾麗絲·布久雷（Alice Bougeret），出生於芒什省維爾的多里尼（Torigny-sur-Vire）。一八七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入加爾默羅會，一八七六年十二月八日領受會衣，一八七八年一月十七日發願。她常去病房看德蘭，但她的探視對德蘭並沒有什麼安慰，因為她似乎並不同情病人。參閱《黃本子》八月二十五日第一則。

42. **瑪利聖心聖拉法爾修女** (ST. RAPHAEL OF THE HEART OF MARY, SISTER, 1840-1918)

俗名羅荷·賈亞（Laure Gayat），出生於勒阿弗爾（Le Havre），一八六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入加爾默羅會，同年六月二十六日領受會衣，一八六九年七月六日發願。德蘭擔任她的助手，在遞物轉櫃處工作，並且在她難以相處的個性下磨練耐性。

43. **聖心聖達尼老修女** (ST. STANISLAUS OF THE SACRED HEARTS, SISTER, 1824-1914)

德蘭的護士；修院中最年長的成員。

俗名瑪利·羅莎麗·葛瑞（Marie-Rosalie Guéret），出生於里修，是一八三八年創院時的首批成員之一。一八四五年四月六日入會，一八四六年一月十五日領受會衣，一八四七年二月八日發願。在她冗長的一生中擔任許多職務，如管理更衣所、護士等。德蘭是她更衣所的助手，而她是德蘭初病階段的護士。

44. **文生保祿輔理修女** (ST. VINCENT DE PAUL, LAY SISTER, 1841-1905)

俗名索耶·亞德勒·阿拉戴爾 (Zoé-Adèle Alaterre)，出生於瑟堡 (Cherbourg)。一八六四年二月二日入加爾默羅會，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八日領受會衣，一八六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發願。德蘭初學時，她嫌德蘭做事動作慢而斥責之，使之非常痛苦。聖女去世後，她是奇蹟的第一位受益者：在親吻了德蘭的遺體後，她的腦貧血得到痊癒。

45. **聖奧斯定德蘭修女** (TERESA OF ST. AUGUSTINE, SISTER, 1856-1929)

俗名朱莉亞·勒華葉 (Julia Leroyer)，出生於卡爾瓦多省的克松涅 (Cressonnière)。一八七五年五月一日入加爾默羅會，同年十月十五日領受會衣，一八七七年五月一日發願。德蘭對這位好修女具有本性上的反感 (參閱《回憶錄》第二八六至二八七頁)。但是德蘭卓越的德行使聖奧斯定德蘭修女認為德蘭很喜歡她。德蘭去世後，這位修女記下她對這份神聖友誼的回憶，其中包括她和德蘭的最後對話。她在審查列品的程序中作證。

46. **保祿·杜德神父** (TROUDE, PAUL-FRANÇOIS, REVEREND, 1873-1900)

出生於卡爾瓦多省的朗谷，是貝里頁神父 (德蘭的第一個神兄弟) 的同學，於一八九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晉鐸。他是瑪利

斐洛美修女的姪子。於一八九七年七月十六日加爾默羅聖母瞻禮在里修加爾默羅會院的聖堂舉行彌撒。他和德蘭同年，僅比她晚幾年去世。

47. **殉道者戴奧法·偉納** (VÉNARD, THÉOPHANE, MARTYR, 1829-1861)

出生於德塞夫勒省 (Deux-Sèvres) 圖衛的聖盧 (St. Loup-sur-Thouet)，是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年輕神父，在河內殉道。一九〇九年五月二日，由教宗碧岳十世列為真福。德蘭讀過他的傳記和信件，並在一八九七年二月二日寫了一首詩光榮他。德蘭把他的畫像別在病床的床簾上，不離她的視線；她在最後的言談中經常直接提到他。

48. **路易·尤夫神父** (YOUF, LOUIS, REVEREND, 1842-1897)

里修加爾默羅會院的駐院司鐸。

出生於崗城；在維列 (Villiers) 和巴郁修院接受培育，於一八六九年晉鐸。他是里修聖雅格堂的助理，自一八七三年七月至去世前都擔任加爾默羅會院的神師。一八九七年十月七日去世，只比德蘭晚一星期。他是德蘭整個修道生活中的一般聽告解司鐸。

〈附 錄〉

本書雖是《最後言談全集》的普及版，然而其中所包含的聖女小德蘭的「最後言談」，與《最後言談全集》中的「最後言談」是完全相同的。以下提出一些有益於讀者的資料：

一、和三位親姊姊的最後言談

（一）耶穌依搦斯姆姆

耶穌依搦斯姆姆花了好幾年時間，把手中所持有的，從一八九七年四月起到九月三十日為止，她與她那即將去世的妹妹之間的對話，抄寫了許多份。在里修加爾默羅會院的檔案室裡，現有四種不同的本子：《綠本子》（*les Cahiers verts*，1909年），《主教審查本》（*le Procès de l'Ordinaire*，1910年），《黃本子》（*le Carnet jaune*，1922-1923年），《最後的話》（*Novissima Verba*，1927年）。

我要把這四種本子的來歷，為讀者作個簡短的說明。《綠本子》是為了邵主教而從「最後言談」中特別選錄出來的。一九〇九年一月廿六日，邵主教被指定為德蘭修女列品案的副申請人，他早在一九〇九年二月四日就向加爾默羅會索取德蘭修女的資料。邵主教已經熟讀有名的《回憶錄》，但是他需要關於德蘭最

後病情和去世的確實資料。依搦斯姆姆提供給郇主教的是「最後言談」的副本。她並沒有提供全部的內容，而是選了其中能夠呈現德蘭的態度，及她修習某些德行等等的三百零六則。在短短的十天中，她在五本綠色封面的本子（《綠本子》之名由此而來）裡寫滿了一百三十二頁，呈送給郇主教個人專用。郇主教讀了，印象非常深刻；三月一日，他在給依搦斯姆姆的便箋裡寫道：

……妳送來的《綠本子》，已使我大部分的反對想法瓦解。真的是天主引導妳，使妳在德蘭臥病時，為光榮祂的這位小僕人做了準備。我為此寶貴的資料向妳致謝……。

一九一〇年三月五日，聖禮部邀請德蘭所隸屬之巴郁教區的主教來審查這位「天主之僕」的著作。郇主教的工作就是幫助修女們預備這個非常重要的步驟。依搦斯姆姆再度為德蘭的「最後言談」工作，這次她準備了二百七十五則，送交「教區法庭」的法官們審查，這個法庭是在一九一〇年夏季成立的。這「最後言談」的第二種本子如今被稱為《主教審查本》。

依搦斯姆姆在開始進行《主教審查本》的工作之前，於一九一〇年五月十四日給郇主教寫了以下便箋：

……我忘了請求您，在星期一把《綠本子》送過來。幾天內，我會在自己的「備忘小本子」裡勾出曾為您所選出來的事件和話語，然後就將之奉還給您。主教，看到這《綠本子》能輔助您，

我感到很欣慰、喜樂……。

依擲斯姆姆所提到的「備忘小本子」，值得我們注意。我們可以這樣推測：可能是在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之間，依擲斯姆姆把她記在紙片上的德蘭臥病期間的全部「言談」，都謄寫在這本「備忘小本子」上。這個本子就是後來提供她製作各種抄本的一個依據。

我們現在要談到《黃本子》了。若干年後，當列品調查進展到耶穌聖嬰德蘭修女的「生平」和「寫作」時，可能是在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左右；那時依擲斯姆姆決定把她對她這位神聖胞妹的「回憶」結集成定稿。為此她選了三本大簿子，第一本包含了「最後言談」，另外兩本則是自傳的手稿。我們在此只著重於前者，就是後來所謂的《黃本子》；無疑地，因為它是由黃色皮革裝訂而成的。可以說，它在四種本子中是最能被接受的，因為它包含了依擲斯姆姆所記錄下的全部「最後言談」，共有七百一十四則（請參閱上冊，依擲斯姆姆的《黃本子》）。它們是按照言談時間的先後順序排列的。依擲斯姆姆將之寫下來，只是為了她自己，而不是像另外兩本那樣提供給人在特別用途中作資料使用。《黃本子》是根據「備忘小本子」抄寫成的。

至於第四個本子《最後的話》，我已經在導論中談過了。它是在德蘭列聖品（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七日）兩年之後，為回應眾人希望獲得更多關於聖女的資料的要求而出版的。那時，依擲斯姆姆非常反對出版她妹妹的「最後言談」，因為她覺得這些對話是非常私密的，不適合公開發行。所以，這版本相當受限制，只

包括了三百六十二則德蘭的「言談」。

（二）珍尼微修女

身為德蘭的初學生和護士，珍尼微修女（德蘭的四姊瑟琳）把記錄病人話語的工作留給依搦斯姆姆；而她自己只把那些和她個人最有關的話語記在小紙片上。一八九八年，她把其中的一部分謄在一本小簿子裡；後來在一九二五年，她以更完整的方式將之寫在一本大簿子裡，題名為《德蘭對瑟琳的最後言談》。請參閱〈與瑟琳姊姊的最後言談〉。

（三）聖心瑪利修女

她有一本很小的本子，題名為《聖心瑪利修女所收集的耶穌聖嬰德蘭的最後言談》。這個本子是在一九二五年謄寫成的，只包括聖心瑪利修女（德蘭的大姊）所記下的言談。請參閱〈與瑪利姊姊的最後言談〉。

二、其他的言談

此外，還有一些德蘭與耶穌依搦斯姆姆、珍尼微修女、聖心瑪利修女這三位主要證人的言談。讀者也可看到另外一些德蘭和其他證人——聖體瑪利修女（表姊瑪利）、聖三瑪利修女、聖奧斯定德蘭修女、天使瑪利修女和耶穌艾梅修女等——之間的對話。請參閱〈其他的言談〉。

三、信件

《最後言談全集》收集了七十五封書信，從一八九七年四月三日到九月三十日；是德蘭在世最後六個月的歷史性文件。在我們這普及本中，只摘錄了其中的二十六封。本書編輯很詳盡地採用《最後言談全集》中德蘭的全部「言談」，這些「言談」中的某些部分與所摘錄的這二十六封信，所論述的是相同的事；引用這些書信，最能夠彰顯德蘭的病情以及她臥病時的言行。請參閱〈關於德蘭病情的信件〉。

加爾默羅專輯

- 205184 一細粒沙——聖女小德蘭的心靈小路 翁德昭編著，彭瑞婷譯
本書是以聖女小德蘭寫給幾位姊姊的信函為素材，而編寫成的十日退省材料。讀者可以在信函中，看出她對「心靈小路」的認識與喜愛，以及她踐行這條小路的勇敢與堅毅。
- 205189 祈禱——聖女大德蘭的聖愛之路 翁德昭編著，彭瑞婷譯
本書是一份退省材料，亦可作為祈禱者平日默想的輔助資料。這份默想材料的主題，是聖女大德蘭對於「祈禱」課題的教導，較著重於祈禱的最初起步和幾種方法。
- 205192 在我父家——聖女大德蘭的神婚合一 翁德昭編著，彭瑞婷譯
聖女大德蘭提醒我們：神秘合一的殊恩，並非上達聖域而與主合一的唯一途徑。她指出另一條極佳的道路，事實上，走這條路的人更多。這是一條靈修的窄路，要求的是徹底的自我捨棄，而在每件事上全然順服並契合天主旨意。
- 205194 天主是愛 翁德昭編著，彭瑞婷譯
聖女大德蘭所表達的淨配之愛，並不是一種只滿足於甜言蜜語和甜美感受的愛；事實上，領受天主所賜淨配之愛的人靈，除非已在生活中徹底分擔了耶穌基督為拯救人靈而受苦難捨己犧牲的使命，便不可能得其真正的滿足。這是一種完全不為塵世享樂所吸引的超性之愛——人靈置身此世，唯有流放異地之感。此愛唯有在進入天人合一的永福之境時，才能尋得其安息之所，且終必尋得。
- 205233 頌揚天主的光榮——真福聖三麗沙 台灣加爾默羅隱修會譯
真福聖三麗沙是一位純真的默觀者，她在加爾默羅會隱修院內度著刻苦退隱的生活，喜樂地「找到了天堂」，進而領悟她的整個生命是「頌揚天主的光榮」。本書引導讀者深入麗沙的隱修生活，那是毫無保留的自我交付、充滿燦爛輝耀的喜樂、完全被天主滲透，也是基督徒聖召的圓滿實現。
- 205237 聖女大德蘭的神恩——加爾默羅隱修會的祖產 巴諦思著，台灣加爾默羅隱修會譯
總會長巴諦思神父以豐富的學識和經驗，精闢立論，詳解建基於聖女大德蘭神恩的加爾默羅會祖產。神父從歷史和靈修的觀點來探討，生動地敘述德蘭神恩的具體落實，詳解德蘭隱院嚴格生活的來龍去脈，其中不時穿插一些小故事，非常感人。
- 205247-1 聖女小德蘭最後言談錄（上下冊） 荆嘉婉譯
205247-2 本書是聖女小德蘭去世前幾個月，在身、心雙重嚴厲考驗中，與三位在同一修道院中修道的姊姊之間親切的交談。質樸的話語和談諧的語氣，呈現出她在深沉黑夜中對天主的堅定信德，及對痛苦的欣然接納。

聖女小德蘭著作專輯

- 一粒細沙——聖女小德蘭的心靈小路 翁德昭著，彭瑞婷譯
- 205184 本書是以聖女小德蘭寫給幾位姊妹的信函為素材而編寫的十日退省材料。讀者可以在信函中看出她對「心靈小路」的認識與喜愛，以及她踐行這條小路的勇敢與堅毅。跟隨她的腳步行走的人，必能獲益良多。
- 你的愛伴我成長 瑪利尤震著，周弘道譯
- 205202 聖女小德蘭因愛而灼傷，也因愛而耗盡一生。她不僅被教會列入歷代偉大神修導師，負有重任的現代神秘生活的良師，而且也是人見人愛的傳教區主保。作者以其真知灼見的睿智和經驗娓娓道來，是獨具特色的一本好書。
- 回憶錄 里修小德蘭著，張秀亞譯
- 20731 本書係聖女小德蘭的靈修自傳，作者透過其謙和自然的性情，陳述其對宇宙、生命的詠歎，及其對造物真宰的依恃的企望。文筆婉轉優美而蘊意無窮，是法國文學史上的名著，在世界文壇上亦有一席之地。
- 小德蘭神修精華 陳百希著
- 20733 以單純誠摯的愛，發明了「神嬰小道」的聖女小德蘭，雖然僅以廿四歲短暫的生命，生活在隱修院中，但是留下了許多神修方面的佳言懿行。閱讀本書可以得知她內藏聖德的秘密。
- 聖女小德蘭書簡（上下冊） 聖女小德蘭著，劉鴻蔭譯
- 20766-1 本書包括聖女小德蘭自一八八四年童年起，至一八九七年逝世為止，
20766-2 寫給多位親人友好和神長的二三八封信。讀之可以了解她的家庭背景、信仰思想及靈修方法。
- 我都選取——聖女小德蘭的生活與訊息 莫里涅著，鄭開榮譯
- 20769 本書作者為您細細剖析小德蘭的生活，及她為世人所傳達的訊息，並縷縷闡述其深奧蘊意。也邀請讀者在生活中不斷響應天主的仁慈聖愛，按各自的情形走自己的「小路」。
- 聖女小德蘭最後言談錄（上下冊） 荊嘉婉譯
- 205247-1 本書是聖女小德蘭去世前幾個月，在身、心雙重嚴厲考驗中，與三
205247-2 位在同一修道院中修道的姊妹之間親切的交談。質樸的話語和談諧的語氣，呈現出她在深沉黑夜中對天主的堅定信德，及對痛苦的欣然接納。

聖女小德蘭最後言談錄(下) / 荆嘉婉 譯

-- 初版 -- 臺北市：光啓文化，2002〔民91〕
冊；公分

譯自：St. Thérèse of Lisieux, her last
conversations

ISBN 957-546-436-2 (上冊：平裝)

ISBN 957-546-443-5 (下冊：平裝)

1. 天主教——靈修

244.9

91001658

聖女小德蘭 最後言談錄(下)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譯者：荆嘉婉

准印者：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狄剛

出版者：光啓文化事業

地址：台北市(100)辛亥路一段24號

電話：(02)2368-4922

傳真：(02)2367-2050

郵政劃撥：0768999-1 (光啓文化事業)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94號

發行者：鮑立德

E-mail：kcpress@seed.net.tw

中文網址：<http://www.tec.org.tw/kc>

英文網址：<http://www.tec.org.tw/english/kc>

承印者：至潔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桂林路28-3號2樓

電話：(02)2302-6442 2302-6447

定價：220元

205247-2

ISBN 957-546-443-5

本書是聖師小德蘭在去世前幾個月，經歷身、心雙重嚴厲的考驗中的親切談話。質樸的話語和談諧的語氣，呈現出她在黑夜中對天主的信德，並展示她如何以堅強意志將痛苦轉化為甜美禮品的歷程。聖師在病苦中曾說：「要寫痛苦的美很容易，但是，寫，算什麼？算什麼呢？一個人要了解痛苦必須去體驗！」

全書我們看到了聖師如何以實際的行動，落實了「為救贖人靈，欣然擁抱痛苦」的高潔志向。本書不但有益讀者進一步體驗「神嬰小道」的精髓，更是受苦者的一盞明燈，引領人們在痛苦、混亂的生活中尋得天主的旨意。

ISBN 978-957-546-443-1 \$220



9 789575 464431 0 0220

光啓書號 205247-2

定價 220元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